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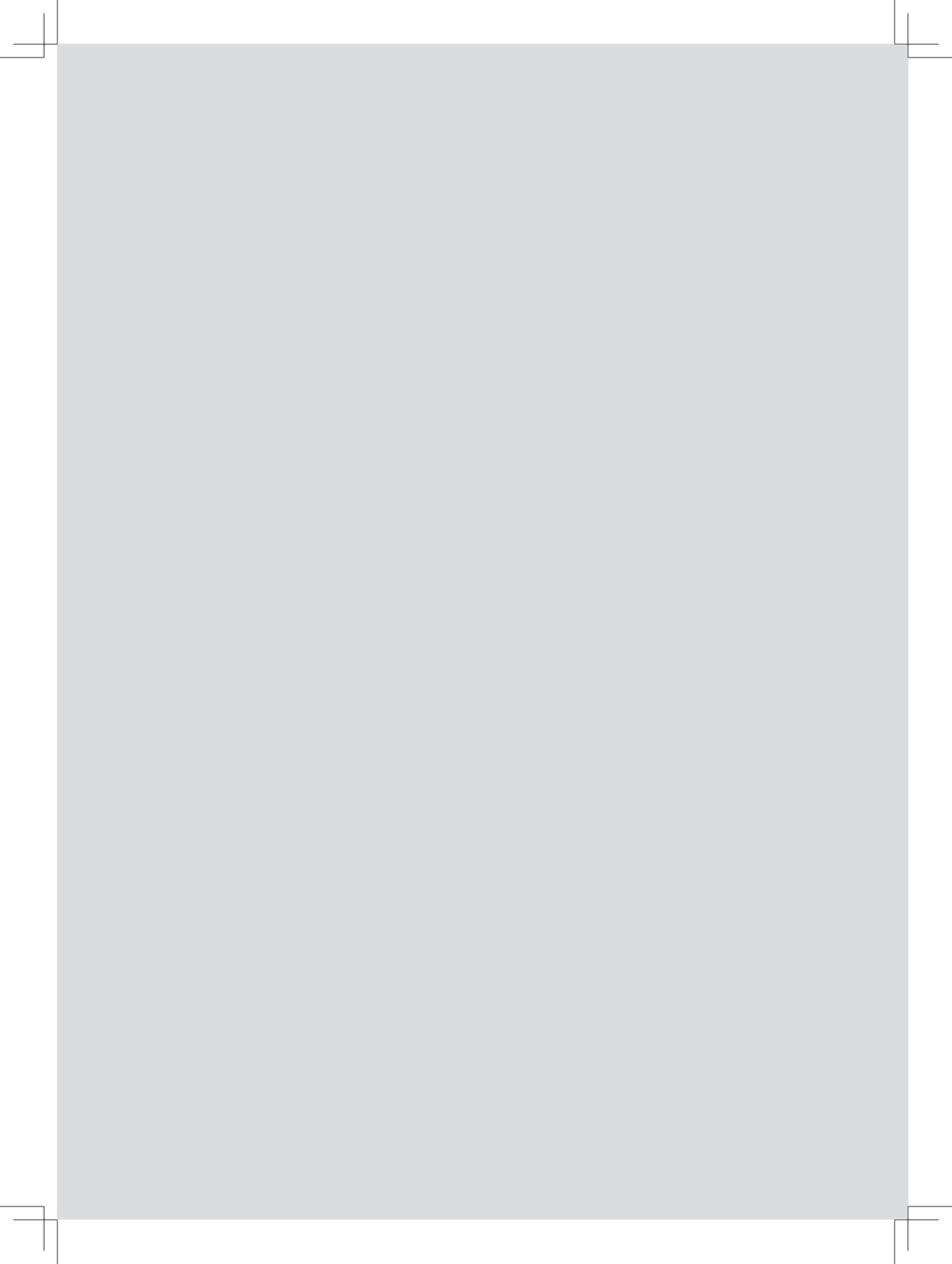
【萬章上、下】

徐醒民先生講述

孟子研讀講記
(六)

為其號泣也。萬章問曰：舜往于田，號泣于旻天，何為其號泣也？萬章問曰：舜往于田，號泣于旻天，何為其號泣也？萬章問曰：象日以殺舜為事，立為天子，則放之。萬章問曰：象日以殺舜為事，立為天子，則放之。萬章問曰：象日以殺舜為事，立為天子，則放之。萬章問曰：象日以殺舜為事，立為天子，則放之。

雪明講習堂印行



孟子之六

目錄

萬章上

- 一、萬章問曰：舜往于田，號泣于旻天，何為其號泣也…………… 一
- 二、萬章問曰：詩云：娶妻如之何，必告父母。信斯言也…………… 一三
- 三、萬章問曰：象日以殺舜為事，立為天子，則放之…………… 二三
- 四、咸丘蒙問曰：語云：盛德之士，君不得而臣…………… 二九
- 五、萬章曰：堯以天下與舜，有諸。孟子曰：否…………… 三九
- 六、萬章問曰：人有言：至於禹而德衰，不傳於賢而傳於子…………… 四七
- 七、萬章問曰：人有言，伊尹以割烹要湯。有諸。孟子曰：否…………… 五五
- 八、萬章問曰：或謂孔子，於衛主癰疽，於齊主侍人瘠環…………… 六七
- 九、萬章問曰：或曰：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，五羊之皮食牛…………… 七五

萬章下

- 一、孟子曰：伯夷目不視惡色，耳不聽惡聲。非其君不事……………八一
- 二、北宮錡問曰：周室班爵祿也，如之何。孟子曰……………九九
- 三、萬章問曰：敢問友。孟子曰：不挾長，不挾貴……………一〇七
- 四、萬章曰：敢問交際，何心也。孟子曰：恭也。曰……………一二一
- 五、孟子曰：仕非為貧也，而有時乎為貧；娶妻非為養也……………一三九
- 六、萬章曰：士之不託諸侯，何也。孟子曰：不敢也……………一四五
- 七、萬章曰：敢問不見諸侯，何義也。孟子曰……………一五五
- 八、孟子謂萬章曰：一鄉之善士，斯友一鄉之善士……………一六七
- 九、齊宣王問卿。孟子曰：王何卿之問也。王曰：卿……………一七一

孟子研讀講記(六)

徐醒民先生講述 儒學弟子敬記

萬章上

(一)

萬章問曰：舜往于田，號泣于旻天，何為其號泣也。孟子曰：怨慕也。萬章曰：父母愛之，喜而不忘；父母惡之，勞而不怨。然則舜怨乎。曰：長息問於公明高曰：舜往于田，則吾既得聞命矣。號泣于旻天，于父母，則吾不知也。公明高曰：是非爾所知也。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，為不若是愬。我竭力耕田，共為子職而已矣，父母之不我愛，於我何哉。帝使其子九男二女，百官牛羊倉廩備，以事舜於畎畝之中。天下之士，多就之者。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。為不順於父母，如窮人無所歸。天下之士悅之，人之所欲也，而不足以解憂。好色，人之所欲，妻帝之二女，而不足以解憂。富，人之所欲，富有天下，而不足

以解憂。貴，人之所欲，貴為天子，而不足以解憂。人悅之，好色富貴，無足以解憂者，惟順於父母，可以解憂。人少，則慕父母。知好色，則慕少艾。有妻子則慕妻子。仕則慕君。不得於君，則熱中。大孝終身慕父母，五十而慕者，予於大舜見之矣。

「萬章問曰：舜往于田，號泣于旻天，何為其號泣也。孟子曰：怨慕也。」萬章，姓萬名字叫章，他是孟子的弟子。開頭他就問，「舜往于田」，舜大家讀歷史就知道，五帝時代有堯舜。而且中國講禪讓政治，堯把天下禪讓給舜，舜後來也把天下禪讓給禹。舜的父親跟他的後母，還有他後母生的兒子是他的弟弟，家裏這三個人對舜都不好，不但如此，而且時時刻刻想殺害舜。所以萬章一開始就問了，舜往于田，往就是到，到那裏去耕田，在什麼地方耕田？就在歷山，舜到歷山耕田的時候，「號泣于旻天」，這個號讀平聲，號是哀號，哭泣哀痛的聲音叫號，旻天，他對著天空號泣。「何為其號泣也」，他為什麼對於旻天號泣呢？古時候講天有很多種，夏天有夏天的名稱，春天有春天的名稱，秋天有秋天的名稱。這裏旻天指的是秋天。

為什麼這裏號泣于秋天？因為秋天天氣陰暗，陰氣很盛，對於一個人的心情來講，代表天有一種悲憫的意思。對於人來講，心裏不是很暢快，所以這個旻天是秋天，也當悲憫的意思講。

「孟子曰：怨慕也。」孟子告訴萬章：那是怨慕。怨慕什麼呢？舜遭遇父母很惡意來對待他，因此使舜不能跟父母相處在一起，不能依照舜的意思，舜是孝子，總是希望跟父母相處在一起。他的父親是一個腦筋昏昏沉沉的人，專門聽舜後母的話。而後母偏愛她自己生的兒子，對舜也不好。這樣的時候，父母對於舜都有一種不善的心理，就是用惡意來待他。這樣舜就跑到歷山去耕田，因此他不能跟父母相處在一起，所以叫怨慕也。怨慕這個怨不是怨恨父母，而是怨自己為什麼會有這種遭遇呢；慕是慕他的父母。一方面是怨恨自己為什麼有這種遭遇，得不到父母來愛護他。雖然如此，他對於父母還是慕的，還是很願意跟父母相處在一起，這叫怨慕。

孟子這麼一說，萬章又問「父母愛之，喜而不忘，父母惡之，勞而不怨。然則舜怨乎。」他說父母愛之，父母要是愛這個兒子，兒子就應當歡喜而不忘，不要忘

記父母。假使說父母惡之，父母要是憎惡這個兒子，兒子如果是孝子的話，應該勞而不怨。還是跟著父母，替父母作一些事情，父母有過失，要諫勸父母，不問父母對他憎惡或者不憎惡，雖然是憎惡，他仍然勞而不怨，不能夠對父母有怨恨。然而照孟子講的怨慕也，那這個舜對他父母有怨恨了。「曰：長息問於公明高曰」，這個曰是孟子講的，孟子在答復萬章的問題以前，先舉出前人有關於這個問題。長息是公明高的弟子，公明高是誰呢？公明高是曾子的弟子，曾子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孔夫子的大弟子。長息這個讀掌，長息問於公明高，「舜往于田」，他這個問句跟萬章問孟子是同一個問題。當時候公明高也把「舜往于田，號泣于旻天」的意思跟長息答復了、講過了，所以長息又問於公明高說「舜往于田，則吾既得聞命矣」，他到歷山去耕田，為什麼到那裏去耕田，這個事情我既得聞命矣，我已經從夫子那裏——夫子指的公明高，已告訴過我了。聞命，就是弟子稱呼老師告訴他的事情，就如同命令一樣的。所以我既得，我已經知道了。「號泣于旻天、于父母則吾不知也」，可是舜號泣于旻天，他到歷山的時候，對著天空那樣哀痛的號泣，于父母，因為父母，他對著天來號泣，則吾不知也。為什麼因著父母，他要對天那樣號泣呢？「公明高

曰」，公明高就答復他的弟子長息，「是非爾所知也」，這個道理非爾，是指的長息問題，爾指的長息，不是你所知的，換句話，這個道理你還不懂，公明高的話當然後來有解釋的。

然後孟子就講「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，為不若是恕」，這個字有讀介，有讀夾，恕是什麼意思呢？恕是沒有憂愁的意思。孟子就講，公明高說舜號泣于旻天這個道理，他說你長息你不知道，你不懂。當然公明高會懂，所以孟子講公明高以孝子之心，為不若是恕，這兩句話的意思，公明高認為一個孝子的心理，他要是不能取得父母對他歡喜的心，一個孝子不能得到父母歡喜的話，那就是父母對他有厭惡的心理，為不若是恕，就是如果得不到父母的歡喜心，他就不能夠那樣恕然無愁的，就是好像心中一點事情也沒有。縱然父母對他有憎惡的心理，對他不喜歡，這個兒子也不把這樁事情放在心上，仍然沒有什麼憂愁，就是恕，恕是恕然，就是沒有憂愁。但是公明高的意思，孝子之心如果得不到父母的歡心，他不能心裏沒有憂愁。

孟子就把舜號泣于旻天這些原因、這些道理，講給萬章聽了。既然公明高都知

道孝子的心理：得不到父母的歡心，他心裏就感覺會憂愁的，不會沒有憂愁。現在孟子就說了，「我竭力耕田，共為子職而已矣，父母之不我愛，於我何哉」，這幾句話，孟子就替這個舜來設想，就代表舜講他心裏的話，講舜帝所感想的話。這個我就是孟子代替舜的稱呼，就如同舜帝說「我竭力耕田」，我就盡到我的能力，到歷山來耕田。「共為子職而已矣」，耕了田得了糧食，我就來供給父母所需，盡到我作兒子的一個本分。雖然如此，「父母之不我愛」，不我愛是倒裝句法，就是不愛我。我雖然努力、盡力的來耕田，竭力就是盡力，盡上我自己的力量來耕田，把收穫的糧食來奉養父母，這是盡到我自己作兒子的本分。然而我的父母還不愛護我，「於我何哉」，於我，舜就自己責備自己，我究竟有什麼罪過呢？我這罪過在那裏？要不然，我這樣盡力的來奉養父母，父母還不愛護我，於我何哉，是舜自己責備自己。

孟子再舉例子，「帝使其子」，舜在當初是個孝子，那時是在民間，沒有人知道，到了堯帝年紀老了，要找一個人將來可以繼承他的天子之位，就叫他朝廷的臣子來推薦一個賢能的人。在朝廷裏面找不到，後來有人就說了，有一個舜，那就把他推

薦出來，把他找到堯的朝廷裏面去。一開始並沒有馬上把天下讓給舜，就先讓舜在朝廷裏面作一些政治上的事務，讓他來培養治理天下的能力。「帝使其子」，這個帝就是堯帝，堯帝就使他的子，這個子就是包括兒子、女兒。他的子有多少呢？「九男」，九個兒子，再加上兩個女兒，「二女」，二女就是現在我們讀的《尚書》裏面講的娥皇、女英。九男現在的《尚書》經本裏面沒有，根據古人注解，孟子所提到堯的九男是在過去古文的《尚書》裏面有的。古文《尚書》是在漢朝孔夫子家中那個牆壁裏面，發掘出來古文《尚書》。但是那個古文《尚書》到後來也不完備，所以九男是完全的古文《尚書》裏面有記載的。這裏孟子就說堯帝派了九個兒子兩個女兒，就是「九男事於外，二女觀其內。」兩個女兒嫁給他，作為舜的妻，九男在外面伺候舜。除了這個以外，還有「百官牛羊倉廩備」，百官就是管理那些事務的人，還有牛羊倉廩，派了管理種種事務的官員，加上牛羊倉廩很完備的這些人與物，「以事舜於畎畝之中」，來送給舜。舜這個時候在歷山耕田，帝堯就先送這些人與物給舜。舜在那個畎畝——歷山耕田的時候，帝堯就送這些禮物給舜。「天下之士，多就之者」，那個時候堯帝天下很多的士，這個士，趙岐注解是善士，天下那些善

士就是賢能的人，多就之者，都去接近舜，都是到舜那裏向他請教。願意陪同舜在歷山那個地方，這叫多就之，就之就是都到他那裏去。後來「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」，這個帝就是堯帝，堯帝將胥，這個胥字當必須講，必須把天下而遷之焉，遷就是讓字講，禪讓，把天子的位子讓給舜。這在舜來講，他得了天下，受到堯帝把天下讓給他，他作了天子了。但是，「為不順於父母，如窮人無所歸」，這個為是因為，就是因為不順於父母，得不到父母給他的愛護，如窮人無所歸。就舜帝來講，雖然得了天下，他還是像一個窮人一樣，而無所歸。有所歸就像一個人，不管是什麼人，總是要歸到自己的家裏面去，舜帝不順於父母，得不到父母的愛護，他雖然有了天下，還是就像窮人一樣無所歸，沒有家一樣的，這是講到舜帝的心理是如此。

「天下之士悅之，人之所欲也」，這就照應前面講「天下之士，多就之者」，天下之士都歸向於他，都來悅之。悅之，對於舜帝這樣喜悅，歡喜來親近舜帝，這是「人之所欲也」，這是一般人都希望的，天下之士都來悅他，悅他就是來親近他。然而呢，「而不足以解憂」，就舜帝來講，雖然天下之士都來悅之，而他呢，不足以

解憂，不足以解除他的憂愁。他的憂愁就是不順於父母，得不到父母的歡喜心，所以他這個憂解除不了。再舉一樁事情，「好色，人之所欲」，好色，美好的女色，這是人之所欲，就一般人來講，對於那個好的女子，都是人之所欲。像「妻帝之二女」，娶堯帝的兩位公主——兩位女兒，那是非常好的女子，「而不足以解憂」，舜帝雖然娶到了堯帝的兩個女兒，但是不足以解憂，憂愁還是沒有解開。再說，「富，人之所欲」，富是有財富，這也是一般人所欲望的，所希望得到的財富。然而，舜帝「富有天下」，天下的財富，都是舜所有的，舜作了天子了，天下財富都算是他的，他是富有天下。不但是財富，天下一切的一切，都是屬於他。可是，「而不足以解憂」，他就是富有天下的時候，作了天子了，還不足以解除他的憂愁。「貴，人之所欲」，貴是指他正式作了天子，前面是富，富有天下，是得了天下這些財富，貴呢，作了天子得了天子這張高貴的位子。貴也是人之所欲，別說是作天子，就是作一個位子很高的官員，都是人之所欲的。而舜是什麼呢，「貴為天子」，他作了天子了，天下任何的大官也比不上天子。「而不足以解憂」，然而還不足以解除舜的憂愁。「人悅之，好色富貴」，人悅之，就是天下之士來對他喜悅，好色也有了，富也有了，貴

也有了，把上面幾樁事情總括來講，這都是無足以解憂者。孟子就說：那要什麼才可以解除舜帝的憂愁呢？「惟順於父母，可以解憂」，惟當只有，只有取得父母對他歡喜，也就是說取得父母的歡心，這叫順於父母，這才可以解除舜的憂愁。

再進一步分析，孟子說：為什麼上面所舉的那些，都不足以解憂，惟有順父母才可以解憂，是什麼道理呢？「人少」，一個人在年少的時候，「則慕父母」，慕是思慕，一個小孩他心裏所思慕的就是父母。「知好色」，長大知道有美好的女色，「則慕少艾」，就想到那些年紀少的，艾指的年輕美好的女子。「有妻子」，到娶了妻子的時候，「則慕妻子」，心裏想的就是妻子。「仕」，到朝廷政府裏作官了，「則慕君」，心裏所想的就是國君。如果「不得於君」呢？不得是不得意於君，就是得不到君主對他的善意。君主有善意的話，他這個士人建議的事情，君主就會採用。君主有過失，這個士人要勸告的話，君主就知道改過，這是君主對這個士人的善意。就這個士人來講，他在君主那裏就是很得意。如果不得於君，就是不得意的話，「則熱中」，熱中，中就是指心中，心中就熱，熱就是煩惱了，心裏就起煩惱了，煩就是熱的意

思。把上面一個人從少年，到中年有妻子，後來到朝廷裏作官，都有所思慕的。但是那個思慕都不足以成為大孝。因為前面所講的思慕，因為年齡的不同，而有不同的思慕對象，大孝則不然。「大孝終身慕父母」，他不論在年少，到了後來娶妻，後來或到在朝廷裏面作官，無論在什麼年齡，作什麼樣的事情，他都是思慕他的父母，都把父母放在心上，這是大孝。是誰稱得起這樣的大孝終身慕父母？那只有舜。舜怎麼呢？「五十而慕者」，根據趙岐的注解，到了五十歲還思慕他的父母。這個怎麼說呢？根據《尚書》裏面的記載，舜到三十歲的時候，經過他人的推薦，堯把他找去了，就開始用他，在朝廷裏辦事情。經過試用之後，然後正式的在位，那時舜大約五十歲。可以說到作天子的時候，他還是一直在那裏思慕他的父母。所以孟子說，五十而仍然思慕父母的話，「予於大舜見之矣」，孟子說，我所見到的只有大舜，這種思慕他的父母。

這章經因為萬章這麼一問，到後來孟子舉出，公明高答復長息的問題，也是有關舜號泣于旻天。孟子再一層一層的分析，舉出那些事情，一般人覺得舜得到那些

富貴、好色，很多人對舜有種喜悅，認為舜應該是無憂無慮的。但是舜覺得那些都
不足以解除他的憂愁，只有取得父母的歡心，他才能無憂無慮，才沒有憂愁，這指
的舜帝這種大孝。孟子說，這種大孝只有舜，他看到惟一的大孝子。舜就是因為這
個大孝，他才成為聖人。我們一般研讀《孟子》，就從這一章經裏面知道，今日之
下，研究中國文化，學儒家的學術，這個不同於一般世間的學問，重要的是我們要
學聖人。學聖人的方法很多，從盡到孝道這一方面，才是最穩當的一條道路，學大
舜這樣盡孝。看看今日之下，社會上一般父母跟兒女之間，很多不和諧的那些事情，
我們就可以有辦法替人家解決。我們就可以告訴人家學大舜，不但解決這些問題，
而且還可以學成賢人、聖人。我們學了這一章經，就可以作為君子儒，一方面自己
學聖賢，一方面就可以拿這個來勸化一般人。

(二)

萬章問曰：詩云：娶妻如之何，必告父母。信斯言也，宜莫如舜，舜之不告而娶，何也。孟子曰：告則不得娶。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也，如告，則廢人之大倫，以懟父母，是以不告也。萬章曰：舜之不告而娶，則吾既得聞命矣。帝之妻舜而不告，何也。曰：帝亦知告焉，則不得妻也。萬章曰：父母使舜完廩，捐階，瞽瞍焚廩；使浚井，出，從而揜之。象曰：謨蓋都君，咸我績，牛羊父母，倉廩父母，干戈朕，琴朕，箝朕，二嫂使治朕棲。象往入舜宮，舜在牀琴。象曰：鬱陶，思君爾。忸怩。舜曰：唯茲臣庶，汝其于予治。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。曰：奚而不知也，象憂亦憂，象喜亦喜。曰：然則舜偽喜者與。曰：否。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，子產使校人畜之池，校人烹之。反命曰：始舍之，圉圉焉，少則洋洋焉，攸然而逝。子產曰：得其所哉，

得其所哉。校人出，曰：孰謂子產智，予既烹而食之，曰：得其所哉，得其所哉。故君子可欺以其方，難罔以非其道，彼以愛兄之道來，故誠信而喜之，奚偽焉。

「萬章問曰：詩云：娶妻如之何，必告父母。信斯言也，宜莫如舜，舜之不告而娶，何也。」萬章還是拿舜的問題來問孟子，按照這個禮講，要娶妻必得要得到父母同意。但是那個時候，舜娶了堯帝的兩個女兒，沒有告訴他的父母，這就違背禮了，所以萬章就拿這樁事情來問孟子。他先舉出「詩云」，《詩經》在國風裏面有〈齊風〉，齊國的國風，有〈南山〉那一篇詩，裏面所講的娶妻之禮，必告父母，一個人娶妻一定要稟告父母，而且要得到父母的同意，他才能夠娶妻，這是《詩經》裏面所講的。所以萬章在這裏問，「詩云：娶妻如之何，必告父母。」為什麼詩裏所講娶妻要告訴父母？「信斯言也」，信詩所講的這句話——必告父母，「宜莫如舜」，舜是知道的，莫如舜，沒有人像舜這樣相信，詩所講的娶妻必告父母，舜是一定相信的。但是呢，「舜之不告而娶，何也」，既然舜是信詩所講的必告父母，然而他自

己娶妻的時候，沒有告訴父母，舜之不告而娶，沒有報告父母就娶了帝堯的女兒。何也？這個道理是什麼？

你看孟子怎麼答復他的，「孟子曰：告則不得娶」，你說按照詩所講的，娶妻一定告訴父母，舜娶妻沒有告訴父母，是什麼道理？孟子就跟萬章說，雖然詩講的是不錯，要稟告父母，那是一般人，無論那一個孩子，他要娶妻了，當然都要稟告父母，父母認為很適合，一定同意的。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例外，都有特殊的情況，舜不是一般的情況能夠解釋的，所以在這裏講，舜如果要報告他父母的話，則不得娶，他父母一定不同意，他就娶不了堯帝的女兒。告則不得娶，就不能結婚了，一個男子不能結婚，就不能夠有家室了。孟子就接著說「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也」，自古以來，男子到了結婚的年齡，就要娶妻；女子到了結婚的年齡，就要出嫁，男婚女嫁，結婚成家就是居室，男女結婚有了家庭，這才是人之大倫。為什麼是人之大倫呢？在《周易》裏面講的，《周易》原來是叫《易經》，《易經》就是伏羲氏創作的，孔子在《易經》的《說卦傳》裏面就解釋，有天地然後才有人類，人類就是有男有

女，有男女才有夫婦，有夫婦才有父子、兄弟、君臣、朋友，所以夫婦是由男女結婚居室，是五倫之中的一個開端，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，所以男女居室，這是人之大倫，是五倫的開端。既然夫婦是人之大倫，像這個大舜，他要先告訴父母，要娶帝堯的女兒，他父母就不答應，不答應就娶不成，娶不成就是不能結婚，就沒有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就沒有。所以孟子說「如告」，如果舜帝要報告他父母的話，父母不同意他結婚，他就結不了婚，「則廢人之大倫，以懟父母」，他一方面結不了婚，人之大倫就廢棄了，而終身就作一個沒有妻室的人。這樣的話，以懟父母，懟是怨懟，就是因為父母不允許他結婚，那終身就會怨懟父母。這樣的結果，想想看，那是不好，因此「是以不告也」，所以要避免廢人之大倫及怨懟父母，所以舜結婚的時候，不告訴父母，這個道理解釋清楚了。

「萬章曰：舜之不告而娶，則吾既得聞命矣」，萬章就跟孟子說，老師，這個舜不告而娶，我已經聽老師解釋這個道理了，我聞命矣，我知道。「帝之妻舜而不告，何也」，這個帝就是堯帝，就堯帝來講，妻這個讀去聲，妻舜就是把他兩個女

兒嫁給舜。照說這個舜告訴父母，恐怕父母不答應，那個帝堯應該告訴舜的父母，他要把女兒嫁給舜，但是帝堯也沒有告訴舜的父母，所以是帝之妻舜而不告，何也，這又是什麼道理呢？「曰」，孟子就說「帝亦知告焉，則不得妻也」，帝堯也知道，如果他要告訴舜的父母，舜的父母一定會阻止，不同意帝堯把女兒嫁給舜。那麼帝堯也知道，如果告訴舜的父母，則不得妻也，他就不能夠把他的女兒嫁給舜了。

「萬章曰：父母使舜完廩，捐階，瞽瞍焚廩；使浚井，出，從而揜之。」由此可見得舜帝的父母，還有他的後母的兒子，這一家三個人對於舜是多麼的惡劣。萬章在這裏問，舜的父母「使舜完廩」，廩是舜的父家裏用的倉廩，那些農家儲藏糧食用的叫廩。完廩，就是叫舜跑到那個倉廩上面，去把倉廩脩理完備叫作完廩。那個倉廩很高，不是自己能夠上得去的，一定要有個梯子才能上去。他的父母等到舜用梯子到了廩上面去，就把這個梯子拿走了，叫作「捐階」，就是把梯子抽掉了。「瞽瞍焚廩」，就放火燒倉廩，那可不得了，沒有階梯下得來，就會被這個火燒死了。但是根據歷史記載的，舜在事先就預備兩個大斗笠，用兩隻手夾著兩個斗笠，

就從這個廩上面飛下來，沒有被燒死。再有一次，「使浚井」，浚井，浚就是疏浚，把這個井清理清理，把它再挖深一點，叫作浚井。等到舜跑到井底裏面，在那裏清理井的時候，這個瞽瞍「從而揜之」，又在井上面用土把這個井掩埋起來。「出，從而揜之」，但是，是怎麼出來的呢？瞽瞍把那個井口封起來，用土把它掩埋起來，他以為這個舜在井底裏面出不來了。可是，這個出，就是舜早就從井的旁邊，再挖一個洞，可以從井的旁邊出來，那瞽瞍還不知道。後來，象、瞽瞍、還有象的母親這三個人在一起，「象曰：謨蓋都君」，謨是計謀，這個計謀是什麼呢？蓋都君，都君指的就是舜，舜在歷山耕田，那個地方就成為小都市了，因此稱舜為都君。象講了，謨這是我計謀，「咸我績」，把舜害死了，這是我功勞。這是象跟他父母講，既然都君死了，他的這些財產、這些東西怎麼樣分配呢？象就說了，「牛羊父母，倉廩父母」，那些牛羊分給父母，倉廩裏面那些糧食，也歸父母。「干戈」，武器，「朕」，朕是象自己稱的。在古時候，朕是一般人都稱為我，干戈給我。「琴朕」，就是舜所彈的五弦琴，這也給我。「箠朕」，舜所用的那個雕弓，也是給我。還有「二嫂」就是娥皇、女英，帝堯的兩個女兒已經嫁給舜了，所以象稱呼這兩位嫂子，「使治朕

棲」，叫她們來整理整理我的床鋪，棲指的床鋪，意思是說歸他接受了，兩個嫂子就變成他的妻子了。象這樣的分配，父母就聽他的。「象往」，象這個時候，「往入舜宮」，就到舜所居的房屋裏面，叫宮。可是一到舜宮的時候，看見「舜在牀琴」，舜坐在床上彈琴。這就很尷尬，「象曰」，你看象怎麼說呢？「鬱陶」，鬱陶就是我很思念你，「思君爾」，我想念你，所以我就到你這邊來了。「忸怩」，是故意作出那個不自然的、尷尬的姿態出來，變出一種我很想念，我所以到你這邊來。舜聽象這麼說，「舜曰：唯茲臣庶」，好了，我這裏有很多臣子、很多眾人，須要人幫忙我來治理，我須要很多人，「汝其于予治」，汝指的象，你正好，于予，替我、還是幫助我來治理，我正是須要很多臣子來辦事，你來得正好。「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」，萬章就問，我不知道舜這個時候，他不知道象要殺他呢？還是怎麼說的。

「曰」，孟子就說「奚而不知也」，舜何嘗不知道象要殺他。但是，就舜來講，「象憂亦憂，象喜亦喜」，他看見弟弟象憂愁的時候，舜也跟著憂，象喜的時候，也跟他喜。「曰：然則舜偽喜者與」，萬章說：這樣看起來，舜是假裝的歡喜了。「曰：

否」，孟子說，不是。「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」，古時候有人送活魚給鄭國的子產，子產是一個很賢能的人，在鄭國執政。「子產使校人畜之池」，校人是管理的人員，子產叫他把魚放在池子裏面養起來。那個「校人」覺得可惜，「烹之」，把魚就煮來吃掉了。「反命曰」，回來就告訴子產，怎麼說呢？「始舍之，圍圍焉」，開始舍、放下去，圍圍焉，它在裏面好像很困擾。「少則洋洋焉」，過一個時候，很洋洋然。「攸然而逝」，好像很自由自在的，逝就是跑到水底下去了。「子產曰：得其所哉，得其所哉」，子產一聽這個校人這麼講，啊，這個魚是得其所哉，得其所哉。其實那個魚放在鍋裏面，開始很困，然後就是沉到水底、沉到鍋裏面去了，把它煮了。那個校人騙他說是攸然而逝，子產不知道，還說：哎呀，得其所哉，得其所哉，以為是放到魚池裏養活了。「校人出，曰」，校人出來就告訴別人說「孰謂子產智」，誰說子產是一個有智慧的人，「予既烹而食之」，我已經把這魚煮了、吃了以後，他還說得其所哉，得其所哉。「故君子可欺以其方」，孟子把子產這樁事情舉出來以後，就說：所以君子可欺以其方，可以用小人那些方法來欺騙君子，「難罔以非其道」，要用不正當的來誣罔君子，這是辦不到的。為什麼呢？那個校人欺騙鄭子產，子產

以為魚是養了，但是就鄭子產的心裏來講，他對於那魚，還是一種好生之德，絲毫沒有損傷。而受害的、欺騙人的那種缺德還是那個校人。拿這個意思來講，舜是愛護他的弟弟，這一股孝弟之心、愛護弟弟的心，沒有損傷。所以「彼以愛兄之道來，故誠信而喜之，奚偽焉」，那有一點是假的呢？對於舜的誠心愛他弟弟，一絲一毫沒有損失。我們學就要學舜這種誠心，這個誠心就是真心，是從心性裏面出來的。

孟子研讀講記(六)

【萬章上】

(三)

萬章問曰：象日以殺舜為事，立為天子，則放之，何也？孟子曰：封之也，或曰放焉。萬章曰：舜流共工于幽州，放驩兜于崇山，殺三苗于三危，殛鯀于羽山，四罪而天下咸服，誅不仁也。象至不仁，封之有庠，有庠之人奚罪焉。仁人固如是乎，在他人則誅之，在弟則封之。曰：仁人之於弟也，不藏怒焉，不宿怨焉，親愛之而已矣。親之欲其貴也，愛之欲其富也。封之有庠，富貴之也。身為天子，弟為匹夫，可謂親愛之乎。敢問，或曰：放者，何謂也。曰：象不得有為於其國，天子使吏治其國，而納其貢稅焉，故謂之放。豈得暴彼民哉，雖然，欲常常而見之，故源源而來。不及貢，以政接于有庠，此之謂也。

「萬章問曰：象日以殺舜為事，立為天子，則放之，何也？孟子曰：封之也，或曰放焉。」萬章問孟夫子，他說，象就是舜帝的弟弟，是他後母生的兒子，是同

父異母的弟弟，「象日以殺舜為事」，象每一天都是想著要把舜殺掉，他不作別的事情，他要作的事情就是要殺舜。但是，「立為天子」，舜後來受到堯帝的禪讓，把天子之位讓給他，就是立舜為天子。可是「則放之」，他作了天子，就把他的弟弟——象放出去了。「何也」，這是什麼道理？要按照一般的道理來講，原來這個象，就是時時刻刻想要把舜殺掉，現在舜作了天子了，正好可以把象殺掉，報這個仇。但是舜沒有殺這個象，反而把象放走了，沒有任何處分他，這是什麼道理？「孟子曰」，孟子就告訴萬章說「封之也，或曰放焉」，那時舜帝對他這個弟弟——象，封給他一個地方，不是放，或曰放，有人不了解這個道理，說舜把他放逐到一個地方去了，其實是封給他的。

「萬章曰」，萬章一聽孟子這麼解釋就說了，「舜流共工于幽州」，舜作了天子之後，把共工流放到幽州去了。「放驩兜于崇山」，又把驩兜這個人放逐到崇山去。「殺三苗于三危」，在三危這地方把三苗殺掉了。「殛鯀于羽山」，鯀是禹王的父親，因為治水沒有治得好，失敗了，後來舜帝把這個鯀，殛鯀于羽山，也把鯀放在羽山

那裏去了。「四罪而天下咸服」，這四個人都是惡人，舜帝都給他們判了罪。流的流，放的放，殺的殺，殛的殛，天下咸服，服就是對於舜帝治了這四個人的罪之後，天下人心裏都服從了舜帝，這叫咸服。為什麼天下咸服呢？「誅不仁也」，舜帝把這四個人都誅了，這四個人都是不仁之人。但是「象至不仁」，象這個人比上面講的那四個惡人，還要更惡，所以至不仁是最不仁的。可是舜「封之有庠」，舜反而把他封到有庠那個地方。「有庠之人奚罪焉」，奚當何字講，有何罪？你把象封到那裏，讓這種最不仁的人來治理有庠這個地方，讓這個地方的人有了這麼一個至不仁的人來治理，這個地方的人有什麼罪？而要這樣的人去治理他們，所以有庠之人奚罪焉。「仁人固如是乎」，萬章就問孟子，舜帝是個聖人，他對於一切人都是仁慈的，所以像舜這樣的仁人，固如是乎，仁人是這樣的嗎？意思就是說不公平。「在他人則誅之」，上面講的四個惡人，舜帝就誅了他們，一個一個的辦了罪。「在弟則封之」，對於自己弟弟，他不但沒有誅，而且還封他到有庠那個地方。

「曰」，這是孟子講的，「仁人之於弟也」，你說仁人固如是乎，仁人指的就是

舜帝，孟子說，舜帝他是個仁人不錯的，可是他怎麼對待自己的弟弟呢？「不藏怒焉，不宿怨焉」，他心裏面對弟弟沒有怒，不宿怨焉，也不存怨恨在心裏。「親愛之而已矣」，舜帝對他弟弟，心裏沒有怒、沒有怨，只有對弟弟親之、愛之而已矣。講到親，怎麼親呢？「親之欲其貴也」，既然親自己的弟弟，那就是希望自己的弟弟能夠貴。「愛之欲其富也」，既然愛自己的弟弟，就希望自己的弟弟能夠有財富。「封之有庠」，因此把他的弟弟封到有庠這個地方，這是讓他的弟弟「富貴之也」，富貴這兩個字當動詞用，就是使他的弟弟得到財富，也得到政治的地位。「身為天子，弟為匹夫」，如果不把他的弟弟封到有庠那個地方的話，使他弟弟仍然還是個匹夫，「可謂親愛之乎」，這能算得上對他弟弟是親愛嗎？不把弟弟封到有庠的話，那就不算是親愛他弟弟。

「敢問」，萬章聽孟子那樣解釋之後，又問，「或曰放者，何謂也」，這個象是由他的哥哥舜帝封到有庠，但是或人、有人說舜把他弟弟放逐出去了，這是什麼意思？或人為什麼說是放？「曰」，是孟子講，「象不得有為於其國，天子使吏治其國，

而納其貢稅焉，故謂之放。」你問為什麼有人說舜把他弟弟放逐出去了，孟子這裏就跟他解釋，象雖然由舜把他封到有庠那個地方去，有庠也算是小國家，但是「不得有為於其國」，有為就是治理，不能讓他治理有庠這個小國家。既是他封到那裏去，又不能讓他在那裏治國，因此「天子（指的就是舜）使吏治其國」，就另外派官員到那裏去治理有庠。其國是象封到那個地方去的，舜帝就另外派了人在那地方治國。雖然派人治國，「而納其貢稅焉」，象在那裏仍然享受貢稅，那個國家的民眾納的貢稅都要繳給象。「故謂之放」，這個情況，所以有人說他是放到那裏去。「豈得暴彼民哉」，豈能，怎麼能夠使他對於那個地方的民眾來施暴？暴虐當地方的民眾？既然不讓他辦政治，他就不得暴那個地方的民眾。雖然如此，孟子就說了，「雖然，欲常常而見之」，舜帝還希望常常見到象，「故源源而來」，所以，源源的就是常常來，就像流水源源不斷的，舜帝可以常常見到象。「不及貢」是什麼呢？按照一般的諸侯要朝見天子有一定的時間，貢就是朝貢，這個不及貢就是不按照一般的諸侯朝見天子那個時間、那個規定。「以政接于有庠」，天子有政事接見有庠，不把他當作一般諸侯、一般國君看待，不按照朝貢的那個規定。接于有庠，就叫他弟弟

去跟舜帝兄弟兩個人互相見面。「此之謂也」，這是你問為什麼講放，他既是封到那裏，又不讓他實際上辦理政治，免得他擾害了有庠的國民。另外舜帝又常常可以叫他弟弟來跟他見面，所以既是封又不算是封，所以有的人說他是放。

這章經最重要的，是講到舜怎麼對待他同父異母的弟弟象，象那樣的對舜不好，時時刻刻想殺舜。舜正式登上天子之位的時候，還是這樣愛護他的弟弟，又不讓他的弟弟害有庠地方的民眾，而且要想見他弟弟時時就可以叫他弟弟過來見面。這個是了不起的聖人、仁人，對於弟弟愛護到這種程度，在孟子看起來，只有舜才能作得到。這就說明舜帝一個仁人的心，仁者之心是什麼呢？拿舜帝作個代表，仁者的心就是這樣。我們學道的人，就要拿舜作一個模範，就要這樣學。不但待自己的家屬，對待一切人，都要拿仁慈之心來待人。

(四)

咸丘蒙問曰：語云：盛德之士，君不得而臣，父不得而子。舜南面而立，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，瞽瞍亦北面而朝之。舜見瞽瞍，其容有蹙。孔子曰：於斯時也，天下殆哉，岌岌乎。不識此語誠然乎哉。孟子曰：否，此非君子之言，齊東野人之語也。堯老而舜攝也。堯典曰：二十有八載，放勳乃徂落，百姓如喪考妣三年，四海遏密八音。孔子曰：天無二日，民無二王。舜既為天子矣，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，是二天子矣。咸丘蒙曰：舜之不臣堯，則吾既得聞命矣。詩云：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而舜既為天子矣，敢問瞽瞍之非臣，如何。曰：是詩也，非是之謂也，勞於王事，而不得養父母也。曰：此莫非王事，我獨賢勞也。故說詩者，不以文害辭，不以辭害志，以意逆志，是為得之。如以辭而已矣。雲漢之詩曰：周餘黎民，

靡有子遺。信斯言也，是周無遺民也。孝子之至，莫大乎尊親；尊親之至，莫大乎以天下養。為天子父，尊之至也。以天下養，養之至也。詩曰：永言孝思，孝思維則。此之謂也。書曰：祇載見瞽瞍，夔夔齋栗，瞽瞍亦允若。是為父不得而子也。

這是在二十九頁第七行，「咸丘蒙問曰：語云：盛德之士，君不得而臣，父不得而子。舜南面而立，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，瞽瞍亦北面而朝之。舜見瞽瞍，其容有蹙。孔子曰：於斯時也，天下殆哉，岌岌乎。不識此語誠然乎哉。」趙岐注解咸丘蒙是孟子的弟子，他問孟子說，「語云」，一般民間傳下來這個諺語有說，或者是古人的言語流傳下來的。「盛德之士」，指道德脩養很盛，這不是普通的有德之士，而是盛德之士。「君不得而臣，父不得而子」，君不能夠以盛德之士作為他的臣子，父親不能夠拿這個盛德之士當作自己的兒子，這是古言語講的。講的是什麼呢？這個盛德之士指的就是舜帝。上面舉出這個語云，下面就是咸丘蒙問的話。「舜南面而立」，舜帝受到堯禪讓之後，他南面而立，古時候天子在朝廷裏面坐北朝南，背

向北邊而面向南邊，就是南面而立，面向南就是接受各國的諸侯來朝貢。他說舜南面而立，就是作了天子之後，「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」，堯是把天下讓給舜的，舜南面而立的時候，堯還率領天下諸侯，北面，舜是南面，堯率的諸侯從南面來的，向著北來朝見，朝之就是朝見舜，這是堯。而「瞽瞍」呢，是舜的父親，「亦北面而朝之」。這個時候，「舜見瞽瞍」，他看見瞽瞍來朝見他。「其容有蹙」，蹙是什麼？舜的容貌感覺心裏很不安的意思。為什麼呢？堯原來是舜的君主，是舜的天子，瞽瞍是舜的父親，這就跟前面講的，這樣盛德之士，君不得而臣，父不得而子，父親對於這個盛德之士，不能以他為子，君主也是。後來堯跟瞽瞍都來朝見舜帝，因此舜帝看見一個原來是他的君主，一個是他的父親，因此其容有蹙，舜帝的容貌感覺得很不安。「孔子曰」，孔子對於這個事情就說了，「於斯時也」，在這個時候，「天下殆哉」，天下，殆是什麼呢？就是「岌岌乎」，岌岌乎就是不能安定，殆就是很危險。孔子為什麼講這句話呢？是看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，瞽瞍亦北面而朝之，孔子很不以為然。咸丘蒙把上面的話說完了，就問孟子，「不識此語誠然乎哉」，不識就是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上面這些言語，誠然乎哉，是真的嗎？是實在的話或不是真

實的話？

孟子怎麼答復呢？「否」，上面你所講的話不是事實，「此非君子之言」，上面這些話不是君子所講的，是「齊東野人之語也」。這古人有兩種講法，一個是齊東野人之語也，趙岐解釋，齊是齊國，東野，指耕作田野的農人所講的話。另外一般的注解，有人說這是齊國東邊那個鄉下人說的話。這兩者意思都差不多，這裏就照趙岐講的，不必詳細的考據了，就是齊國的東野人說的話。既是東野人說的話，他說的話沒有根據，只是傳說而已。孟子就告訴咸丘蒙，事實不是如此，事實是什麼呢？「堯老而舜攝也」，堯帝到年老的時候，有人推薦舜，堯就讓舜在那裏先辦辦事情。攝是什麼呢？先交給他代理天子辦事情而已，沒有正式的當天子。《尚書》第一篇就是〈堯典〉裏面講「二十有八載」，有讀又聲，二十八年，「放勳乃徂落」，徂落就是天子崩，死的意思。在二十八載——二十八年的時候，堯帝就是放勳，堯帝這個時候才崩了。「百姓如喪考妣」，當堯帝崩的時候，天下百姓就像自己的父母死了一樣的，如喪考妣，父親死了叫考，母親死了叫妣。這個如喪考妣「三年」，一

共經過了三年。在這個三年之內，「四海遏密八音」，四海就是天下，遏密，遏就是止了，就是沒有了，止的什麼呢？八音，音樂，彈奏音樂的有八種樂器，就是匏、土、革、木、石、金、絲、竹這八種樂器，這八種樂器的音聲，遏是止住了，密呢，這個音聲沒有了，八音都沒有。換句話說，在三年之內，天下人民都沒有來彈奏音樂的。「孔子曰」，孟子就舉出孔子說，「天無二日，民無二王」，天上只有一個太陽，天下的世間人沒有兩個王，換句話，只有一個天子。孟子就說「舜既為天子矣」，大舜既然作了天子了，「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」，又帥天下諸侯為堯守三年之喪，「是二天子矣」，假使說舜作了天子，又帥天下諸侯，為堯來舉行三年之喪，這是天有二日，民有二王，有這可能嗎？事實上不如此。就是說天無二日，民還是沒有二王。那就是說，你前面講的，那個時候堯帝來北面，帥諸侯北面來朝見舜，那是傳說而已。其實那時舜沒有正式的作天子，只是攝，堯年紀老了，而請舜來攝位而已，攝位攝了二十有八年，堯帝才死。堯帝死了以後，在當時，舜還沒有正式的作天子，這個時候如喪考妣。如果是舜已經作了天子的話，而後來又率領天下諸侯，為堯帝舉行三年之喪，這就不合禮，那就等於是有兩個天子了。所以說明前面只是

個傳說。

「咸丘蒙曰」，又問孟子了，「舜之不臣堯」，那就是照應前面盛德之士，君不得而臣，經過這樣解釋，前面那個傳說的話不是事實，孟子解釋之後，舜沒有把堯當作自己的臣子，「則吾既得聞命矣」，我已經聽到夫子這樣跟我解釋了，聞命了。「詩云」，舜不敢把堯當作臣子，事實上堯死了之後，舜才繼位為天子，堯沒有死，舜沒有作天子，這個道理我知道了。但是，瞽瞍來見舜，他講詩云，《詩經》裏面講，詩是《詩經》〈小雅〉，有〈北山〉之篇，裏面有四句話，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」而舜既為天子矣」，根據詩裏面所講的四句詩文，舜既然已經作了天子了，「敢問」，咸丘蒙就說了，我再請問孟夫子，「瞽瞍之非臣，如何」，既然舜作了天子了，照詩裏面所講的，普天之下都是天子的國土，率土之濱，順著這個國土到那個邊際上，都是王的臣。也就是凡在天子所治理的，天下的人都是天子的臣。然而舜已經作了天子了，那麼他的父親瞽瞍豈不是他的臣子嗎？如果說瞽瞍不是舜的臣子，那詩裏面所講的，普天之下的人都是舜的臣子，那這個

怎麼講得通呢？

孟子就說了，「曰：是詩也」，這是《詩經》裏面的詩，而那幾句詩講的「非是之謂也」，不是你講的這一樁事情。在《北山》那一篇詩，是當時周家的周幽王時代，有一個大夫官諷刺幽王，用他的臣子勞役不平均。作詩的這一個大夫就怨恨幽王，獨獨的給他很多事情，叫他分擔的事情太多了，使得他沒有時間回家奉養自己的父母。那個詩是講那一樁事情，所以是「勞於王事」，那個作詩的一個大夫，只是為了王家——幽王的事情，在那裏很辛苦、很勞苦，「而不得養父母也」，而不得回家去供養他的父母，所以說「此莫非王事」，天下的事情都是幽王的事情，既是幽王的事情，那應該分擔給大家作，而「我獨賢勞也」，偏偏幽王認為我能作事情，賢就是賢能，認為我有能力作很多事情，而讓我這樣勞苦，是這個意思。「故說詩者」，所以要是解釋詩的話，「不以文害辭」，不能夠以這個文來把辭解釋錯誤了，也「不以辭害志」，不能夠以文辭來損害了詩的志——詩的宗旨。應該「以意逆志」，應該把詩裏面的宗旨，好好的研究，逆志就是研究符合詩的意旨，「是為得之」，這

才能把詩研究的明白。「如以辭而已矣」，如果不如此的話，你這是以文害辭、以辭害志，孟子就舉出詩裏面有這樣說的，「雲漢之詩曰」，在〈大雅〉裏面有一篇詩叫作〈雲漢〉，裏面有這兩句話，「周餘黎民，靡有子遺」，周家剩餘的黎民，沒有一個，子是單獨的，沒有一個單獨的人遺留下來。這兩句詩的意思是什麼呢？〈雲漢〉那篇詩是讚美周宣王治理天下治理得很好。在他之前有不好的事情，經過他一治理把天下治理得很好。所以詩就用比喻：周餘黎民，靡有子遺。就指的周宣王之前，遭了大旱災，天下周家的黎民都受了旱災，是那個意思。如果照這兩句詩的言語來講，那好了，「信斯言也，是周無遺民也」，要相信這兩句話，是周家沒有遺民，周家的人民完全沒有了，那就跟這個詩的意思完全相反了。

孟子說到這裏又說「孝子之至，莫大乎尊親」，一個孝子盡孝到最高的境界，孝到至處了，莫大於尊重自己的父母親，「尊親之至」，尊親尊到極處，「莫大乎以天下養」，莫大於以天下來奉養父母。「為天子父，尊之至也」，把父親尊為天下之父，他是天子，尊父親為天下之父，是尊之至也。「以天下養」，以天下來奉養父親，

是「養之至也」。「詩曰」，《詩經》裏面〈大雅·下武〉，這是讚美周武王道德的一篇詩，「永言孝思，孝思維則」，永久的講孝思，孝思只有這個則，武王他是孝則，來法則他的父親、他的祖父，一直效法他的祖先，而且也為天下人作法則，「此之謂也」。「書曰」，這是《書經》〈大禹謨〉篇裏面的，「祇載見瞽瞍」，舜帝恭恭敬敬的來見他的父親瞽瞍，「夔夔齋栗」，恭敬得好像戰栗心裏那麼恭敬。「瞽瞍亦允若」，允當信字講，若當順字講，瞽瞍也信順接受舜帝那樣恭敬。這樣看起來，「是為父不得而子也」，是舜帝不以父當作臣，而舜帝的父親也不把舜帝作為自己兒子看待。

孟子研讀講記(六)

【萬章上】

(五)

萬章曰：堯以天下與舜，有諸。孟子曰：否。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。然則舜有天下也，孰與之。曰：天與之。天與之者，諄諄然命之乎。曰：否。天不言，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。曰：以行與事示之者，如之何。曰：天子能薦人於天，不能使天與之天下。諸侯能薦人於天子，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。大夫能薦人於諸侯，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。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，暴之於民而民受之。故曰天不言，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。曰：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，暴之於民而民受之，如何。曰：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，是天受之；使之主事而事治，百姓安之，是民受之也。天與之，人與之，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。舜相堯，二十有八載，非人之所能為也，天也。堯崩，三年之喪畢，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。天下諸侯朝覲者，不之堯之子而之舜；訟獄者，不之

堯之子而之舜；謳歌者，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。故曰天也。夫然後之中國，踐天子位焉。而居堯之宮，逼堯之子，是篡也，非天與也。泰誓曰：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。此之謂也。

《孟子》讀本第二十九頁第十五行，「萬章曰：堯以天下與舜，有諸。孟子曰：否。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。」萬章就問孟夫子，問什麼呢？「堯以天下與舜」，大家知道堯舜是禪讓。禪讓政治就中國歷史來講，是從堯開始的。堯帝把這個天下禪讓給舜，堯把天下與舜，與就是贈與，贈與給這個舜帝。「有諸」，有諸是萬章問，有之乎，諸是一個合音字，就是之乎，之字就代表堯以天下與舜，有這樁事嗎？乎就是疑問的話，就是有之乎。「孟子曰」，孟子聽萬章這麼一問，孟子就說，「否」，不是的，堯並沒有把天下贈與給舜。為什麼呢？「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」，天子不能夠把這個天下作一個禮品贈給人家。孟子講，天子既然不能以天下與人，堯當然不是以天下給舜的。

萬章又問了，「然則舜有天下也」，既然堯不能夠以天下贈與給舜，舜明明是有

了天下，「孰與之」，孰當誰字講，那麼舜的天下究竟是誰給他的呢？「曰」，孟子說「天與之」，那是上天給他的。既然是天給他的，萬章又問了，「天與之者」，孟夫子你既然說是天與舜，那麼天怎麼樣贈給舜呢？是不是「諄諄然命之乎」，諄諄是很誠誠懇懇的、實實在在的，命之乎，所謂命之，是不是就像人世間一個天子就位了，這個天就化成一個人，到天子這邊來，諄諄然，實實在在的、很誠實的、很誠懇的下達這天命呢？那就是說，既是有天命，天可以用這個聲音說出來，下達這個命令，叫這個舜帝接受天子之位。「曰：否」，萬章這麼一問，孟子就說了，否，不是這樣的。「天不言」，天不說話，天既不說話，怎能夠下達命令把這個天下交給舜呢？他是「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」，行就是品行，古人這個行讀橫，我們現在人讀性，就是品行。示之而已矣，示就是表示，接受天子之位的這個人，以他的品德以及他的事實表現，說明是天給他的。而實在講，天是不說話。

「曰」，萬章就說了，「以行與事示之者，如之何」，天根據這個人的品行，以及他的事實表現，如之何呢？怎麼樣看得出來這個人的品德，怎麼樣看出他這個人

作的事情，合乎天意呢？「曰」，孟子就說「天子能薦人於天，不能使天與之天下」，薦是推薦，作一個天子能夠把一個人推薦給天上，他不能夠使得天與之天下。換句話說，這個天子他看見某一個人有品德，能夠治理天下，有這辦事的能力，他可以把這個人推薦給上天，推薦只是推薦而已，他不能夠一定要求上天把天下交給這個人，與這個人。諸侯是天子之下，所封的各國諸侯，「諸侯能薦人於天子」，諸侯能夠把賢能的人推薦給天子，「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」，不能夠要求天子一定要使這個人作諸侯。「大夫能薦人於諸侯，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」，這是從天子到諸侯到大夫，換句話說，天子也好，諸侯也好，大夫也好，只能向他上面的推薦賢能的人而已。孟子就說了，「昔者」，在從前，「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」，就歸結到萬章問了：堯是不是以天下給這個舜？這裏孟子就說了，從前堯把這個舜推薦給天，而這個上天受之，就接受了。「暴之於民而民受之」，暴是顯示舜帝所作的那些事情，比如說在家庭裏面，他對於父母那樣孝順，對於他的弟弟那樣友愛，後來堯帝把他找到朝廷裏面來，再教他攝政，就是試驗的辦事情，這個都是暴之於民。暴這個字，就是曝，在經典裏面，不要日字邊，這個字不讀報而讀曝，暴是曝的正體字。這個暴本意是

把一個東西拿出來曬太陽，引申的意思就是明顯、顯示。就是堯帝把舜推薦給天，而天受之，又以舜的這些品德、這些事情，顯示給天下民眾，而民眾也接受了。「故曰天不言，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」，所以說天沒有言語，只以這個人的行為與他的事實，來表示、來顯示之而已矣。

接下來「曰」是萬章說的，「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，暴之於民而民受之，如何」，再請問孟夫子，你說薦之於天而天受之，暴之於民而民受之，如何？天與人，是怎麼個接受法？怎麼樣才知道堯把舜推薦給天，而天怎麼接受的？示之於民而民受之，天下的人民怎麼接受，是如何？萬章又問這個問題。孟子「曰：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，是天受之」，使之，使舜來主持這個祭祀，而百神，各種的神明，都來享受，這就是天來接受堯所推薦的舜。「使之主事而事治」，使舜帝來主其事，讓他來主辦治理天下的事情，這個治就是把事情辦得很成功。而「百姓安之」，天下老百姓都得到平安，「是民受之也」，這是天下人民接受。那麼這樣說起來，「天與之，人與之」，舜帝所得的這個天下，是上天給他的，是天下民眾給他的。「故曰天子不

能以天下與人」，所以我前面講，天子是不能把天下贈給人，就是說堯不能把天下給舜，他只能夠向天推薦舜。而天接受了，老百姓也接受了，所以堯帝是不能以天下與舜。

「舜相堯」，那個時候，堯準備要禪讓，想要找一個能夠治天下的人，後來找到舜了，並沒有馬上叫舜來作天子，相堯，只叫舜幫助堯來治天下。「二十有八載」，有二十八年。「非人之所能為也」，二十八年之久，不是人為的，不是人所能為的，「天也」，而是天給他的，是天與之，也不是堯給他的。到了「堯崩」，堯死的時候，「三年之喪畢」，舜對於堯像孝子對於父親一樣，守三年之喪之後，「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」，避堯之子就是說舜不肯接受天子這個位子，他原來都是幫助堯帝治天下，叫相堯。現在堯死了，應該是接受堯的天子之位，他沒有。舜希望把這個天下，讓堯的兒子丹朱來接天子之位，他自己到南河之南，就是現在嵩山這個地方。「天下諸侯」，可是當時天下各國的君主，「朝覲者」，就是朝見天子，「不之堯之子而之舜」，天下諸侯來朝覲天子的時候，不之就是不到，不到堯之子丹朱那裏去，而之舜，而

到舜這邊來。「訟獄者」，打官司的人，「不之堯之子而之舜」。「謳歌者」，謳就是歌唱，謳歌是歌頌功德，「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」，不歌頌堯之子，而歌頌舜的功德。你從這些事實看起來，「故曰天也」。「夫然後之中國」，原來舜是避到南河之南，經過天下諸侯來朝覲他，訟獄的也到舜這邊來，歌功頌德的也是頌舜的德。沒辦法了，舜這才到中國，指的天子的首都，全國中心的地位。「踐天子位焉」，舜這才登上天子的地位，原來堯禪讓給舜是這樣的情況。

孟子就講了，「而居堯之宮，逼堯之子，是篡也，非天與也」，這是假設的話。而當如字講，假如、如果，假如在堯死的時候，他不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，而直接就居堯之宮，就登上堯帝的天子之位，逼迫堯的兒子——丹朱，那是篡位，這不是天與的。而實際上，舜是避堯之子，到後來沒辦法，天下諸侯都來歸向於他，所以是天與的。「泰誓曰」，這是《尚書》裏面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。此之謂也。」〈泰誓〉有三篇，這是〈泰誓〉中篇裏面的，武王伐紂的時候有這幾句話，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」，天，那要看這天意，天的意旨在那裏，就是看看天下

人民的意旨。天下人怎麼樣看待這個人，天就這樣看待這個人，天意就是從民意的意思。所以「此之謂也」，那就是說，武王來伐紂，我是根據天意的。天意是什麼？根據民意，天下人民叫我來推翻暴政，孟子拿這些話來說明舜帝，他是得到天意，得到民意，這是天與的，人與的。

我們現在研究《孟子》，可以知道孟子的政治學，非常符合現在講的民主政治。不但如此，現在民主國家那個選舉，有很多流弊，孟子講這個民主，天與之，民與之，那才是真正的民主。所以我們研究《孟子》，在講這一章經的時候，不但不要毀謗中國古時候沒有民主，只能說過去只是君主專制，從《孟子》這一篇講的話，才知那真正是民主。而這個民主，是天子他的品德得到天的認可，得到天下人的認可，這才能夠作天子。

(六)

萬章問曰：人有言：至於禹而德衰，不傳於賢而傳於子，有諸。孟子曰：否，不然也。天與賢則與賢，天與子則與子。昔者，舜薦禹於天，十有七年，舜崩，三年之喪畢，禹避舜之子於陽城，天下之民從之，若堯崩之後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。禹薦益於天，七年，禹崩，三年之喪畢，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。朝覲訟獄者，不之益而之啟，曰：吾君之子也。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，曰：吾君之子也。丹朱之不肖，舜之子亦不肖。舜之相堯，禹之相舜也，歷年多，施澤於民久。啟賢，能敬承繼禹之道。益之相禹也，歷年少，施澤於民未久。舜禹益相去久遠，其子之賢不肖，皆天也，非人之所能為也。莫之為而為者，天也。莫之致而至者，命也。匹夫而有天下者，德必若舜禹，而又有天子薦之者，故仲尼不有天下。繼世而有天下，天之所廢，必若

桀紂者也，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。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，湯崩，大丁未立，外丙二年，仲壬四年。太甲顛覆湯之典刑，伊尹放之於桐，三年，太甲悔過，自怨自艾，於桐處仁遷義，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，復歸于亳。周公之不有天下，猶益之於夏、伊尹之於殷也。孔子曰：唐虞禪，夏后殷周繼，其義一也。

這一章就是三十頁第五行開始，「萬章問曰：人有言，至於禹而德衰，不傳於賢而傳於子。有諸」，萬章又問孟子了，「人有言」，有人這麼說，「至於禹而德衰」，原來講這個政治，堯帝把天下禪讓給舜，舜把天下禪讓給禹，照上面那一章講的這個道理，就是舜接受堯的禪讓是天與之，是民與之。禹王接受舜的禪讓，也是天與之，也是民與之。萬章現在問的問題就是說照這樣的話，堯把天下禪讓給舜，舜也把天下讓給禹，禹也應該把天下讓給有賢有能的臣子，不應該把天下讓你自己的兒子。所以這裏說，人有言，一般人有這樣的疑問，到了禹的時候，禹的德就衰了，為什麼呢？他「不傳於賢」，他不把天下傳給賢能的人，「而傳於子」，而傳給他的

兒子。「有諸」，有諸是有之乎，是禹要把天下讓給他的兒子，有這樁事情嗎？

你看孟子怎麼說，「孟子曰：否，不然也」，說得不對，為什麼不對呢？「天與賢則與賢」，天要把天子給這個賢人，那麼就給賢人。「天與子則與子」，天要把天子位子給他的兒子——給這個天子的兒子，那就給天子的兒子。這個事不是由天子自己能夠作主的，必須由天來作主。孟子就舉出，「昔者」，從前，「舜薦禹於天」，舜帝就把禹推薦給上天，「十有七年」，有讀又，有當又字講，經過了十七年。「舜崩」，舜帝就死了。「三年之喪畢」，禹也是這樣，禹原來是經過舜把他推薦給天，也幫助舜來治天下。禹在那時候，治理天下這個洪水，那個事情了不得的，所以在舜死了之後，禹也是守三年之喪。三年之喪完畢之後，禹也是避舜之子，禹也是跟舜一樣，「避舜之子於陽城」，禹也避到陽城那個地方，好讓舜的兒子能夠接受天子位子。然而「天下之民從之，若堯崩之後」，天下之民從之什麼呢？就像堯崩之後，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」，就像堯崩之後一樣的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，沒有從堯之子，而是要從舜。「禹薦益於天，七年」，到了禹王的時候，禹作了天子了。他就是薦益

於天，禹把天子的位子推薦益給天，益是一個很賢能的人，舜帝的時候，在朝中，益就是一個大臣——很賢能的臣子。原來禹避舜之子，舜的兒子是商均，商均也跟堯的兒子丹朱一樣，也是不肖的，所以天下之民沒有歸到舜的兒子那裏去，天下之民都歸到禹這邊來，所以到後來禹就繼了天子之位。他作了天子之後，他也跟前面一樣，也把朝廷裏面賢能的臣子推薦給天，所以禹薦益於天，禹王把賢能的益推薦給天，也把益請過來幫助他辦事情，這時候又經過七年了。「禹崩」，禹王也死了。「三年之喪畢」，經過了三年之喪畢，守喪三年是誰呢？是益，「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」，益這個人也不錯，他也避禹之子，他又不肯馬上接任天子之位的，所以他也避了。避到什麼地方呢？到箕山之陰，禹的兒子叫作啟，讓啟來接天子的這個位子，所以益就避到箕山之陰。這個時候，「朝覲訟獄者」，各國諸侯來朝覲天子，「不之益」，不到益那邊去，益就是禹推薦給天有能力的臣子。「而之啟」，而到啟那裏去，啟就是禹的兒子。這些人怎麼說呢，「吾君之子也」，吾君就指的禹，這是我君主的兒子。「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，曰：吾君之子也」，這是我君的兒子。可見得天下人和天下的諸侯，都到禹的兒子那裏去，而不到益那邊去。

孟子把這個歷史上的事情舉出來以後，就說了，「丹朱之不肖」，丹朱是堯的兒子，不肖是什麼呢？不像堯那樣的有道德，丹朱不像他父親。「舜之子亦不肖」，舜的兒子叫商均，亦不肖，就是也不像舜那樣有道德、有能力。這就說明了前面天下的民眾、諸侯來歸順於舜，歸向於禹，就是因為丹朱、商均都不肖。「舜之相堯，禹之相舜也」，舜帝來幫助堯治天下，禹幫助舜來治天下，他們這兩位「歷年多」，歷是經歷，經歷這個年數很多，「施澤於民久」，施給老百姓的恩澤也很久，這是講舜、禹兩位。那麼啟呢，這是禹的兒子，「啟賢，能敬承繼禹之道」，這個啟很賢能，他能恭敬的承繼禹——他的父親，治理天下這個道——禹之道。「益之相禹也」，講到禹所推薦給天的益，益也是幫助禹治天下。可是呢，他「歷年少」，他經歷這個年數少，「施澤於民未久」。「舜禹益相去久遠，其子之賢不肖，皆天也，非人之所能為也」，這些人他的兒子是賢或是不肖，皆是天，不是人所能為的。「莫之為而為者，天也」，人不能為而事實能夠為的，這是天命。「莫之致而至者，命也」，事情沒能辦到而卻辦到了，這是天命。

「匹夫而有天下者，德必若舜禹，而又有天子薦之者」，一個匹夫原來是個普通人，而能有天下的，他的德必然有像舜、禹，這還不算，而又有天子來推薦給天，這才能夠有天下。「故仲尼不有天下」，所以仲尼有聖人之德，但是他沒有天下。「繼世而有天下」，凡是能夠繼承天子之位的人，這是必得有德、有能，且有天子推薦的，具備這些條件，才可以有天下。而仲尼有聖人之德而沒有這個條件，所以沒有天下。「天之所廢，必若桀紂者也」，天所廢棄的一定就像夏桀王、殷紂王，都是自己沒有德，違背了天意，天才來廢棄他們的天命。「故」，所以「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」，而益、伊尹，還有周公，為什麼他們沒有天下呢？「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，湯崩」，湯王崩的時候，「大丁未立」，他的太子大丁沒有立就死了，「外丙二年」，二兒子外丙立了兩年，「仲壬」是立了「四年」。「太甲」，到了太甲的時候，「顛覆湯之典刑」，太甲不好，把湯所樹的典刑，把它顛覆了。「伊尹放之於桐」，伊尹就把太甲放到桐那個地方。「三年，太甲悔過，自怨自艾」，太甲自己怨恨自己，自艾就是改過。「於桐」，他在桐的那個地方，「處仁遷義」，一心在那裏學仁義來改過，「三年」之後，「以聽伊尹之訓已也，復歸于亳」，伊尹又把他請回來，交還天子之

位給太甲。所以伊尹因這層關係，他沒有天下。「周公之不有天下」，周公因為他輔佐周成王、教化周成王，所以「猶益之於夏，伊尹之於殷也」，所以周公也沒有天下。

「孔子曰：唐虞禪，夏后殷周繼，其義一也」，孟子最後拿孔子的話來說，唐虞就是唐堯、虞舜，堯把天下禪讓給舜，舜把天下禪讓給禹。唐堯、虞舜是禪讓，夏后、殷、周這三代都是繼，就是兒子繼承父親的天子位子。「其義一也」，義是指的什麼呢？都是以賢能來講，唐堯、虞舜禪讓，當然是讓賢，把有德有能的人找來，天下禪讓給他。夏禹王、殷朝、周武王，他們三代都是傳給兒子也是傳賢。其義一也，都是讓給賢能的人，都是天意、民意。

孟子研讀講記(六)

【萬章上】

(七)

萬章問曰：人有言，伊尹以割烹要湯。有諸。孟子曰：否，不然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，而樂堯舜之道焉。非其義也，非其道也，祿之以天下弗顧也。繫馬千駟，弗視也。非其義也，非其道也，一介不以與人，一介不以取諸人。湯使人以幣聘之，囂囂然曰：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，我豈若處畎畝之中，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。湯三使往聘之，既而幡然改曰：與我處畎畝之中，由是以樂堯舜之道，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，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，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。天之生此民也，使先知覺後知，使先覺覺後覺也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，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，非予覺之而誰也。思天下之民，匹夫匹婦，有不被堯舜之澤者，若己推而內之溝中。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，故就湯而說之，以伐夏救民。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，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。

聖人之行不同也，或遠或近，或去或不去，歸潔其身而已矣。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，未聞以割烹也。伊訓曰：天誅造攻，自牧宮，朕載自亳。

請看《孟子》讀本第三十頁，從後面數起第五行。「萬章問曰：人有言，伊尹以割烹要湯。有諸。孟子曰：否，不然。」萬章就問孟夫子，他說「人有言」，就是有人這麼說，「伊尹以割烹要湯」，伊尹是成湯王一個大臣。割就是宰割，烹把動物殺了、煮熟了。要當求字講，伊尹拿這個作禮物，來求湯。「有諸」，問孟子有這樁事情嗎？孟子就答復萬章說，「否，不然」，不是這樣的。因為雖然有人說，伊尹把動物宰殺以後，煮熟了，背著那個鼎，像現在炒菜鍋，古時候叫鼎。伊尹背著那個鼎，鼎裏盛著肉，去要求湯，等於說是拿這個來要求湯給他一個職位，孟子說不是這樣的。

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」，伊尹原來是隱居的一個讀書人。根據古人考據，山東省有個巢縣，在巢縣北邊，伊尹當初就在這個地方——有莘這個小國家。野是種田的

農田，在那裏耕種的時候，「而樂堯舜之道焉」，作隱士耕種是自食其力，伊尹另有所求的是什麼呢？因為有堯舜之道，樂於堯舜之道，有機會能夠把這個道行得出去，那當然更好。沒有機會，堯舜之道行不通，行不出去也沒關係，自己有這個道，自己耕田也是很樂的事情。堯舜之道就是辦仁政，為天下人實行仁政。實行仁政重要的就是處處講禮讓，堯舜之道所以好在那裏呢？到後來，天下都能讓給別人了，堯把天下讓給舜，舜到後來也把天下讓給禹，所以不懂大道是辦不到的。因此伊尹樂堯舜之道，雖然沒有機會行得出去，他在有莘之野，在那裏耕作很快樂的。

如果要伊尹出來作事、出來辦政治的話，他不是沒有條件的，他是要有條件的。孟子就說「非其義也，非其道也」，如果有人請他出來從事政治，也就是說出來作官，請的時候，「非其義也」，不合正義，「非其道也」，不合堯舜之道，在這種情況之下，「祿之以天下弗顧也」，祿是俸祿，就是把天下作一個俸祿來給他。意思是說，請他來作天子，他要看看這個合乎不合乎正義，合乎不合乎堯舜之道。如果不合乎正義，沒有道的話，就是有人請他來作天子，用天下這麼廣大的土地、財富作為俸

祿給他，他怎麼樣呢？弗顧也，弗當不字講，看都不看一下。「繫馬千駟，弗視也」，四匹馬叫一駟，千駟就是四千匹馬，繫是繫屬的意思，以繫屬的四千匹馬給他的話，他看都不看一下。為什麼呢？「非其義也，非其道也」，只要不合乎義、不合乎道，就是天下給他，四千匹馬給他，他看都不看一下。「一介不以與人，一介不以取諸人」，這是伊尹他所守住的，在這個取、與之間，有他一個準則。一介不以與人，介是什麼呢？介是很微細的，非常微小的。介跟芥是通用的，一介就是一根小草，不值錢的東西，只要不合乎義、不合乎道的話，你叫他拿這麼微細的東西給人，他也不給人家。而這麼微小的東西，你叫他從人家那裏取過來，他也不接受。一介不以取諸人，就是取之於人，他也不要。孟子就把伊尹他的作人之道，他一切都要講究義、講究道。

依照上面所說，伊尹為人的一種作風，他肯拿這樣的割烹向成湯去行賄嗎？所以孟子就講了，「湯使人以幣聘之」，夏桀王是一個暴虐之君，把這天下治理得民不聊生，所以天下的那些民眾，在夏桀王治理之下，人人都非常痛苦。成湯在那個時

候就派人，以幣，以當用字講，幣是錢幣，我們現在貨幣是用紙張印出來的鈔票，古時候那個幣是用絲織品，織出來幣帛這一類的東西，成湯派人帶著幣帛來聘請誰呢？就是聘請伊尹。伊尹就「囂囂然曰」，我在有莘這個地方來自自己耕種，自己維持生活，我沒有對任何人有所求的，不求於人。我是無求於人，在這裏耕田是自食其力，沒有任何欲望，所以囂囂然感覺得很樂，感覺得很自由自在的意思。所以自得是自己心中有道，一個有道的人，第一個所樂的是無求於人，不要向任何人有所希求的。大凡一個人向人有所求的話，不外乎一個是想作官，一個是想從人家那裏得到一些財物，如此而已。一個有道之人，既不想作大官，也不想發大財，自己作一分工作，維持自己的生活，這就感覺滿足了。這種滿足就是心中有道，而無求於任何人。趙岐的注解：囂囂然是自得之志。自己得到心裏的一種大的志願，這種志願是沒有任何的欲望，所以囂囂然。「曰」，這個就是伊尹說的，「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」，他說：我為什麼要接受湯的聘幣呢？或者這麼說：我接受湯的聘幣有什麼用處呢？沒有用，我自己在這裏耕田、自食其力，我不須要這些東西，所以說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？我為什麼要接受他的聘幣呢？「我豈若處畎畝之中，由是以樂堯

舜之道哉」，我豈若，那裏像我在畎畝之中，一方面耕種田地，得了農作物的收成以後，我不要求任何人的。「由是」，由這個「以樂堯舜之道」，我從耕田裏面不求任何人，來以堯舜之道自得其樂。把前面一句連起來講，我接受湯這些聘幣，那裏像我在畎畝之中，以堯舜之道來自樂呢？所以他沒有接受湯拿這個禮物來聘他。這就說明了前面萬章問，有人說伊尹用割烹來要求湯，跟事實不相合。

孟子再繼續說，「湯三使往聘之」，成湯第一次派人去聘請伊尹，伊尹是不答應，沒有去；湯再派人去，他又不答應；第三次再派人去聘請伊尹。這個時候，「旣而幡然改曰」，旣而，就在成湯三次派人來聘的時候，伊尹就幡然改曰，幡當反字講，反就是跟以前的態度完全相反的。原來一次、二次伊尹都沒有答應，第三次是幡然，一下子把前面整個都改變了，與前面相反了。所以改曰，伊尹說什麼呢？「與我處畎畝之中，由是以樂堯舜之道」，與其我處在畎畝之中，由是以樂堯舜之道，「吾豈若」，那就不如，那我何不「使是君」，使這個君主「為堯舜之君哉」。現在呢，加個「與我」，把前面兩句話還套在裏面，與其我處在畎畝之中，由此以樂堯舜之道，

那還不如什麼呢？就是我何不想辦法使他成為堯舜之君，我又何樂不為呢？再說，「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」，我又為何不使得天下之民，都能成為堯舜治理天下的民眾。再說，「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」，我為何不使自己親自見到，天下之民成為堯舜之民，現在的人君成為堯舜之君？這樣說起來，與其我處在畎畝之中，以樂堯舜之道，那是我個人在那獨善其身。那不如我現在兼善天下，把湯成為堯舜之君，使現在天下之民都成為堯舜之民。而我也何必獨善其身在這裏耕作，從我本身親自就能見到堯舜之君、堯舜之民。這樣看起來，一比較起來，吾豈若，我何樂不為？

伊尹再說出他心裏的感想，以及說出他的理想，「天之生此民也，使先知覺後知，使先覺覺後覺也。」此民指一般的民眾，就是概括稱天下之人。由先知來覺後知，這個覺就是覺悟。天既然生了人民，也要生一個先知的人，他自己覺悟，就能來讓其他的人也覺悟，就是使先知的人來教後知的人，都要覺悟；使先覺的人，也教化後覺的人，都能覺悟。他為什麼先知先覺？他是與生俱來的，他生來就知道。

先知指的知道這個道。覺，而且對於這個道，他真正能夠覺悟。佛家講有善根，他不是這一生才有的。普通人不知道，在這之前的生命，又有生命。先知的人他不但在這一生，在這一生以前，他就脩道，他對於這個道就明瞭。他在這一生以前，不知已經脩了多少輩子了，所以他一生下來，就是先知，就是與生俱來的。天就叫這個先知的人，覺後知，覺是當悟字講，就教後知的人能夠悟這個道。先知的人，必然他在過去對於道早就悟了，所以使先覺來覺後覺，教化後覺的人也來覺悟。所以先知先覺在這裏講，不是這一生才開始學道，過去就學道，悟道了。伊尹就說到這裏為止，沒有講他過去學道學了多少生、多少世了，他沒有這麼說。他只是講天生一個人，或者生天下所有的人，一定還要使一個先知的人，這個人他在過去世都脩過道的，也悟了道的，叫這個先知的、先覺的人來教育後知後覺的人都能覺悟。覺悟什麼呢？覺悟這個堯舜之道。「予，天民之先覺者也」，予，伊尹稱呼自己，天民，天生的那些民眾，我就是那些民眾之中先覺的人。「予」，就是我，「將以斯道覺斯民也」，我就把所覺悟的、所知道的這個道，覺當動詞講，教育現在的天下之民，讓他們都能覺悟這個道。那「非予覺之而誰也」，如果不是由我來教育天下人，那

有誰能夠教現在的天下人覺悟這個道呢？也就是說捨我其誰。

「思天下之民，匹夫匹婦，有不被堯舜之澤者，若己推而內之溝中」，孟子就講，「思天下之民」，這個思指的伊尹，他一想到天下之民很多，「匹夫匹婦」，就算有任何單獨的一個普通人，是男子也好，女子也好。如果他們「有不被堯舜之澤者」，被就是接受，沒有接受到堯舜之恩澤。伊尹一想，天下之人如有任何一個匹夫匹婦，沒有蒙受到堯舜的恩澤，「若己推而內之溝中」，己指的伊尹，一想那就如同我把天下之民，把他們推到水溝裏面去。推而內之，這個內讀納，當入字講，推入溝中，伊尹把責任自己擔任起來。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」，他自己擔任天下這麼大的、這麼重的責任，如此，像他前面所講的那個樣子。「故就湯而說之，以伐夏救民」，所以伊尹經過湯三次派人來聘請他的時候，一想，對啊，我對於天下之民有這麼的大責重任，因此「就湯」，答應湯了，就到湯那邊去，「而說之」，說是說服，之就是成湯，說服了成湯，「以伐夏救民」，討伐夏桀王，救天下的人民。

這一段歷史上的事情，答復完了之後，孟子就講這個道理了，「吾未聞枉己而

正人者也」，我還沒有聽說過，一個枉己的人，自己作人不正，自己不能夠正直，而能正人的話，我還沒聽說過有這種人。「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」，何況污辱了自己，而能夠正天下，這更辦不到了。假如說伊尹拿著割烹向成湯王去行賄賂，這是污辱了自己，而污辱了自己，怎麼能正天下呢？使湯能夠作堯舜之君，使天下之民都成為堯舜之民。為什麼呢？「聖人之行不同也」，聖人的行為，各人有各人不同的。「或遠或近，或去或不去」，在遠處——不作朝廷的臣子，或者近——在朝廷裏、在君主身邊作臣子；或者去——或者是離開君主，或者不去——不離開君主。怎麼呢？不一定，聖人的行為，是看他的道能不能夠行得通，能夠行得通，就在君主身邊作臣子。行不通呢，那就不必在朝廷裏作官，遠遠離開這個朝廷，離開君主，他作隱士。去就是勸告君主，而君主不聽、不接受，他就離開。或者有不去的時候，不離開，各有各的道理。「歸潔其身而已矣」，殊途而同歸，遠、近，去、不去，這個聖人之行，行是行路，開始行的路，路途都是不同的，殊途，歸結起來，都是潔其身而已矣，就是不能污辱自己身分。「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」，孟子正式解釋給萬章聽了，你說人有言，講那一回事情，我所聞的不然，我所聽到的說法，伊尹是以堯舜之道來

要湯，不是以割烹來要湯，所以「未聞以割烹也」。

再舉「伊訓曰」，《尚書》〈伊訓〉講，「天誅造攻，自牧宮」，天要誅這個夏桀王，夏桀王自己造作了受人攻擊的罪報。牧宮就是夏桀王自己的宮室，這個招來天誅，它是由夏桀王自招的罪惡。「朕載自亳」，這是成湯王講的，載就是我開始跟伊尹商議從亳，亳是成湯王他的宮室。所以這樣看起來，在《書經》裏證明，是成湯王請伊尹去的。

孟子研讀講記(六)

【萬章上】

(八)

萬章問曰：或謂孔子，於衛主癰疽，於齊主侍人瘠環，有諸乎。孟子曰：否，不然也。好事者為之也。於衛主顏雝由。彌子之妻，與子路之妻，兄弟也，彌子謂子路曰：孔子主我，衛卿可得也。子路以告，孔子曰：有命。孔子進以禮，退以義，得之不得，曰有命。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，是無義無命也。孔子不悅於魯衛，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，微服而過宋。是時孔子當阬，主司城貞子，為陳侯周臣。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，觀遠臣以其所主。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，何以為孔子。

《孟子》讀本第三十一頁，從第四行開始，「萬章問曰：或謂孔子，於衛主癰疽，於齊主侍人瘠環，有諸乎。孟子曰：否，不然也。好事者為之也。」萬章問孟子，或謂，就是或人、有這麼一個人說「孔子於衛」，孔子那個時候在衛國，「主癰

疽」，主是什麼呢？在一個人家裏住宿，那個人家就是孔子的主人，孔子是客人。有人說孔子在衛國就住在癰疽家裏，以癰疽為主人。「於齊主侍人瘠環」，侍人就是在君主身邊得到很寵信的人，孔子在齊國就住在瘠環家裏，他是得到齊君很寵信的一個人，孔子就以他作主人。「有諸乎」，就是有之乎，有這樁事情嗎？

孟子一聽萬章這麼問，「孟子曰」，就答復他，「否，不然也」，否就是否定或人所問的、所講的事情，不然指不是這樁事，不是或人講的那個樣子。那是什麼呢？或人所講的，那是「好事者為之也」，怎麼樣好事呢？喜歡來毀謗聖人的那種人，叫好事者。由他來為之也，造出這個謠言。或人所講的那一套，孔子在衛國主癰疽，在齊國主侍人瘠環，那是好毀謗聖人的那種人造出謠言，根本就不是事實。什麼才是事實呢？孟子就說了，「於衛」，孔子是到衛國去，他住在那裏呢？「主顏雝由」，他住在顏雝由家裏，以顏雝由作主人。「彌子之妻，與子路之妻，兄弟也」，彌子是彌子瑕，彌子瑕的妻子，跟孔子弟子子路的妻，是兄弟，兄弟就是姊妹，那就是子路跟彌子瑕是連襟。因此「彌子謂子路曰」，彌子瑕因此就對子路說，「孔子主我，

衛卿可得也」，你的老師孔子主我，住到我家裏來。我可以替孔夫子在衛君那裏說一些好話，衛卿可得也，他可以做衛國的卿大夫。「子路以告」，子路就把彌子瑕說的話，來報告了孔夫子。「孔子曰」，孔夫子說，「有命」，我能不能夠作到衛國的卿大夫，要看我有沒有這個天命。有天命，不須要彌子瑕替我在衛君那裏說好話，我也不用住在他家裏跟他拉關係。如果沒有天命，就算住在他家裏，跟他攀上好的人緣，我也作不了衛卿。所以孔子聽到子路把彌子瑕的話報告之後，孔子說了這個道理。

孟子就講了，「孔子進以禮，退以義」，孔子無論到那個國家，他能夠進，就是能夠到那個國家的國君那裏，由那個國君聘請孔子作他的臣子。但是要合乎禮，假如不合禮的要求，孔子是不答應，所以進以禮。退以義，如果在這個國家，他不能夠實行他的道，那就不義，他就要退，就是保持他的正義。「得之不得」，至於說孔子能夠得到卿大夫，或者是得不到卿大夫，「曰有命」，歸之於命。「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」，如果照前面或人講的，孔子在衛國住在癰疽家裏，到了齊國住在瘠環家

裏，這兩個都是小人，如果孔子住在這兩個人家裏，「是無義無命也」，既不合乎義，也是沒有天命。孔子五十而知天命，他一切是進是退，都說是有命，都說是以禮以義。孔子在衛國、齊國都沒有住在這兩個人家裏，而只是住在顏讎由家裏。趙岐注解說，顏讎由是衛國的賢大夫，所以孔子以為主，孔子到衛國以他作為主人，就住在顏讎由家裏。至於彌子瑕所講的那個，孔子都沒有接受、沒答應。

孟子就說了，「孔子不悅於魯衛」，孔子是魯國人，他在魯國不是沒有官作，而且官作得很大。因為道行不通了，他才離開魯國。後來到了衛國，看看這個衛君，也不是一個能夠成為堯舜之道的人，也不能夠實行堯舜之道，所以在衛國也是住個時候，後來也住不下去了。所以不悅於魯衛，孔子在魯國住得不悅，不悅就是因為道行不通，不願意住在魯國了。到了衛國，看看那種情況，他也不願意住在衛國，後來就離開了衛國，中間經過宋國的時候，「遭宋桓司馬」，桓魋在宋國作司馬，作的官很大。孔夫子帶著學生到了宋國，在大樹之下演禮，桓魋這個人很壞，他要來殺孔夫子，「將要而殺之」，桓司馬就是桓魋，他準備在路上攔劫孔子，想把孔子殺

掉。《論語》裏面孔夫子曾經說，「桓魋其如予何」。孔子認為他有天命、有使命，他的天命是什麼呢？就是要弘揚這個堯舜、文武之道，遇到任何艱難困苦的環境，都不會害怕的。所以他說，桓魋其如予何，桓魋他能夠把我怎麼樣？他對我是無可如何的。孔夫子不會怕這個宋桓魋。後來還是經過他的弟子一再的勸，勸孔夫子還是避一避好，所以孔子後來微服而過宋，微服就是換了換衣服，就離開了宋國。孟子把那樁事情引證過來，之後就說「是時孔子當阯」，在那個時候，阯是困阯，當阯，就是正當孔子在遭遇困苦艱難的時候，後來離開宋到了陳國。宋國、陳國都在現在的河南省，陳國離宋國很近。孔子到陳國「主司城貞子」，司城是陳國一個官位，官位還不小、很高的。貞子是這個官的一個諡號，司城貞子這個人還算很正派，所以孔子到了陳國，就住在他家裏。而且「為陳侯周臣」，陳侯周就是陳國的國君——湣公，陳湣公，孔子就作了湣公的臣子。所謂作臣子是什麼呢？孔子到陳國，住在陳國，對於這個陳國國君來講，他雖是一個客卿地位，也算是陳國國君的一個臣子，所以說為陳侯周的臣。這些說完了，證明孔子到了齊國，沒有住在前面所講的，那個瘠環家裏，沒有。

孟子就說了，「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，觀遠臣以其所主」，這意思就是說，據我所知道的，「觀近臣」，你要觀察在朝廷的這個臣子，「以其所為主」，就是說從遠方來的客人住在他家裏，以他為主，他就是所為主。意思是說，如果他家裏所接待的客人是賢人，所住的是賢人，那麼這個近臣很好，是個賢臣。如果他所接待的客人不賢的話，這個近臣也就不賢了。「觀遠臣以其所主」，從其他國家來的臣子叫遠臣，不是這個國家的臣子，是從國外其他國家來的臣子。看這個遠臣是賢還是不賢，那就要看「以其所主」，這個遠臣到這個國家來，所住的主人——所主，這個主人賢或是不賢，就可以看出遠來的臣是賢或是不賢。這樣看起來，或人說孔子在衛國主癰疽，在齊國主瘠環，這兩個人都是不賢，都是小人。孔子是個聖人，孔子肯到這兩家去住嗎？觀遠臣以其所主，如果說孔子到這兩家住的話，這兩家作孔子的主人，那就看得出來，孔子就不是孔子了，就變成跟這兩家——一個是癰疽，一個是瘠環，跟這兩個人是差不多了，同一類的。所以孟子說「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，何以為孔子」，他還能成為孔子嗎？孔子就變成跟癰疽、侍人瘠環是一類的。把這個結論講給萬章聽，證明萬章問的，或人講的是什麼呢？孟子所講的「好事者為之

也」，是好毀謗聖人的人造出來的一派胡言，那種謠言不是事實。這就說明像孔子這樣的人，無論到那裏，都是不會與小人同流合污。就連所居住的地方，他也要選擇。聖人是如此，我們學聖人，怎麼學法？就要這樣學。

今日之下研究《孟子》，我們都是學道的人，都要學孔子、學孟子，我們的一言一行都要注意。別說到遠處，現在是跟過去不同，現在無論到那裏，有旅館可以住在旅館裏面，不必住在一個私人家裏面。但是這裏講原則，根據這個原則，我們無論在本地方，或者到國外、到遠方，那些不良的場所，那些人格不好的人，我們不要跟他們在一起，那些小人，我們不要跟他們接近。這是我們對於自己學道方面，必須要注意的。因為我們現在都在學，是在求道的時候，不是像佛家所講的大菩薩行菩薩道，那裏都可以去。我們學儒，現在是還沒有到君子儒的時候，我們還沒有那個能力來教化別人。在這個時候，我們就要防範受到那些小人的影響，所以自己要謹慎，不要跟那些人同流合污，這一章最主要的要義就在此。

孟子研讀講記(六)

【萬章上】

(九)

萬章問曰：或曰：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，五羊之皮食牛，以要秦繆公。信乎。孟子曰：否，不然，好事者為之也。百里奚，虞人也，晉人以垂棘之璧，與屈產之乘，假道於虞以伐虢。宮之奇諫，百里奚不諫，知虞公之不可諫，而去之秦，年已七十矣，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為汙也，可謂智乎。不可諫而不諫，可謂不智乎。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，不可謂不智也。時舉於秦，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，而相之，可謂不智乎。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，可傳於後世，不賢而能之乎。自鬻以成其君，鄉黨自好者不為，而謂賢者為之乎。

「萬章問曰：或曰」，萬章問孟子，或曰就是有人這麼說，「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，五羊之皮食牛，以要秦繆公。信乎。」或人，沒有提出姓名來，有這麼一個人說。虢、虞兩國，這事讀《春秋左傳》就知道，那個時候晉國要攻打虢國的時候，

想借虞國的這個道路，晉國就送了些禮物給這虞國的國君。當時虞國有個很賢能的大夫叫宮之奇，宮之奇勸告虞君不要接受，你不能把這個道路借給晉國，而虞君沒有接受宮之奇的勸告。後來晉國借了虞國的道路，把虢國滅掉了，回過頭來把虞國也滅掉了，這個事情在《史記》裏記載很清楚。這裏孟子引用出來，我們現在根據孟子所講的，或人說：虞國百里奚自己鬻，鬻當賣字講，「鬻於秦養牲者，五羊之皮食牛」，百里奚自己用五張羊的皮，賣給秦國養牲的人，在秦國替人家來放牛、來養牛。以這個關係來「要秦繆公」，希望能夠接近秦繆公，這個要，跟前面那個要，是一個意思，來要求秦繆公。「信乎」，這件事情可信嗎？

「孟子曰：否，不然」，孟子說不是的，不是這回事情。「好事者為之也」，這是專門好毀謗一個人品德的那種人說出的，這個事情不是事實。那麼什麼是事實呢？孟子說了，「百里奚，虞人也」，百里奚是虞國的人。「晉人」，那是晉國的君主，「以垂棘之璧」，垂棘那個地方，生產很美的玉石，這個玉作的璧，叫垂棘之璧，那個晉人拿過來送給虞國的虞君。「與屈產之乘」，屈這個地方專門生產很好的馬，

乘就是馬，因為一乘就是四匹馬。就是晉人除了送垂棘之璧，還有送屈地所生產的好馬，「假道於虞以伐虢」，來借用虞國的道路討伐虢國。虞與虢這兩個國是唇齒相依的，按照宮之奇所講的話，絕對不能把這道路借給晉君。你一旦借給他，等他把虢國滅了之後，回過頭來，虞國也不保了。所以「宮之奇諫」，宮之奇就勸告虞君，虞君後來沒有接受。「百里奚不諫」，百里奚沒有勸告虞君，為什麼呢？「知虞公之不可諫，而去之秦」，他知道虞公不會接受他的諫勸，所以後來他就離開虞君，到了秦國。這個時候，百里奚「年已七十矣」，他已經有七十歲了。「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為汙也」，他何嘗不知道，到秦國來養牛，藉著那個機會來接近秦繆公，這種作法是汙辱了自己。如果不知道的話，他就是不智了，「可謂智乎」，他知道這樣作是汙辱了自己，不肯作，所以他算是一個智者。

「不可諫而不諫，可謂不智乎」，知道虞公不會接受人家的勸告，所以他不敢諫虞公，這樣看起來，你能算他是不智嗎？實際上他是一個智者。「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，不可謂不智也」，就在虞君答應晉國要求借這個道路的時候，百里奚知道

虞公就要亡了，也就先離開，這樣看起來，不能算他不智。「時舉於秦」，到了秦國的時候，受到秦繆公的重用，把他提拔起來，舉於秦，當秦繆公舉他作秦國宰相的時候，他就「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，而相之」，他知道這個秦繆公有所作為的，可以與，與就是幫助他，能夠實行有作為君主的事情，而相之，相當幫助字講，幫助秦繆公把秦國的政治辦得非常好。這樣說起來，「可謂不智乎」，能夠說百里奚是不智——沒有智慧的人嗎？「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」，像百里奚這樣，幫助秦繆公，顯其君於天下，把秦繆公這個國君能夠彰顯出來，不但是顯於秦國，還顯於天下，天下人都知道秦繆公是一個賢君。不但天下人都知道，「可傳於後世」，像秦繆公所辦的政治及治國之道，可以傳於後世。秦國所以到後來能夠發展，秦繆公那個時候就已培養道德，待人也很有厚道，辦的事情都是顧慮國民種種的民生，這是非常好的。秦繆公以後，好幾代的君主都不錯。我們研究歷史的話，要從因果方面來研究。秦始皇所以能夠把六國都滅掉，統一天下，固然他有他的能力。說起來還是由他的祖先，從秦繆公開始，一代一代培養道德，這個因緣是不可以不明瞭。可惜秦始皇不懂這個因果，不懂這個道理，滅了六國，統一天下，作了始皇帝之後，他就成了一

個暴君。從歷史上來講，本來他可以享受這個天下很久，因為他行暴政，結果不到二世，從他本身到他兒子就亡了國。當時還沒到秦始皇那個時候，孟子說秦繆公由於百里奚幫助他，使秦繆公顯於天下，他的治國之道可以傳於後世。百里奚有這種功勞，「不賢而能之乎」，你說百里奚如果不是一個賢人，他能夠辦得到嗎？

「自鬻以成其君，鄉黨自好者不為」，作文章要注意怎麼樣開頭，開頭是起，起了之後就是承，然後一轉，最後要合起來。這個時候孟子就把文章合在前面了，前面萬章問，或曰，有人講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，以五羊之皮食牛，以要秦繆公。這一種行為，後面就不必完全講，只講這一句，「自鬻以成其君」，如果照或人所講的，自己把自己賣到秦國，用那種方法來成就秦繆公，使秦繆公顯於天下，而且可傳於後世。像這一種作法，如果換了別人，換什麼人呢？「鄉黨」，是一般鄉村裏面，「自好者」，能夠潔身自好的人，他都不肯幹，「不為」，他都不作這種事情。不作什麼？就是自鬻以成其君，自己汗辱了自己，幫助君主可以有一番的作為，成就其君。這種作法別說百里奚他不願意作，他也不肯作。就是鄉下那個能夠潔身自好

的人，也不肯這麼作的。「而謂賢者為之乎」，你能夠說一個賢者——百里奚會幹這種事情嗎？

這篇經文孟子說到這裏，像百里奚他是個有智慧的人，為什麼呢？他知道虞君不接受諫勸，所以就不諫勸了，免得白費力氣，這是智者。他知道虞君一答應把這個道路借給晉君的話，虞國很快就會滅亡了，他也看得出來，而不是智者看不出來，百里奚看得出來就是智者。他知道幫助秦繆公可以成就大事業，不是智者看不出來的，所以百里奚是個賢者。如果個人或者賢人，沒有機會實行這個道，他就居在家裏，也可保守住正正當當的作個君子，假如出來作事情要有求於人，也不是拿邪門外道，汙辱了自己人格、不擇手段的來求人家，所以這一篇，主要是講這個道理。

萬章下

(一)

孟子曰：伯夷目不視惡色，耳不聽惡聲。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。治則進，亂則退。橫政之所出，橫民之所止，不忍居也。思與鄉人處，如以朝衣朝冠，坐於塗炭也。當紂之時，居北海之濱，以待天下之清也。故聞伯夷之風者，頑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伊尹曰：何事非君，何使非民。治亦進，亂亦進。曰：天之生斯民也，使先知覺後知，使先覺覺後覺。予，天民之先覺者也，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。思天下之民，匹夫匹婦，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，如己推而內之溝中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。柳下惠，不羞汙君，不辭小官。進不隱賢，必以其道。遺佚而不怨，阨窮而不憫。與鄉人處，由由然不忍去也。爾為爾，我為我，雖袒裼裸裎於我側，爾焉能浼我哉。故聞柳下惠之風者，鄙夫寬，薄

夫敦。孔子之去齊，接淅而行。去魯，曰：遲遲吾行也，去父母國之道也。可以速而速，可以久而久，可以處而處，可以仕而仕，孔子也。孟子曰：伯夷，聖之清者也；伊尹，聖之任者也；柳下惠，聖之和者也；孔子，聖之時者也。孔子之謂集大成。集大成也者，金聲而玉振之也。金聲也者，始條理也；玉振之也者，終條理也。始條理者，智之事也；終條理者，聖之事也。智，譬則巧也；聖，譬則力也。由射於百步之外也，其至，爾力也；其中，非爾力也。

《孟子》讀本第三十一頁，從〈萬章〉下開始。「孟子曰：伯夷目不視惡色，耳不聽惡聲。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。治則進，亂則退。橫政之所出，橫民之所止，不忍居也。思與鄉人處，如以朝衣朝冠，坐於塗炭也。」伯夷是在東北方小國家孤竹君的長子。孟子說他「目不視惡色」，他的眼不看那些惡劣的顏色。所謂惡劣的顏色，是那些顏色不正的，他就不願意看。「耳不聽惡聲」，惡聲就是不好的聲

音也不聽。在這裏講聲與色，拿現在好懂的話來說，你看電視裏面不合禮的那些表演，這些都是惡色，這叫伯夷來看，他都不願意看的。耳不聽惡聲，惡聲就拿音樂來講，孔子曾經講「放鄭聲」，鄭國的音樂，那是一種靡靡之音，那種音樂不好叫作惡聲，伯夷他不願意聽那種聲音。講到惡色的惡，不是很醜陋的色，趙岐注解說這個惡色，就拿一個人來講，他的行為不正，但是他長得很美，有美色而品性不好，這叫作惡色。趙岐注解舉出古時候人作一個例子，在春秋時候，《列女傳》裏面有引她的傳記，她長得非常美，但這個人品德不好。她的兒子是陳國的大夫，她就跟陳國的國君有一種不正常的關係，陳國靈公，就因為是她的關係，後來楚國派人來討伐陳國，殺了陳靈公。那時候楚莊王來伐陳，伐陳以後就得了這個夏姬，後來夏姬到了楚國，又把楚國的君臣擾得亂七八糟。所以《列女傳》裏面講，夏姬這個人曾經作過好幾個國君的夫人，作過王后，又作過公侯的夫人，就是很亂之人。像這樣的人，就叫作惡色。孟子講伯夷目不視惡色，耳不聽惡聲，表示伯夷這個人他一切都是那麼端正。

孟子說伯夷，「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」，非其君，如果這個國君，不是個仁君，把政治辦得很亂，在伯夷看起來，這不是個國君，他就不會到這個國君這裏來替他辦事，所以非其君不事。「非其民不使」，如果他看國內這些一般民眾，也不像民眾，很亂，不講道德的，這個你叫伯夷去使，使，照這個字來講，叫使用，引申的意思來看，你叫他治理這些民眾，他不會去作的。意思是說，你叫他事奉什麼樣的國君呢？一定是個仁君，他才去事奉，不是仁君，他不去幫他作事情。就國民來講，是好的國民，他才去治理的。如果這些國民都那樣不講道理，很亂，伯夷他也不會去治理這些國民。

他怎麼呢？「治則進，亂則退」，這個國家，治就是一切都上軌道，很太平。亂呢，就不是治，治與亂是相反的，亂是一切亂七八糟。在古時候講治，就是一切合乎禮樂的禮，一切合乎規矩，這叫治。亂就是一切不講規矩，作國君的人，他不按照制度來辦政治，而隨他自己所好，自己愛怎麼作就怎麼作。我們現在各國都是講法治，以法律來治國，古時候以禮來治國，凡是以禮治國的話，那叫治，這國家

治得好，叫治。這樣的話，伯夷他就可以進，進就是可以在這個國家從事政治。例如現在每一個國家，都有國家的根本大法，那就是憲法，憲法以外就是普通的法律。如果這個國家，憲法也不講了，一般的法律也不講了，作國君的人，古時候不講禮，就等於現在國家不講法律。因此孟子說伯夷這個人，治則進，亂則退，退就是他就不在這個國家、不在朝廷裏去作事情。那為什麼呢？首先治，他能夠進，治所以進，這個國家君主是個仁君，他跟這個仁君志同道合，他進，他到這個國家朝廷裏作官的話，可以把他所理想的這個道，可以去實行，因此就進。亂則退，這個國家不講禮，比如說現在各國政府不守法律，是伯夷的話，他就退，他不在這種國家裏面作任何事情。

「橫政之所出，橫民之所止」，橫政，就是橫暴，橫與直相反的。直，這個國家君主他所實行的政治是仁政。在這裏講橫，橫就是不直。「橫政之所出」，出就當生字講，如果這是一個橫暴所出的國家，辦政治的人，實行的不是仁政，而是暴政，這叫橫政之所出。「橫民之所止」，橫民也就是不講道理的那些國民，所止就是所居

住的地方。比如說，現在講村里、社區，這些橫民居住在這一個社區裏面。加上這個政治是暴虐的，暴虐從那出來？就從這個國家的君主、大臣，從他們那裏出來的。全國的民眾也是不講規矩，不能夠安分守己，這就是橫民之所止。而伯夷「不忍居也」。不忍就是不願意，他不願意居住在這個國家、這個地區。

就講伯夷他是什麼樣的人呢？「思與鄉人處」，他想一想，跟那個鄉野之人，在古時候鄉下人受教育的很少，跟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相處在一起，「如以朝衣朝冠，坐於塗炭也」，就如同穿上這個朝衣，古時候臣子上朝，要穿朝廷裏面見國君的那個衣服，叫朝衣。等於現在上班族，男子穿上西裝，女子穿上正式禮服，那叫朝衣朝冠。我們現在穿禮服不必戴禮帽，古時候那一定要戴著禮帽，上朝的話不但是要穿朝衣，還要戴這個朝冠。伯夷他一想，與鄉下不懂禮節的那些人相處，就如同穿上朝衣，戴著上朝用的帽子，這一身衣著，你叫他跟鄉人相處的話，他就不願意了。他好像跟那些人坐在一起、相處在一起，就如同穿上朝衣朝冠坐在塗炭上，塗炭就是燒的那個炭，古人燒的木料，木料燒了之後還沒有完全燒乾淨，剩下那個

炭。他為了潔身自好，不願意與鄉人相處在一起。「當紂之時，居北海之濱」，他在殷紂王的時候，住在北海的海邊。「以待天下之清也」，他等待天下都能夠清，清就是天下太平。伯夷就是這樣的一個人。

「故聞伯夷之風者，頑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」，把伯夷那樣的作人，與人來往的相處之道，講明白以後，孟子就下結論了，「聞伯夷之風者」，凡是聽到、知道了伯夷這種風範、風格，「頑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」，根據趙岐的注解，頑鈍之夫這叫貪夫，貪污、貪贓枉法的這種人，就是頑夫。就算這樣貪頑的人，一聽到伯夷這種風格，他也會廉潔起來。懦弱呢？懦弱的人，他一聞到伯夷之風的話，他也能夠立志了。

還有一「伊尹曰：何事非君，何使非民。治亦進，亂亦進。」這個伊尹跟伯夷作人的風格就不同了。伊尹曾經說過，「何事非君，何使非民」，何事非君，這是一種倒裝句的造句法，何事，事就是事奉，事奉誰呢？事奉國君。何事非君，就是不論什麼樣的君主，都可以去事奉他。也就是有那一種君主不可以事奉呢？就是無論什麼君主，在伊尹看起來，都可以去替他辦事情。還有什麼呢？何使非民，使就是使

用，實際上引申的意思，就是去為那些地方治理，既是治理的話，他跟伯夷就完全相反的。伯夷是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；伊尹在這裏講，那一種君主不可以去事奉他呢？那一種國民不能去治理呢？這意思就是說，無論任何君主，他都可以去替他辦事情；無論怎麼樣的民眾，他也可以去治理。他這麼說，所以「治亦進，亂亦進」，這個國家平安無事的時候，一切都上了軌道，這叫治。亦進，在這個安定的國家，他就可以進，就是去作官。亂呢，這個國家亂了，他也進，也可以到這個國家去作官的。

要問伊尹為什麼這麼作？有沒有他自己的理論根據呢？「曰」，就是伊尹說的，「天之生斯民也，使先知覺後知，使先覺覺後覺」，伊尹說：天既然生了這麼多的民眾，他就一定，使就是派了，派了先知先覺的人。所謂先知，他的智慧超過了一般人，對於國家大事，對於未來種種的這些情況，他先知道。就是天既然生了那麼多的民眾，又派出先知的人，來幫助那些民眾，也能夠知道，使先知覺後知。並且使先覺覺後覺，就派出先覺的人，勸告那些人民，教他們，覺是覺悟了，讓他們能

夠覺悟。「予天民之先覺者也，予將以此道，覺此民也」，予是伊尹說的。「思天下之民，匹夫匹婦，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」，思，就是伊尹自己在那想，他說我一想，到天下之民，凡是匹夫匹婦，就是任何一個單獨的男子、女子，這叫匹夫匹婦。如果有任何一個匹夫匹婦，他不與被堯舜之澤者，他沒有這個機會，這個機會是什麼呢？能夠受到堯舜那個時候所辦的政治，有很多的恩澤給天下人民。伊尹這一想，凡是天下之民，假使有匹夫匹婦、有任何一個人，得不到堯舜之澤的受用。這時候，他感覺到「如己推而內之溝中」，就如同由他自己把天下之民推到水溝裏面去。推而內之，就是推進到溝中。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」，這是講伊尹，他自己要擔任天下這種重大的責任。

「柳下惠，不羞汙君，不辭小官」，再講到柳下惠，不羞汙君，汙君就是貪污的君主，一切所作的事情都不好，實行暴虐的政治，與仁政相反的，這種君主就叫汙君。柳下惠不羞汙君，就算汙君這樣不好，柳下惠在這種汙君朝廷裏面去作官的話，羞是羞恥，他自己不以為恥。他所事奉的雖然是汙君，不羞，但是他沒有感覺

羞恥。還有呢，「不辭小官」，像職位很低的這種小官，你叫他去作，他也願意去作，叫不辭。「進不隱賢」，他能夠到朝廷裏面去作官的時候，叫進。賢是表示他自己有很多賢才，辦政治要有才能，柳下惠他就是進能夠到朝廷裏面去作官，不隱賢，不把自己賢能的才華隱起來。那就是說，他要進到朝廷裏面作事情的話，不隱其賢，他能夠把自己辦事的能力和品德，他一絲一毫也不保留，不會隱藏，都能夠把它顯現出來，這就是進不隱賢。「必以其道」，他現在雖然是講脩道，可是一定是以道來從事政治。「遺佚而不怨」，遺佚就是沒有機會給他在朝廷裏面作官，好像被朝廷遺棄掉了，這在別人就會怨恨了，但是柳下惠他沒有怨恨。「阨窮而不憫」，阨是一種困厄，阨窮就是困窮。雖然遇到困窮的時候，而不憫，自己沒有什麼憂憫，就是不感覺得有什麼憂愁。「與鄉人處」，他跟鄉下人相處，這就代表不是在朝廷裏面。鄉下人，一般講很樸實，但是在禮儀這方面不那樣講究。所以他與那些鄉人相處的時候，「由由然不忍去也」，由由然，很自在的，不忍就是不願意，不忍去，就是不願意離開鄉人，他仍然很高興跟鄉人相處，就是不忍去。

柳下惠說「爾為爾，我為我」，為什麼不去呢？他的理論說，爾為爾，我為我。鄉下人你是你，你作你的鄉下人，我就是我，我怎麼樣的待人接物，我有我作人的風格，因此，爾為爾，我為我，兩者沒有互相影響。說比喻了，「雖袒裼裸裎於我側」，雖然有人袒裼，袒裼是把衣服袖子捲得很高，袒露出來自己手臂。還有裸裎，裸裎就是身體也不穿衣服，一般人講赤身裸體沒有穿衣服，像這樣的人，於我側，在我的旁邊。「爾焉能浼我哉」，爾指的那個袒裼裸裎的人，焉能，何能；浼當污字講，污染；你不能够污染我。「故聞柳下惠之風者，鄙夫寬，薄夫敦」，所以一般人能夠聞到柳下惠的這種作風，學得柳下惠作人的風格，鄙夫寬，薄夫敦。鄙夫是心胸很狹的，薄夫是待人接物非常刻薄的這種人。就算是鄙夫心胸很狹窄，他一聽到柳下惠這個風的時候，他的心也能放寬了；薄夫敦，敦就是敦厚，就算作人非常刻薄的人，也能敦厚起來了。

上面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，三個人的作風都不同。孟子再舉出「孔子之去齊」，孔子曾經與齊國的國君談話之後，不能夠志同道合，然後他要離開齊國，那些情形

是怎樣呢？「接淅而行」，孔子一決定要離開齊國時，接淅是米已經洗了，泡在水裏面，然後就用東西把水過濾掉，米把它撈起來。而行，那個洗過的米，準備煮飯，還來不及煮，趕快就帶著洗好的米，離開了齊國，這是孔子去齊。「去魯」呢，離開魯國的時候，「曰：遲遲吾行也」，孔子就說了，別那麼快，再等一個時候，叫遲遲。為什麼不要那麼快就離開魯國呢？「去父母國之道也」，孔子是魯國人，離開魯國就是離開父母之國，所以不像離開齊國那麼快，他要遲遲的、慢慢的再等個時候，這是離開父母之國的道理。因此，拿孔子來講，「可以速而速，可以久而久」，像去齊的時候，很快的就離開。可以久而久之，不要那麼快，待了幾天也可以。「可以處而處」，在一個國家，可以居住久一點，他就住下來。「可以仕而仕」，可以在這個國家作官，他就作官，這是「孔子也」。孔子跟前面講的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，不完全相同，也都有一部分相同，這就是孔子。

孟子就說了，「伯夷，聖之清者也；伊尹，聖之任者也；柳下惠，聖之和者也。」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這三位都算得上是聖人，但是彼此有不同的聖人風格。伯夷是

聖之清者也，得一個清字。伊尹，聖之任者也，他以天下的事情作為自己的責任。柳下惠，聖之和者也。孔子怎麼樣呢？「孔子，聖之時者也」，孔子聖人不同於前面所講的這三位聖者，他是聖之時者也。所謂時者也，這個時字不是普通人，也不是前面講的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他們三個人能夠作得到的。比如說，伯夷只能清而不能夠任，也不能和。伊尹呢？只能夠任，其餘的也不行。柳下惠和而不清。孔子這個三者要看什麼時候，什麼時候適合那一種，他就是從事那一種的，去實現他的道，所以說孔子，是聖之時者也。這樣看起來，「孔子之謂集大成」，他是集聖人的大成。

什麼叫作集大成？孟子再繼續解釋了，「集大成也者，金聲而玉振之也」，所謂集大成，就像演奏樂器那樣，金聲，金就是鐘這一類的，在演奏音樂的時候，比如說，祭祀或是有盛大典禮的時候，要演奏音樂。演奏音樂，金聲就用鐘這一類的發出聲音來。而玉振之也，玉指玉石、玉器，振就是把它揚起來。由金發出聲音，再由玉器來振揚、振發出來。金聲的作用是什麼呢？「金聲也者，始條理也」，它是

開始把音樂來作一個條理，使得演奏的樂器這個音樂，能夠有條理不亂。「玉振之也者，終條理也」，這個金發出聲音來條理，它只是條理而已。它使得有了條理之後，接著玉振之也，這個由玉作的樂器來振，振就是振作、發揚的意思。由金聲開始，後來再由玉把這個聲音繼續發揚，所以終條理也，這個條理由玉來一直揚到終了，音樂演奏到最後，這是玉才能作的。那麼條理是什麼意思？就是說金聲只是有始而已，玉才是有終。講到金聲條理，「始條理者，智之事也」，開始是由智慧這一方面。「終條理者，聖之事也」，終調理是聖人所作的事情。智是事情的開端，把事情開個端。聖人之事是終條理。所以金聲條理就是把要作的事情，有一個順序、條理，把它展開來以後，接著下面就要玉振之，把這個條理自始至終，它在中間沒有止住的時候，一直是貫徹到終了。「智，譬則巧也」，智是譬喻這個巧，叫智巧，有一種技巧。「聖，譬則力也」，拿這個終條理的聖人之事，來譬喻就是力量。那麼巧與力又有什麼不同？孟子再拿射箭來比喻，「由射於百步之外也」，這個始條理的人，那個智者，他能夠把箭射到一百步之外，能夠至，射箭那是有個標靶，標靶在一百步之外，你這個有智巧的人，也就是比喻始條理的人，可以把這個箭射到百步

之外那個標靶上面，「其至」，至就是到那個目標的地方。「爾力也」，爾力也就指的那個智者、智巧的人，那是你射箭的能力，可以射到一百步以外。「其中，非爾力也」，你能夠射到那麼遠，但是沒有射中標靶。其中，你要射中那個目標，這不是你智巧的人能夠有這種力量。換句話說，智巧的人，只能把這個箭射到一百步以外，不能把這個箭射中目標。能射中目標是誰呢？是聖人。聖人有這個力量，可以射到一百步以外的標靶，再把標靶那個標的物能夠射中，這是聖人才有這種力量。這比喻前面講的，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這三位聖者，能夠把箭射到一百步以外，但是射不中這個目標。孔子不但能夠射到一百步以外，而且能夠把一百步以外標的射中。因此前面講孔子，聖之時者也，他能夠把這三者——各有各的聖人之德集其大成。孔子行聖人之道，要看不同時機而定，所以他是集大成的人。

這樣說起來，前面講的這三位聖人，一般人都還可以跟他們比一比。可以比伯夷的清，可以比伊尹的任，可以比柳下惠的和，但是不能跟孔子相比。孔子這種大力量，比如說佛經裏面講，成了佛像釋迦牟尼佛，他有十種大力量——十力。實際上，

聖人的力量，也不是任何人能夠比得上的。前面三位聖人，都不能夠跟孔夫子這種大力量相比。這後面古人就注解到了，孔子這個聖人猶如是天，而天空有多麼高，你沒有辦法登上梯子，然後上天去這辦不到。其餘的人就像是座山，一般人可以爬得上去的。

孟子在這一章經書裏面，是教我們認識孔聖人，與一般人所講的那個聖是不相同的，孔子這聖人叫至聖。因為聖人也有地位不相等的，就跟佛家講的聖人，比如說，就別教來講，登上初地的時候才叫聖人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，一直到十地，到等覺菩薩，這都是聖人。但是初地不能跟二地相比，二地的聖人不能跟三地聖人相比，以至於到了十地菩薩不能跟等覺相比，都是成聖人了，但是地位有高有低不相同。所以在這一章經書裏面，孟子特別舉出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各得聖人之一體，但還沒有完成聖人圓滿的道德。孔子是至聖，他已到了圓滿的境界。這樣看起來，我們要學孔子，學到了一個程度，不要認為我這已經很好了。就拿孔夫子的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這種道德來說吧，我們普通人學孔子，學到了一個程度的時候，他也有

溫和這種氣氛，但是這個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，要到了最圓滿的那種境界，只有孔夫子。我們雖然學道的人在世間，待人接物要溫和，要拿良知良能、以這個理性來待人，對人要恭敬、要禮讓，可是我們自己要知道，距離孔夫子的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，那還遠得很。孔夫子的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，如同整個太虛空，我們學到有一點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的時候，就像那個丘陵的小山坡，還相差好遠。明瞭自己與聖人距離還這麼遠，我們雖然學道，學到一個時候，我們不要自己滿足了，要一直學下去，必須學到止於至善的時候，到了孔夫子那個地位。沒到那個地位，我們要知道：學無止境，不能自己感覺滿足。這一章經我們要這樣的來研究。並且學習孔子所講的：學而不厭、誨人不倦。我們能夠學儒，懂得一點儒家的學術，有機會也能跟人家講一講。講的時候，也不要感覺到自己滿足，若是覺得自己講得跟孔夫子一樣，那就糟糕了，把自己看得太高了，這樣不行的。我們學道的人、學儒的人，時時刻刻要檢討自己、反省自己，這樣我們才能夠肯繼續奮發的來求學。

孟子研讀講記(六)

【萬章下】

(二)

北宮錡問曰：周室班爵祿也，如之何。孟子曰：其詳不可得聞也。諸侯惡其害己也，而皆去其籍。然而軻也，嘗聞其略也。天子一位，公一位，侯一位，伯一位，子男同一位，凡五等也。君一位，卿一位，大夫一位，上士一位，中士一位，下士一位，凡六等。天子之制，地方千里。公侯皆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，凡四等。不能五十里，不達於天子，附於諸侯曰附庸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，大夫受地視伯，元士受地視子男。大國地方百里，君十卿祿，卿祿四大夫，大夫倍上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，祿足以代其耕也。次國地方七十里，君十卿祿，卿祿三大夫，大夫倍上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，祿足以代其耕也。小國地方五十里，君十卿祿，卿祿二大夫，大夫倍上士，上士倍中士，

中士倍下士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，祿足以代其耕也。耕者之所獲，一夫百畝，百畝之糞，上農夫食九人，上次食八人，中食七人，中次食六人，下食五人。庶人在官者，其祿以是為差。

這一章還是三十二頁，在第六行下面。「北宮錡問曰」，這個錡有兩種讀音，在現在的一般人讀奇，在經典裏面讀疑，各位讀奇讀疑都可以。北宮錡問孟子，「周室班爵祿也，如之何」，他問孟子周室，而周家以前就不問了，因為時代遠了。孟子雖然是戰國時候，還是屬於周家的，周室就是周朝。班爵祿，趙岐的注解，班是什麼呢？班當列字講，排列。排列什麼呢？排列爵祿。爵是爵位、是官位，祿是俸祿，有什麼官位應該得到什麼樣的俸祿，這個在周家的時候，應該列出來有一定的制度。北宮錡是衛國人，如之何？就是問孟子，周家的這個爵祿，它的制度是如何。北宮錡自己不知道，他問孟子如之何。

「孟子曰」，孟子告訴北宮錡說，「其詳不可得聞也」，你問的這個事情，要詳細的話，我不完全了解。「諸侯惡其害己也」，為什麼詳細的這個制度、這個辦法我

不知道呢？不可得聞也，就是我沒有完全學得到。因為，諸侯各國的君主，惡其害己也，惡就是厭惡、憎惡，憎惡班爵祿的這種制度，恐怕妨害了自己，「而皆去其籍」，籍就是記載什麼樣的爵位，應該得了什麼樣的俸祿，在周家一定是寫在書上面，這個書就是籍，寫在典籍上面。而這個典籍，各國的諸侯就覺得這個要存在，對他們都不利，對他們有害的，所以而皆去其籍，很多各國的諸侯，都把這個典籍，把它去掉、廢除掉了。「然而軻也」，軻是孟子的名字。然而，雖然各國諸侯把這個典籍去掉了，不存在了，然而我孟軻，「嘗聞其略也」，我曾經還學過的，知道這個大略的情況。孟子就講了，這個大略的情況是這樣的。「天子一位，公一位，侯一位，伯一位，子男同一位，凡五等也」，公是上公，天子朝廷裏面地位最高的那個公，他是一位。侯是天子之下的各國的諸侯，是一位。伯也是各國諸侯，他的爵位比侯又次一等，是一位。子男，古時候那個爵位一共五等，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。上面天子一位，下來公、侯、伯各一位，加上天子就是四位了。還有一位什麼呢？子男，子是子，男是男，這兩者合起來同一位，這就是五等爵位，凡五等也，上面講天子。「君一位」，這是講各國的諸侯這個國君就是君，君是一位，君的朝廷裏面

卿大夫，「卿一位，大夫一位，上士一位，中士一位，下士一位，凡六等」，合起來一共有六等爵位。

「天子之制」，天子這個制度，「地方千里」，天子自己所治理的、它的範圍，他所住的是京城，京城外面有他的畿地——京畿，他一共有千方里，我們現在講公里，那個時候不講公里，一千里的見方，那麼大的範圍，是天子的地方。「公侯皆方百里」，這個國君指公爵的國君、侯爵的國君，他的地方有一百里。「伯七十里」，比公侯次一等。「子男五十里」，合起來「凡四等」。四等以外，「不能五十里」，不能是不足，這個小國它這個土地面積不夠五十里，前面講子男五十里，還有比這五十里更小的，它的土地沒有五十里。這樣的人，「不達於天子」，自己不能直接到天子朝廷裏面去朝見天子，叫不達，「附於諸侯曰附庸」，他不能直接朝見天子，他就必須依靠大國，把他的姓名開出來，由大國的諸侯，帶這個不足五十里的、在子男以下的小國家，由大國帶到天子那裏去，使他能夠通達天子。附於諸侯曰附庸，這個國家小，還不足五十里的國家，他當然不能夠直接見天子，只能夠由大國列上他

的姓名，通報給天子。這種小國家不能夠獨立成為一個國家，它只是一個附庸，附庸附誰呢？附於大國，在大國的旁邊，它是一個大國的附庸國。上面講土地。「天子之卿受地視侯」，天子朝廷裏的卿大夫，他受這個土地，視侯，視當比字講，比照諸侯。「大夫受地視伯」，大夫受這個地，受什麼？這個地就是采地，他有多少呢？比照這個伯，大夫受地視伯，視同國家伯的這個爵位的國君。「元士受地視子男」，元士就是一個讀書人，他受地、也有采地，他受的采地比照子男。

再說，「大國地方百里」，由天子封的國就是大國，大國這個地方有多少呢？一百里。《易經》裏面講震卦，震驚百里，震卦一驚、一鳴的話，一百里可以聽到。這裏講大國地方百里，就是一敲鐘，百里之內的全國人都知道了。「君十卿祿」，比如說，這個大國地方百里的君主，十卿祿，享有十個卿大夫的俸祿。「卿祿四大夫」，卿大夫的俸祿比照四大夫。「大夫倍上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」，就是一個大夫有上士的一倍。上士就是中士的一倍，中士是下士的一倍。下士就更少了，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」，庶人就是普通人，普通的讀書人，他在官府裏面，下士就

跟普通在官府裏面的人，所受的俸祿——同祿，是相同的。「祿足以代其耕也」，下士還有庶人在官的，這兩種人的俸祿相同的，他們得的俸祿，足以代其耕也，他們現有得的這個俸祿，足足的可以代替前面他們講的代耕，就如同耕一樣的。「次國」，前面講的是大國，這講次國，比大國次一等，「地方七十里」，這個次國地方七十里的國家，他也有君主，「君」是什麼呢？享有「十卿祿」。而「卿祿三大夫」，朝廷裏的卿，他的俸祿等於三位大夫加起來，就是相當於三位卿大夫的俸祿。「大夫倍上士」，大夫有上士的一倍。「上士倍中士」，上士比中士又多一倍。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」，下士的人，還有庶人在官的，這兩者是同祿，俸祿的多少是相同的。「祿足以代其耕也」。換句話說，士人和庶民在官的人，他們所得的俸祿，就等於和他自己所耕種的收入相等，這就不錯了。

「耕者之所獲」，那些普通耕田的農人，他們所獲得的是什麼呢？獲得農田的面積。「一夫百畝」，一個有耕作能力的耕者，他們一夫有一百畝這麼大的面積。「百畝之糞」，糞是糞田。就是一百畝的耕田，需要利用這個糞田來耕作，這是一夫所

得的百畝，以及他的糞田。農人也分上中下，「上農夫食九人」，「上次」，比上的要次一等的，「食八人」，上農夫他要以他所收的這個糧食，食就是交給上面所講的國君、上中下士等等，上農夫要拿出可以奉養九個人的俸祿。上次呢，比上農夫次一等的農夫，可以食八人，可以拿他所收穫的糧食供給八個人。中呢？「中農夫」了，可以「食七人」。「中次」比中農夫又次一等，「食六人」。「下」呢，可以「食五人」。換句話說，從上農人到下農人，每個人都要以他們耕種的農田所收穫的糧食，奉養前面那些有爵位、應得俸祿的人，各人所負的不相等，有八人、七人、六人、五人。「庶人在官者，其祿以是為差」，普通人在官家、在朝廷作事情的，他也沒有正式的官位，更沒有爵位，他要維持生活，應該要有俸祿，所以庶人在官者，其祿以是為差，他的祿就跟前面那一段一樣，是什麼呢？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，一直到祿足以代其耕也，都要依靠這些農人，按照上中下這個不等的，所出的糧食也不相等，拿出來奉養前面所講的那些爵位的人，所以說其祿以是為差。

這一章經書就是講聖人制禮作樂，在從天子到各國諸侯的朝廷，都要清清楚楚

的寫在典籍上面，那個爵位、俸祿，在什麼地位就應該接受多少的俸祿。一切都要有制度，孟子在這裏面雖然講的是概略的情形，實際上說的很清楚。任何一個朝代，政府裏面設官分職，什麼官應該受到什麼樣的俸祿，都要明確的寫在書籍裏面。這個制度維持得很好，天子諸侯，這個政治辦得有條理，國家就是國泰民安，就不亂，有這個意義在當中。在今天來講，那一個國家，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，這些都要規定得清清楚楚的，不能亂的。

(三)

萬章問曰：敢問友。孟子曰：不挾長，不挾貴，不挾兄弟而友，友也者，友其德也，不可以有挾也。孟獻子，百乘之家也，有友五人焉，樂正裘，牧仲，其三人則予忘之矣。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，無獻子之家者也，此五人者，亦有獻子之家，則不與之友矣。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，雖小國之君亦有之。費惠公曰：吾於子思，則師之矣。吾於顏般，則友之矣。王順、長息，則事我者也。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，雖大國之君亦有之。晉平公於亥唐也，入云則入，坐云則坐，食云則食，雖蔬食菜羹，未嘗不飽，蓋不敢不飽也，然終於此而已矣。弗與共天位也，弗與治天職也，弗與食天祿也。士之尊賢者也，非王公之尊賢也。舜尚見帝，帝館甥于貳室，亦饗舜，迭為賓主，是天子而友匹夫也。用下敬上，謂之貴貴；用上敬下，謂之尊賢。貴貴尊賢，其

義一也。

《孟子》讀本第三十二頁，第十四行開始。「萬章問曰：敢問友。孟子曰：不挾長，不挾貴，不挾兄弟而友，友也者，友其德也，不可以有挾也。」萬章問孟夫子，「敢問友」，就是問孟子交朋友的道理。孟子就答復他，「不挾長，不挾貴」，長是什麼呢？長是年齡長，年紀大的；貴是在政治上有了權力了。不挾長就是不要有覺得自己比朋友年紀長了，應該比年輕的人要優越一點。這個古人有講，忘年之交就是交朋友不講究年齡多少，這是不挾長。不挾貴，不要以為自己在政治上有了權力了，在古時候，或者是作卿大夫，或者是作國君，都叫作貴。不要以為自己在位，那麼就有一點點驕傲的意識。不挾貴就是不以自己尊貴的身分來對待朋友，就是尊重朋友的品德。如果一挾貴的話，就不能夠尊敬朋友的品德，所以不挾貴。「不挾兄弟而友」，不挾兄弟是什麼呢？自己雖然不是貴，可是自己的兄或是弟是一個貴人，或是自己的兄在位、在政治上地位很高，或者弟弟在政治上的地位很高，他自己雖然不在政治上面有高的位子，他兄弟是貴，或者兄弟是富有——有財產，就是說

不藉著兄弟的富貴來對待朋友。普通人也許免不了有這個心理。我同某人交朋友，一談起話來，自己雖然不富也不貴，可是談到自己的哥哥、弟弟或是富或是貴，就常常在朋友面前誇耀自己。在孟子看起來，這就是挾兄弟而友，依仗著兄弟是富貴，自己也就驕傲了。而對待朋友驕傲，也可以看出來，自己是一個沒有品德的人。既不能夠挾著年長來交友，也不挾著這個貴來交朋友，更不可以挾自己的兄弟富貴而交朋友。所謂這個挾是挾持的意思，這個恃字是仗著，這都不好。不挾長、不挾貴就是不仗著自己年長，不仗著自己貴。為什麼呢？「友也者」，孟子就解釋了，「友其德也」，交朋友重視朋友的道德。既是重視朋友的德，就「不可以有挾也」，不可以自己感覺有所依恃，或者仗著自己年長、仗著貴、仗著兄弟的富貴，這都不可以的。

這個道理講完了以後，孟子就舉出例子出來。他說，「孟獻子，百乘之家也」，孟獻子是魯國三家的卿大夫，有一百乘之家，可以說是很貴，他「有友五人焉」，孟獻子有五位朋友。那五位朋友呢？「樂正裘，牧仲」，這兩位，還有三位呢？「其

三人則予忘之矣」，孟子說，其餘還有三個人，我忘了，那些名字我想不起來。「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」，孟獻子與這五個人交朋友，「無獻子之家者也」，獻子雖然是一個百乘之家，但是他沒有把自己百乘之家放在心裏面，好像自己不是一個百乘之家的人。這就是不挾貴，不依仗自己的家裏這麼貴來交朋友，所以無獻子之家者也，他是這樣放下了自己的貴族之家，來交這五個人作朋友。再講到這五個人，「此五人者，亦有獻子之家，則不與之友矣」，這兩句話古人有兩種解釋，在這裏我就選一種講，各位要有興趣研究的話，就把《十三經注疏》，還有宋朝朱子的注解，清朝還有幾家的注解，各位都可以自己研究。這裏就選一種講，這五個人，因為前面獻子交這五個人為朋友的時候，在獻子心裏面，自己是無百乘之家這樣尊貴。這五個人怎麼樣呢？五個人同樣的也沒有把孟獻子的百乘之家這個貴放在心裏面，也就是說，這五個人的眼裏，沒有看到獻子這個百乘之家。證明這五個人所答應跟獻子交朋友的話，不是因為他家裏有百乘這麼多的貴重——有財產、有權力，不是因為這一個才跟他交朋友。如果亦有獻子之家，假如這五個人在心裏想：我來跟獻子交朋友，我是看中獻子有這樣的百乘之家，跟他交了朋友之後，我也沾上一些利益了，

也可能從他那裏得到一些好處了。這樣一想的話，在他心裏就沒有道了，只是看中他的權力，所以這裏說，「亦有獻子之家」，假如這五個人也有獻子之家的話，證明這五個人沒有道，「則不與之友矣」，那孟獻子也不會跟這五個人交朋友了。這就說明孟獻子就是放下自己的貴族，看中了五個人有好的品德，交友是交其德，不可以有挾也。這是舉出孟獻子交朋友，而五個朋友也跟孟獻子一樣，眼裏沒有貴族，沒有這個富貴，看到對方都是有品德的人，這樣才交朋友。萬章不是敢問友嗎？孟子就告訴他，前面那個理論講完了，再舉出孟獻子的例子。

孟子認為這還不夠，再進一步的說，「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」，非惟，就是非但不但是百乘之家是如此，為然，就是就像孟獻子那樣的交朋友。「雖小國之君亦有之」，雖然是個小的國家的國君，亦有之，也有這樣的交友之道。那麼也舉出例子來，什麼樣的呢？「費惠公曰」，費，在春秋時候，有兩個地方叫作費，一個是在滑國一個費地，滑是現在在河南這個地方，到戰國的時候就不存在了。剩下另外一個費就是在山東。現在一般經書裏面，這個費讀必，但是雪廬老人是山東人，他說

在當地還是讀費字。可見得古時候和現在也還是這樣，因為我們中國的地方非常廣大，東西南北各地方的言語都是不相同的。我們只要知道這個情形，然後人家讀費或是讀必都可以。費這個地方是一個邑，邑就等於後來的縣、市政府。費它只是一個地方政府，那是魯君賜給季氏家裏的。那麼公是怎麼稱法呢？在周朝稱公是國君的稱呼，可是到春秋時候，那些大國像楚國這些都是稱公的。後來即使不是一個國家，只是一個地區或是一個地方的政府，他也稱公了。這個費惠公就是這個意思，它雖然是個地區，孟子把它看起來，這個小國之君就是費那個地方的一個長官，他說，「吾於子思，則師之矣」，我對於子思師之，師是當動詞用，我是拜他作老師。「吾於顏般」，我對於顏般這一位朋友，「則友之矣」，我就跟他交朋友。「王順、長息」，這兩位「則事我者也」，他們就是替我辦事的人，我可以吩咐他作事情。費惠公把子思當作老師，奉他為老師；對於顏般，跟他交朋友；而王順、長息，所以不能跟他們交朋友，不能拿他們當朋有看待，更不能跟子思相比，因為他們是事我者也。這就說明這個小國之君，他懂得交友之道。

再進一步說，「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」，不但是費惠公如此，為然，就是像前面講的費惠公是那樣交朋友，他要看對方，像子思的賢能都在惠公之上，惠公要跟他學，就拜他為師。他看到顏般，沒有講他是什麼身分，但是惠公既是小國的國君，當然惠公比較貴，顏般是個普通人。但是他看到顏般品德很好，可以跟他交朋友。王順、長息，這個人當然也有品德，也有辦事能力，但是比不上費惠公，所以不足以跟他交朋友，只請他替惠公來辦事情。既然惠公肯請他來辦事的話，當然這兩位也是個正人君子，所以事我者也。不但費惠公是如此，「雖大國之君亦有之」，亦有什麼呢？也有交友之道。大國比如說晉國，在春秋那個時候晉國是大國。「晉平公於亥唐也」，亥唐是晉國一個賢人，他沒有作官。晉平公對於亥唐這個賢人，願意跟他交朋友。跟他交朋友怎麼呢？平公怎麼樣對待亥唐呢？下面就說了，平公去拜訪亥唐，「入云則入」，平公到了亥唐的門口，亥唐就說請他進來，這個時候平公才敢進去。進到亥唐家裏，「坐云則坐」，到了亥唐家裏，必須等到亥唐說請坐，然後他才坐下來。坐下來當然就談話，談到要吃飯的時候，「食云則食」，食云就是等到亥唐留晉平公吃飯的時候，晉平公就留下來吃飯，食云則食。這個食有的讀飼也可

以，食云則食，就是拿飲食來奉養人家，叫食。「雖蔬食菜羹，未嘗不飽」，晉平公是這樣大國的一個君主，他在自己君主的宮廷裏面，要吃的飯當然非常好。可是到了亥唐家裏，亥唐雖然拿這個蔬食菜羹，這是普通人吃的，很平常的、非常普通的蔬菜、菜羹這一類的粗茶淡飯。雖然不是很美的飲食，而未嘗不飽，未嘗就是不只一次，這就說明晉平公常常到亥唐家裏來。所以亥唐拿這個蔬食菜羹來招待他，他都吃得很飽，吃得津津有味。為什麼呢？「蓋不敢不飽也」，這是孟子所講的，他雖然是一個大國之君，到了這一個賢人的家裏來，不敢不飽，一定要吃得很飽。

「然終於此而已矣」，這個話一轉，孟子說，晉平公交亥唐為朋友，只到此而已，此就是指的什麼呢？指的是他這樣尊敬亥唐，入云則入，坐云則坐，食云則食，招待他吃這個很普通的飲食，未嘗不飽，如此而已。為什麼這麼說呢？在孟子的看法，因為前面萬章問交友之道，孟子先把孟獻子那樣交朋友，再舉出小國之君，再舉出大國之君交朋友。既然是大國之君，那就不跟普通人一樣。普通的像孟獻子，他是百乘之家，這個家只是一個家而已。費惠公雖然是小國之君，那地方那麼小，

講到政治的地位，用人、能夠支出多少俸祿，都是很有有限的。大國不是如此，大國像晉平公這樣的，下面就說了，「晉平公然終於此而已矣」，為什麼終於此而已矣呢？孟子認為晉平公對待亥唐，這是不夠的，不足以盡到朋友之道。為什麼？就是「弗與共天位也，弗與治天職也，弗與食天祿也」，食讀飼也可以念食，弗與食天祿也，弗當不字講，晉平公雖然那樣尊敬亥唐，但是晉平公有政治的地位，是一個大國的國君。他用的臣子——大臣、小臣，朝廷裏面這個位子很多，位子是天位。什麼天位呢？是天所賦予的位子，不是人能夠給的，人給的位子還有一些感情作用，天給的這個位子，是因為這個人是賢人、有能力的人，是一個賢能的人，天就給他這個位子，讓他在這一個位子上能夠替天行道，所以叫天位。既有這個天位，晉平公在朝廷裏面有這個位子，應該就給賢能的人，你既然這樣尊敬亥唐，你就應該把這個天位給亥唐，但是你弗與，你沒有跟亥唐共天位，既是你跟他交朋友，你就應該把這個天位跟亥唐共，共就是分享，分享這個天位，就是讓他來幫助你辦事情。弗與治天職也，職是指辦事情，這個職是給誰來辦呢？也是天，天的意思要授給誰就授給誰，不是國君來授給他。國君要授給某個人，讓他辦這個事情，也許他有私人的

這種感情在內。能要按照天意來給他，那就是公正的，完全選這個賢能的人，所以是天職，也是按照天意交給賢能的人來辦事。但是晉平公弗與治天職也，也沒有把這個天職按照天的意思交給亥唐。你晉平公是個大國的國君，你這個朝廷裏用的人也多，朝廷的官位也多，那個俸祿當然也多，這個俸祿也是天祿。為什麼叫天祿呢？叫這個人辦事情，他應該有多少的俸祿，這也是天的意思，正好他辦什麼樣的職事，在什麼位子，辦什麼樣的事情，應該得多少的俸祿，這也必須按照天的意思給他的俸祿，這叫天祿。這個天祿，晉平公也沒有給亥唐。一個天位、天職、天祿都弗與，所以後面講「士之尊賢者也，非王公之尊賢也」，這樣看起來，晉平公雖然是大國的國君，他對於亥唐也能夠這樣尊敬，但是天位、天職、天祿都不給他，都不給這個亥唐，那他只能夠談得上是一個士人尊賢者也。士是個普通的讀書人，這樣晉平公只能說是一個士的身分來尊賢，不算是王公尊賢。在春秋時代，國君也可以稱王，在春秋以前的話，王是一個天子才能稱王。到春秋這個時候，大國都稱王了。所以這個不是王公尊賢，王公尊賢那就要與天位、與天職、與天祿。這個意思就是說你這個王公，這是大國，不跟那小國一樣的，小國那是費惠公，還有這個大夫之家，

他沒有這些天位、天職、天祿，你這個大國不同，大國你有的是天位、天職、天祿，你既然有這些位、職與祿，你既然尊敬這個賢人，你尊敬賢人目的是什麼？不錯，賢人有道德，你尊敬他有道德，你就應該聘用他，就請他來替你辦事情，就應該把這個位子、這個職務、這個俸祿給他，那你才是真正尊重賢人。替你辦事情就是替全國民眾辦事，你要求得這個好人。而你只是尊敬他，不請他來替你辦事情的話，那在孟子看起來，只是普通一個士人尊賢而已，不夠。

孟子就講，「舜尚見帝，帝館甥于貳室，亦饗舜，迭為賓主，是天子而友匹夫也」，最後就拿堯舜這個歷史的事情來作例子。孟子就說了，「舜尚見帝」，這個尚就是當上字，同一個意思。舜當初去上朝見帝，那個時候就是堯帝，去拜見堯帝的時候，帝就是堯帝，「帝館甥于貳室」，這個時候堯帝已經把他的女兒嫁給舜了，所以堯帝稱舜為甥，就是他女婿，女婿在古時候稱為甥。堯帝就館甥，館是別館，就是在另外的一個館舍裏面，在那裏讓他住下來。館甥于貳室，館當動詞用，就是安置他，把他這個女婿——舜安置在一個貳室，貳室就是堯帝的第二個宮廷。「亦饗舜」，

上面是講舜尚見帝，舜是來拜見堯帝。亦饗舜，有時候堯帝也到貳室來看舜，而且，來看舜的時候，舜拿這個飲食來招待堯，堯也享受舜所設的飲食，在他那裏享受，叫作亦饗舜。這樣「迭為賓主」，更相為賓主，迭就是互相，互相作賓作主。舜見堯帝的時候，堯帝是主，舜是賓；堯帝到貳室來見舜的時候，那麼舜是主，堯帝就是賓，迭為賓主。這樣說起來，孟子就說了，「是天子而友匹夫也」，這是天子來交匹夫為友的道理。為什麼匹夫呢？匹夫指的就是舜，在歷山耕田的時候，既不是貴也沒有富，不是富貴之人，只是個匹夫而已。所以最後講，這是天子堯交舜，交這位匹夫的交友之道。為什麼交匹夫是交友之道呢？他到最後把這個天下禪讓給舜帝，因為堯帝知道舜是賢能的人，開始把他女兒嫁給他，然後又這樣互為賓主，又在他的朝廷裏面，讓他先辦事，訓練訓練他的經驗，最後把天下讓給他，這在孟子所看，這是天子交友——交匹夫之道。因為堯帝既然知道舜是這樣賢能，就應當把天下交給他，讓他治理。這就答復萬章的交友之道。

「用下敬上，謂之貴貴；用上敬下，謂之尊賢。」「用下敬上」就是以下敬上，

以在下位的尊敬在上的，就拿這個舜來講，舜是在下位的，來尊敬堯，堯是天子，這是「貴貴」，上面貴字是尊貴，當尊重講，尊敬下面的貴，下面的貴就是天子。「用上敬下」就是以上敬下，以在上位的人尊敬在下位的人，「謂之尊賢」，尊就當上面那個貴字講，貴貴也就是尊敬貴者，這個尊賢也就是尊重、尊貴那個賢人，就像堯那樣尊重舜帝，就是尊賢。「貴貴尊賢，其義一也」，以下敬上是貴貴，以上敬下是尊賢，無論是貴貴是尊賢，意義是一個道理。什麼道理呢？知道對方是賢能的人，跟他交朋友，就要把天位、天職、天祿來跟他共享，交朋友是這個道理。所以這一章經，藉著萬章問交友之道，講到最後，舉出堯舜，可以說就是千古以後，都必須要遵守這個道。

孟子研讀講記(六)

【萬章下】

(四)

萬章曰：敢問交際，何心也。孟子曰：恭也。曰：卻之卻之為不恭，何哉。曰：尊者賜之，曰：其所取之者，義乎不義乎。而後受之，以是為不恭，故弗卻也。曰：請無以辭卻之，以心卻之，曰：其取諸民之不義也。而以他辭無受，不可乎。曰：其交也以道，其接也以禮，斯孔子受之矣。萬章曰：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，其交也以道，其餽也以禮，斯可受禦與。曰：不可。康誥曰：殺越人于貨，閔不畏死，凡民罔不讞。是不待教而誅者也。殷受夏，周受殷，所不辭也，於今為烈，如之何其受之。曰：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，猶禦也。苟善其禮際矣，斯君子受之，敢問何說也。曰：子以為有王者作，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，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。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，充類至義之盡也。孔子之仕於魯也，魯人獵較，孔子亦獵較，獵較猶可，

而況受其賜乎。曰：然則孔子之仕也，非事道與。曰：事道也。事道奚獵較也。曰：孔子先簿正祭器，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。曰：奚不去也。曰：為之兆也，兆足以行矣，而不行，而後去，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。孔子有見行可之仕，有際可之仕，有公養之仕。於季桓子，見行可之仕也。於衛靈公，際可之仕也。於衛孝公，公養之仕也。

《孟子》讀本第三十三頁，第三行開始。這一章還是萬章問的。「萬章曰：敢問交際，何心也。孟子曰：恭也。曰：卻之卻之為不恭，何哉。」萬章問孟子，「敢問交際，何心也」，就是請問孟子交朋友，際是什麼呢？際是接，交接朋友，交接之道。何心，用什麼樣的心理跟朋友來往，交接就是交際，就是我們現在一般講交際，交接就是待人接物的接，你跟人家、跟朋友來交際的時候，免不了要帶些禮物，帶這些禮物的時候，要存著什麼樣的心呢？是不是帶著很豐盛的禮物，誇耀自己我待朋友這麼好，可不可以這樣呢？孟子說「恭也」，你問存什麼心，要存恭敬心，不管所帶的禮物是多是少，表示自己的恭敬心，這是交際之道。「曰：卻之卻之為

不恭，何哉」，萬章又問了，這個曰是萬章說的，卻之卻之，卻之就是朋友帶來這個禮物，卻之就是退回去、不接受，再加一個卻之，比如這個朋友，你朋友帶禮物來了，你辭著不要；朋友再給你，你還是不要。一再的辭就是卻之卻之，這樣為不恭，何哉？一般按照禮上面講，朋友，尤其是地位、年齡比自己尊，比自己年長，他帶東西來，你要是卻之卻之，你不要、辭著不要，這就不恭。在當時一般人都有這個認識，都了解這個道理，認為卻之是為不恭。一直到現在，我們跟一般人說話，朋友給一個東西，你通常說卻之不恭，受之有愧，這兩句成語，這兩句成語自古就有的。但是萬章就問了，這是什麼道理？何哉，為什麼卻之不恭？

「曰：尊者賜之，曰：其所取之者，義乎不義乎。而後受之，以是為不恭，故弗卻也」，孟子就說了，「尊者賜之」，這在《禮記》裏面就講，長者所賜不敢不受，長者賜給你的東西，你不能不受，所以這裏說尊者賜之。「曰：其所取之者，義乎不義乎」，這個尊者拿東西給你，你要是問你所取的——尊者給你的，你接受下來，你取下來，義乎不義乎？義當應當講，應該不應該接受？如果是應該接受，「而後

受之，以是為不恭」，這就是不恭敬了。為什麼呢？長者賜給你任何東西，你都不能問。為什麼呢？長者賜給你的，沒有不義的，都是應該的，他既是賜給你，你不能問是合禮不合禮、合不合乎義，你不能够這樣問，你問就是懷疑長者有不義的事情。所以如果說，長者來賜給你東西，你要問，你問說取得義還是不義呢，然後義才收，這就不恭敬了，「故弗卻也」，長者所賜的東西，不能够不要。

「曰：請無以辭卻之，以心卻之，曰：其取諸民之不義也。而以他辭無受，不可乎。」萬章又說了，說出來問出來是不好，是不恭敬。那就是請「無辭以卻之」，不用言語來問，「以心卻之」，在心裏想不能接受，卻是不接受的意思。心裏在想，「曰：其取諸民之不義也」，雖然口裏不說，心裏在曰，這個曰是心裏曰，心裏想，這個人，他取諸民，取之於民，例如一個國君，他向民眾來徵收稅，這個稅徵得很重，這是不義，不應當在老百姓那裏徵收那麼重的稅。在心裏一想，這個人拿這個禮物來，口裏不說，心裏想這一個人，他從老百姓那裏稅收那麼重，他得來這個東西，我口裏不說不要收，我心裏這麼想，「而以他辭無受」，而找出別的言辭來，找

出別的言辭來不要接受，「不可乎」，這不可以嗎？就這樣問孟子。下面孟子就說，「曰：其交也以道，其接也以禮」，尊者雖是拿這個禮物來給你，你不必問是義不義，凡是你交朋友，交友以道，接也以禮。交朋友如果是不能志同道合，不能交朋友，交朋友必得是有道，志同道合才交友。交友之後，其接也，接，這個接就是拿東西互相送禮物，互相送禮物一定有禮的，合乎這個禮。這樣合乎這兩個義意的話，交之以道，接之以禮，「斯孔子受之矣」，就是孔子聖人也接受。

萬章就說了，「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，其交也以道，其餽也以禮，斯可受禦與」，萬章也很厲害，他提出一個問題來，好讓孟子難以答復。他說，現在有個人，禦人於國門之外者，在國門之外，他那個禦人，禦人是用武器，用武器來搶人家東西，禦字當搶字講，搶奪人家，在什麼地方？在國門之外。這種人，在國門之外用武器來把人家東西搶過來，然後對待你這朋友，交也以道，也以道理來交你這個朋友，餽贈物品也合乎這個禮。這樣看起來，你對於這種禦人搶來的東西，斯可受禦與，你可以受這個強盜的人送的禮物嗎？

下面你看孟子怎麼答復。「曰，不可」，孟子就答復他，這樣這個禦人搶來的這些東西，不能接受，所以不可。為什麼不可呢？《書經》上有講，《書經》〈康誥〉篇裏面有說，「殺越人于貨，閔不畏死」，一個人殺了人，越當於字講，殺於人，殺於人就是把那個人殺了。于貨，于貨就是把那個貨——被殺的那個人的財物，把它搶過來，殺越人于貨就是殺那個人再把那個人的貨物搶過來。閔不畏死，這個殺人越貨的人，他不怕死。國家法律，在古時候這樣又殺人又搶人家東西，法律是應該治他死罪，但是閔不畏死，這種人是閔然，閔然就是冒冒然，閔字也當強字講，勉強，知其不可，知其必死，而還冒死來作這種殺人搶劫的事情，所以閔不畏死。這種人「凡民罔不讞」，凡是普通人，罔不讞，罔當無字講，無不怨恨他，無不仇恨他。這個讞，讞字在《書經》裏面，《書經》〈康誥〉篇這個讞上面是一個敦厚、敦倫盡分的敦字，敦字下面加一個心字，在《書經》是那個字。孟子舉出來是這個字，這兩個字是通用的，讀讞，讞是對他怨恨。這種殺人搶劫的人，任何人，凡民就是任何人，任何一個普通人無不怨恨他。「是不待教而誅者也」，普通的犯罪的人，先要教化他，他該殺的就殺，教了之後還不聽教化的話，還是那樣，那就要殺了。像這

一種殺人搶劫的人，不待教，不必教他，他犯這種罪的話，就要誅他，就要判他死罪。「殷受夏，周受殷，所不辭也」，凡是殷朝受了夏朝的天下，接受夏朝的天下，實際上殷朝成湯把夏桀王伐掉了，周家也是，周武王伐紂，這裏講受，受什麼？所不辭也，那就是說，對於殺人搶劫的人，自古以來就不待教而誅，不必用言辭來解釋，所不辭也。古人有別的講法，有別的注解，這裏我就選一種講。這個三代以來，對於這樣的人，都不用先教化他，看見這種現行犯，人人都是可得而誅之。「於今為烈」，到現在，孟子講，到戰國這個時候，這一條——殺人搶劫的人不待教而誅，烈是當明顯講，到現在大家都知道，非常明顯。「如之何其受之」，這種人，他雖然對待你以禮，對於你、交你這個朋友也以道來交，那一看這種人，你就不能接受。

孟子答復以後，萬章又說了，「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，猶禦也」，現在各國的君主，就是諸侯，取之於民也，在他的國內，從他國民那裏取來的這個財富，猶禦也，就好像那個在路上、在國門外，把人殺了以後，把他財富搶過來，現在國君也是這樣。「苟善其禮際矣」，這些諸侯他如果說是善其禮，他是一切都合乎這個禮，

際也是帶些禮品來送給你，「斯君子受之」，斯君子，暗指的孟子，那你君子也受了？「敢問何說也」，敢問，問孟子，這有什麼說明的呢？因為在那個時候，孟子也是有國君送他東西，孟子有時候也受的。

下面孟子就說了，「子以為有王者作，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，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」，孟子就告訴萬章，子就是稱呼萬章，你以為就是你認為，「有王者作」，作就是將來有王者起來，將來有王者再到這個世間來的時候。「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」，那就比照現在的諸侯，那樣把他誅下來了嗎？「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」，是不是先要教化，教化之後，他還要不改，而後再誅之呢？你說現在諸侯就好像那個殺人搶劫一樣，那應該要誅之的話，那現在的諸侯，沒人能夠誅他，那就是將來，你認為將來如果有王者作，有聖人再來的時候，是不是把現在這些諸侯，你認為都要誅的，那是不是將來聖人在位的時候，天子他就把現在這些諸侯通通把他殺掉？或者先要把他教化教化，教了不改，然後再把這些人誅掉？先提出這兩個問題問萬章，然後再解釋。「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」，這個在當時一般人都有這個說

法，說法是什麼呢？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，非其有，不是自己所有的，而把人家的取之，這叫作盜。把人家的財物，不應當是自己所有的，而取來，這叫盜。這一句話是說，你拿這些話把現在的國君，跟在國門之外那個禦人，合在一起來問，你知道現在的諸侯，跟你所講的那個禦人是不同的。怎麼不同呢？「充類至義之盡也」，所謂充類至，充類是什麼呢？當時候，在戰國那個時候，這個諸侯、各國的君主，不按照古時候那個稅收的方法向民間徵稅了。古時候各國的諸侯，比如說，實行那個井田制，公田裏面或者是徵用，有的是稅收的，有的是借用農人共同的力量來耕作農田，計算起來，都是十分之一的稅收，這個十分之一的稅收是成為法定的一個制度了，成為一個法制了。到了戰國的時候，這個法制、這個制度就破壞了。一般的國君，除了古時候那個方法，徵收農民十分之一的稅，那是就公田來講，井田制，井田制四周是八家的，中間一塊就是公田。除了公田還要照古時候徵收十分之一以外，還有私人的田。那麼私人的田，他也徵收，徵收田的賦稅。這個就是在這個制度以外又增加了，增加的這個，就是你前面講「今之諸侯取之於民」，取之於民就是除了法定的——合乎古時制度的那個稅收以外，又增加很多的稅收，多取於民的。

多取於民就是叫作什麼呢，「充類至義之盡也」，充類，充是充滿，類是當法字講，當前面講的這個，就像制度，這個類就是講那個法制——就是制度，充其類，就把那個制度，把古時的制度，充到極處了，叫充類至，至是到了極處。古時候是十分之一，你現在十分之一之外，又增加很多很多，就是把那個法制、那個制度，加上又增加又增加，叫充類，經文裏面講充類至，至是到了極端、極處。義之盡也，義當宜字講，按照古時的制度，是應該徵收多少就徵收多少。你現在加重了這麼多的稅收，盡了，盡也是至的意思，你這個到了盡處，就是不合禮了，不合乎那個制度了，所以這個義字當宜字講，意思是不宜的、不應當再增加那麼多稅收。舉出這個意思，充類至義之盡也，讓萬章知道，你把現在的國君，取之於民，猶如那個禦人，外面殺人搶劫來的，把他相提並論，孟子講，各國的諸侯，雖然向他的國民增加那麼多的稅收，從民間取得這麼多的財富來，他究竟跟那個禦人不同。禦人殺人固然是不對，把人家殺了以後，又把人家那個財物搶過來，也是不對，都不對。為什麼呢？那個財物不應該由他得的。那個國君現在來講，國君向他的國民收這個稅，那一個國君不向民眾收稅呢？不收稅國庫裏沒有經費，那國君怎麼治國？怎麼辦事情？國

君向民眾收稅是應該的，不過不同的是充類至義之盡，至字與盡字就是說他增加那麼多的稅收，這是不對的。但這種不對，與你所講的，把國君跟殺人搶劫的那個看作一回事，這是不對的。國君頂多是多增加稅收而已，你不能說他是一個又殺人又搶人家東西，所以充類至義之盡也。把這個說起來，說到孔子了。「孔子之仕於魯也，魯人獵較，孔子亦獵較，獵較猶可，而況受其賜乎。」「孔子仕於魯」，孔子在魯國作過官，作過司寇，又代理宰相，仕於魯。當他在魯國作官的時候，「魯人獵較」，這個較有讀角，有讀較，都可以。「孔子亦獵較」，所謂獵較是什麼？在外面打獵。打獵獵到野獸的時候，大家互相來比較，你打到多少，他又獵到多少獵物。看見魯國人去獵較，孔以也去獵較。「獵較猶可」，孔子是聖人，跟著魯人去打獵還可以，「而況受其賜乎」，受魯君賜給他的東西，那當然更可以了。

接著萬章又問，「曰：然則孔子之仕也，非事道與。」「孔子之仕」，孔子在魯國作官的時候，照孔子來講，孔子是聖人，他來作官是要行其道。照孟夫子你老人家所講的，魯人獵較，孔子亦獵較，魯君賜給他東西，他也接受，這樣看起來，孔

子在魯國作官的時候，不是行道，「非事道者與」，非事道是說不是事奉有道之君。「曰：事道也」，孟子答復就說了，孔子是事道，孔子在魯國作官的話，他是想到要事奉行道之君。「事道奚獵較也」，萬章又問，既然是孔子在事道，奚獵較也，奚當何字講，何以又跟著魯人來打獵呢？難道這個打獵是有道嗎？下面孟子就說，「曰：孔子先簿正祭器，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」，孔子，不錯，是先簿正祭器，比如說魯君祭祀、祭宗廟，那一種祭器應該盛載那一種祭品，孔子先簿正，先把這些事情記載下來，寫得很正確的。簿正就是寫下來。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，就是說不用四方，四方就是魯國以外的，魯國以外的那些祭品，要從外面找來，一時候也找不到。一時找不到的時候，先只好在國內記載下來，簿正就是寫在書上面，先把應該供那些祭品，先記載下來，逐漸逐漸的，然後導正過來，不能一下子叫魯君具備很完備的祭品，先要簿正把祭品寫清楚。寫清楚，不必從四方來供應祭品，作祭品用。因此這樣的話，記載祭品應該祭那些東西，而又不能從遠方——從魯國以外取得那些祭品，但是在祭祀的時候，又不能缺少，那怎麼辦呢？國君只有打獵了，國君去打獵的時候，孔子也跟著打獵，這是不得已的辦法，所以是魯人獵較，孔子亦獵

較。所以孟子說孔子先簿正祭器，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，這就答復萬章去打獵算不算事道。孟子這一解釋，跟著國君去打獵，這是不得已的，是權宜之計。

「曰：奚不去也」，萬章又問，既然如此，孔子為什麼不離開魯國？為什麼還要在那裏作官呢？「曰，為之兆也，兆足以行矣，而不行，而後去，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。」孟子又說，為之兆，兆當開始講，為的這個事情是開始，他先要看魯君，魯君就是這麼作，你不能一開始就叫魯君一切都要如法，一切都要按照這個道上面去實行。先看看魯君，他雖然開始不合道，他要再看看後來，是不是可以改變的，所以為之兆也。「兆足以行矣」，如果說是開始看看國君有些不合道理，然後孔子再慢慢的勸告，勸告這個君主，按照這個道理去實行。勸告之後「而不行」，這個諸侯再不行，不聽從勸告，「而後去」，這就離開了，這可以的。「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」，孔子不但在魯國，到其他國家都是如此。先看看這國君，不那麼嚴格的要求，一開始就要求國君都合乎道，辦不到，他先試試看。試試看以後，孔子建議國君，看他能不能行。不行，然後就離開了。所以，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

也，淹是淹留，孔子未嘗，就是從來沒有在一個國家作官作了三年之久，在一個國家淹留，留上三年之久，沒有的。都是看過之後，開始就要看看國君，能不能夠聽他的勸告。不聽他的勸告，一直不能夠行道的話，孔子就離開了。這樣看起來，孔子在那一個國家都沒有居留三年。

「孔子有見行可之仕，有際可之仕，有公養之仕。」「孔子有見行可之仕」，他看到有行可之仕。行可，是希望他後來能夠有行道，看看這個人還可以，還可以行道的，叫行可之仕。這個時候，看看他可以行道，他就再來作官。「有際可之仕」，際可之仕，他看見這個國君來送禮給他，送得合乎道理，他就可以在這個國家作官。「有公養之仕」，到那個國家，那個國家合乎這個禮給他一分俸祿，叫公養之仕。孔子他有這幾種情況，有的看見這個人，他可以行道的，他就在那裏作官。有的是接待他合乎禮節的，他也可以，可以為仕。還有公養之仕。下面那些情況呢，「於季桓子，見行可之仕也」。季桓子，那時候孔子在魯家，在魯國作官，齊國看見孔子幫助魯君治國，把國家治得非常好，三月而國大治，齊國人一看，不得了，魯國

強起來的話，必然要對齊國不利的，要侵略齊國的。後來齊國用這個計謀，送些美女、送那些馬，送到魯國來。魯君是不好意思接受，魯桓子——就是季氏家裏這個季桓子，他先到城外看一看，看過之後，再請魯君換換服裝，到城外看看，一看，動了心了，就接受了。接受之後，魯君三天不上朝。因此孔子看，這個情況不對，那個魯君只聽季桓子的話，可能就不聽孔子的話了。孔子的弟子就勸孔子要離開了，孔子說，再等一會。等什麼呢？等魯君祭祀的時候，他如果祭祀完了，再把這個祭肉送給大夫分享，那還可以留下來，孔子還是大夫。但是到後來，魯君祭祀的時候，沒有送這個祭肉。孔子這一看，這個道行不通了，他才離開。離開的時候，還沒有趕快離開，他說去父母之邦不能那樣快，所以這是見行可之仕。「於衛靈公」，到了衛國的時候，衛靈公是禮賢下士的，很尊敬孔子的，所以衛靈公是非常禮遇孔夫子。因此就孔夫子講，對於衛靈公是「際可之仕」。衛靈公都拿禮節尊敬孔子，這叫際可之仕。「於衛孝公，公養之仕」，衛孝公根據古人的考證，是不是衛孝公還有疑問，但是既然孟子舉出來是衛孝公，時間這麼久了，也很難考據了，那麼這就是跟著孟子所講。就是孔子在衛孝公的時候，衛孝公待孔子是一個公養之仕，所以孔子也可

以留下來。說到這裏，孟子就拿孔子到各國去，目的就是行道，在開始的時候，不能要求君主一切都合乎道，他才去作事、作官，那是很難辦得到的。所以開始就是試探試探看一看，看到後來不行了，他離開。他在魯國如此，在衛國如此，所以他「有行可之仕、有際可之仕、有公養之仕，這在孔夫子聖人，都是一切合乎道理的。萬章問「奚不去也」，孔夫子不去有不去的道理。

所以這一章經書，就說明孔夫子這個聖人，他周遊列國，以及在魯國作官，到列國去接受各國君主的招待，接受了，接受的目的就是把這個道行得出來。合乎道，孔子的道能夠行得出來，他就留下來，就作這個國家的仕，就在這個國家作官。不合，他看看這個道行不通了，這就去，就離開。所以聖人一切是為著行道，道行得通了，就是對於天下人都有好處，都為天下人造福。道行不通了，孔子在魯國作的官也很高，也作了大官，但是行不通，他毫不考慮的，說離開就離開。萬章開頭問交際，以何心，從這個交際，恭敬心開始，到後來孔子接受國君請孔子來作官，奉養孔子，在孔子看起來，都要合乎道，不合道，一絲一毫都不貪戀那個國家任何

招待。我們現在學孔子、學孟子，就要根據孟子所講的這個道，我們學孔子，我們要是從政、作任何事情，都必須要合道。若是不合道，我們普通人作什麼事情都可以，何必一定要作官呢？這章經重要的問題：我們要學聖人。學聖人從那裏學？在世間你作那一行業，都要以道為大前提，要行道。

孟子研讀講記(六)

【萬章下】

(五)

孟子曰：仕非為貧也，而有時乎為貧；娶妻非為養也，而有時乎為養。為貧者，辭尊居卑，辭富居貧。辭尊居卑，辭富居貧，惡乎宜乎，抱關擊柝。孔子嘗為委吏矣，曰：會計當而已矣。嘗為乘田矣，曰：牛羊茁壯長而已矣。位卑而言高，罪也。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，恥也。

「孟子曰：仕非為貧也，而有時乎為貧；娶妻非為養也，而有時乎為養。」孟子說，仕就是出來作官，「非為貧也」，不是因為貧窮出來作官可以有俸祿，不是為這個。為的什麼呢？就儒家的學術講，出來作官是為了行道。一個讀書人出來，是要把他所學的、知道這些道能夠行得出來，並不是為著家裏貧窮，出來作官可以得俸祿。但是，「而有時乎為貧」，有特殊的情形，什麼特殊情形呢？家裏貧窮，貧窮也沒有關係，貧窮的時候，家裏有父母親在，要奉養父母親。父母親年紀老了，自己貧窮，怎麼樣來奉養父母呢？這個時候只好出來作官，為了得一些俸祿可以奉

養父母。再說「娶妻非為養也，而有時乎為養」，娶妻不是為養，為的是什麼呢？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，娶妻為了傳宗接代，是這個目的、是如此，所以非為養也。而有時乎為養，有的什麼時候呢？那是自己看見父母年紀老了，還要用父母親自來下廚房煮飯，這個不可以，所以這個時候娶妻，娶妻可以由妻子下廚房，免得老母親到廚房裏辛苦，所以有時乎為養。

「為貧者」，這是對前面講，有時乎為貧。有時乎為貧要出來作事、出來作官，就「辭尊居卑，辭富居貧」。什麼叫辭尊居卑呢？因為你出去作官，既然是為了得一些俸祿來養活自己的父母親，不是為了行道，那麼你就應該辭尊，不要坐那個高的位子，換句話說，不要作什麼大官，只是居卑，作一個小的官就可以了，居卑就是職位很低的，這是一個。再呢，辭富居貧，辭富居貧與前面有連帶關係的，尊是高位子，官位高的話那俸祿就多，官位低的時候，那就俸祿少。所以前面講的，就這個職位來講，要辭尊居卑；後面這一句說，就是要辭富居貧，不要講求有很多的俸祿，不必要求很多的俸祿，居貧，能夠作一個小的官員，職位很低的，拿的俸祿

少，這叫居貧。這樣的話，與有時乎為貧是很適當的一種作法。能夠「辭尊居卑，辭富居貧」，既然不必坐高的位子，也不必求得很多的俸祿，「惡乎宜乎」，惡當何字講，作什麼職位呢？宜是合適不合適，應該作什麼的職位比較好呢？下面就說，「抱關擊柝」，也就是惡乎宜乎，什麼事情可以作呢？什麼事情都可以作，這個小的職位，那一樁事情都可以，因為目的就是為了求一點俸祿去奉養父母而已，所以抱關擊柝都可以作。抱關，古時候那個城門，守城門也是一個官，叫作抱關，守城門的。擊柝，擊柝有兩種講法，這個柝是那個門門，就是關門的一個門木，管理那個事情。再一個柝的講法，就是古時候政府裏面有什麼事情，須要民眾知道的話，就用一個柝這一類東西敲打了之後，讓一般人知道。有這兩種講法，都可以的。這個意思就是說，為貧的話，只願意作一個小的職員、作個小官，那麼小官怎麼作法呢？看守城門，早晚開門、關門，這就行了，作這一件事都可以。

不但普通人如此，孔夫子當初，你看看，「嘗為委吏矣」，委吏就是主管倉庫的這麼一個工作，管倉庫。管倉庫，那就是說，「會計當而已矣」，會計當，就是既是

管理倉庫，倉庫裏面儲藏多少的糧食，還包括其他的東西，只是把它計算，計算了之後，那個數目字能夠相符就可以了。進多少，出有多少，他在管理的時候，那個數目不要錯誤的，會計當而已矣。「嘗為乘田矣」，乘田就是一種管理，就等於現在畜牧的意思，畜牧養的牛羊等等。他就是說，「曰：牛羊茁壯長而已矣」，既然作了這一分工作，那就把這工作作好，這工作作好就是養的牛羊在那個乘田，就是那個牧場裏面，在牧場裏面管理的時候，他的職責就是看這個牛羊是不是長得很好、長得茁壯，而已矣，這就是盡到了自己的職責了。

「位卑而言高，罪也。」把孔子過去曾經作這麼小的事情，小事情也作得很好，拿這個印證他所講的，惡乎宜乎，抱關擊柝，任何小事情都可以作，作那一樁事情，就把那一樁事情作好，就行了。如果不懂得這個道理，位卑而言高，罪也，職位很卑，不必管更高層的事情。比如說，孔子在作委吏的時候，只作委吏，只能把倉庫裏面那些糧食管理好，不多不少，就行了。管理乘田，就把牛羊養得很好，這個以外的事情，他就不必管。如果要是管這個以外的事情，拿這個比喻一般人，你是抱

關擊柝，你把你這個城門看守好了，就好了；你如果說職位只是抱關擊柝，你要干涉君主朝廷的事情，那你就是自己找麻煩了，就是國家也不准許，那是罪也。」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，恥也」，位卑不必言高，你就把你自己那個本分的工作作好，就可以。再說，這跟前面講的，你是位卑而言高，前面講的時候，要辭尊居卑，如果是不辭尊居卑，而要辭卑居尊的話，只想作高的位子、作這個大官，就是立乎人之本朝，立乎人就是在一個國君的朝廷裏面，這未必求能夠求到，也未必求得到。就算求到了，到君主的朝廷裏面，作了大官，而道不行，恥也。只在朝廷裏坐那個高位子，不能夠把自己所理想這個道行得出來，這是一個羞恥的事情。為什麼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呢？就是在前面講，只求作大官，不問其他的條件，比如說，這個君主不願意聽人家的勸告，這個君主比較專制，你要到這樣的君主的朝廷裏面去作官，那必然是用一些不正當的方法，才能到這個朝廷裏去。既然到這個朝廷裏去，君主不願意接受任何人的勸告的話，那這個道當然就行不通。道行不通，還是願意在這個朝廷裏作官，這就是失去了讀書人出來作官的一個理想，這是一種恥辱的事情。

這一章經書，孟子講古時候讀書人目的就是要出來從事政治，從事政治就為了行道；如果你出來不能夠行道的話，這是一個讀書人恥辱的事情。除了兩種特殊情形，前面講的，一個是為了家裏父母親年紀老，家裏貧窮；一個是娶妻為了奉養父母這個飲食。這是可以為貧而仕、娶妻為養，其餘的時候，也不能為貧來作官，也不能為養來娶妻。到朝廷來作官，就是為了行道；行道行不通的話，那就只好不能夠在這裏面，就應該離開了。道行不通，還繼續立於人之本朝，那這個人只是貪求俸祿而已，這是一種恥辱。

(六)

萬章曰：士之不託諸侯，何也。孟子曰：不敢也。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，禮也。士之託於諸侯，非禮也。萬章曰：君餽之粟，則受之乎。曰：受之。受之何義也。曰：君之於氓也，固周之。曰：周之則受，賜之則不受，何也。曰：不敢也。曰：敢問其不敢，何也。曰：抱關擊柝者，皆有常職以食於上，無常職而賜於上者，以為不恭也。曰：君餽之則受之，不識可常繼乎。曰：繆公之於子思也，亟問，亟餽鼎肉，子思不悅，於卒也，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，北面稽首，再拜而不受，曰：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。蓋自是臺無餽也。悅賢不能舉，又不能養也，可謂悅賢乎。曰：敢問國君欲養君子，如何斯可謂養矣。曰：以君命將之，再拜稽首而受，其後廩人繼粟，庖人繼肉，不以君命將之。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，非養君子之道也。堯之於

舜也，使其子九男事之，二女女焉，百官牛羊倉廩備，以養舜於畎畝之中，後舉而加諸上位，故曰：王公之尊賢者也。

「萬章曰：士之不託諸侯，何也。」萬章問孟子，士，一個讀書人，不託諸侯，託是什麼呢？是寄託。寄託，就是沒有在這個國家作事情，而只接受這個國家的國君給他的俸祿，這一個讀書人、一個士人，他不願意的。士之不託諸侯，換句話說，一個讀書人不願意無功而受到國家的俸祿，這就是一直到現在，一般讀書人都知道：無功不受祿。在這裏講，就是士之不託諸侯。這個道理，何也？萬章就問孟子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孟子說，「不敢也」，一個讀書人，他既然沒有在這個國家作任何職位，就是沒有作官，而受國家給他的俸祿，他不敢接受。為什麼不敢呢？孟子就說了，「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，禮也。」一個諸侯，就是一個國家的國君，「失國」，喪失這個國家了，是因為這個國內發生政變了，他只好出奔到國外去，這就是失了國了。失了國的這個國君，到其他的國家裏面，「而後託於諸侯」，就是寄託在其他國家的國君那裏，這是「禮也」。為什麼禮呢？在春秋是這樣，戰國時候還是這樣。

這個國君自己國家發生亂了，自己要出奔了。奔到國外去，接受國外的國君來招待他，那就是他以國外其他的國家作一個寄託。拿現在的名詞，好懂的話，就是說作一個庇護，當作庇護。這在那個時候叫作託，託就是拿別的国家作寄託，稱他的本人叫作寄公，這個喪失國家的國君，逃亡到國外去，這個國君叫作寄公。這個寄公接受別的国家給他生活各種所需的衣食住行，這是禮也，按照當時國際上，春秋戰國這時國際上是通行的禮。「士之託於諸侯，非禮也」，士是一個普通的讀書人，要是託於諸侯，士不是國君，是普通讀書人，這個普通讀書人，在自己的國家或者到別的国家，你受到自己的國家或者別的国家給你的俸祿，你既不是一個亡國的、逃亡的國君，也沒有在自己的國家裏作任何職位，沒有作官，你接受這個俸祿就是非禮也。禮是什麼呢？佛家講因果，儒家沒有講因果這個名詞，可是講命、講天命，就跟因果是一個意思。一個人沒有在國家作官，不管是大官也好、小官也好，都沒有作，通通沒有作，那麼他接受國家的俸祿，這個俸祿得了之後，以後怎麼還？這是不對的，所以非禮，禮實際上也是要講因果的。一個讀書人託於諸侯就是既不作官，就不應當接受俸祿，而你接受俸祿，這就是非禮。所以前面孟子講不敢託於諸侯。

「萬章曰」，萬章又問了，「君餽之粟，則受之乎。曰：受之。」萬章問，君，國君，餽之粟，不講寄託了，這個粟是什麼呢？粟是糧食，如果這個讀書人，他家裏貧窮得沒得吃、沒飯吃，國君拿這個糧食給他叫餽之，送給他的糧食。這樣受之乎，能夠接受國君給他的這個糧食嗎？孟子說，曰：受之，這可以接受。「受之何義也」，這是萬章問的，為什麼君餽之粟可以受之，這是什麼意義？「曰」，下面孟子跟他講的，「君之於氓也，固周之」，國君對於氓，氓就是一般民眾。國君對於一般民眾，如果那一些民眾是貧窮了，國君就要以國家所儲存的糧食，拿來接濟這些貧民，是救濟。所以「君之於氓也」，君之於一般民，這個氓就是人民的民字，對於一般人民，「固周之」，如果那一些民眾貧窮了，固是當然，理所當然的來周之。周這個字當作救濟講，應該要救濟他。「曰：周之則受，賜之則不受，何也。」這又是萬章問了，周之就是因為這個民眾很貧窮沒得吃，就是拿這個糧食來救濟他，這個就可以受。賜之是什麼呢？就是國君很恭敬的拿這個禮節來賜給他，賜是賞賜的意思。周之能夠受，國君賞賜他的，他就不受，什麼道理？何也。「曰」，下面孟子講，「不敢也」，賞賜的不敢，不敢受賜。「曰」，下面萬章又問了，「敢問其不敢，

何也。」再請問孟子，不敢是什麼意思？不敢接受這個賜是什麼意思？

「曰：抱關擊柝者，皆有常職以食於上，無常職而賜於上者，以為不恭也。」這是孟子給萬章解答的。像抱關擊柝的人，者，就是作那個小事情的人，他們皆有常職，常職就是有固定的工作，是經常性的有這個工作，不是臨時的工。古時候有長工有臨時工，臨時工叫短工。抱關擊柝，國家僱他，用他來看守城門，這個是長期性的工作，這叫常職。他們都有常職，就是應該得到一個經常所得的這個俸祿，所以以食於上。食於上就是國家這個國君給他長年所應得的俸祿。「無常職而賜於上者」，如果說，這一個讀書人，他沒有在政府裏作任何官，甚至於也沒有作抱關擊柝，這些事情都沒有作，就是無常職。而賜於上者，而接受，賜於上，就是接受君主所賜。沒有任何職位，而接受君主給他這個賞賜，「以為不恭也」，這是不恭敬。

接著萬章又問了，「君餽之則受之，不識可常繼乎。」君餽之，就不是君賜之。餽是以禮，按照一定的禮數餽贈，餽之，餽贈誰呢？餽贈賢能的臣子。這個賢能的臣子則受之，像這樣的情形，不識可常繼乎，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繼續，這個經常性

的，君繼續來餽贈。而作為賢人、賢者，是不是可以經常的來接受，可以常繼，繼續的意思。這是講以禮來餽的。但是以禮來餽的時候，萬章就問，不知道可不可以經常的這麼繼續下去。

你看孟子怎麼答復？他首先舉出古人的一樁事情，「曰：繆公之於子思也」，繆公是魯國的魯繆公，他對於子思，子思就是孔子的孫子，繆公來對待子思，怎麼個對待法子呢？「亟問」，亟是不只一次的來問，就是拿這個吃的東西、這個禮物，派人來問子思，問就是慰問的意思。「亟餽鼎肉」，問的時候又帶些鼎肉，鼎在古時候，那就是我們現在看那個煮飯、煮菜，都是用鍋，古時候用鼎。鼎肉就是用鼎煮熟的這個肉，已經煮好了的肉。亟餽鼎肉，不只一次的、屢次的，屢次的派人拿這個煮好的、熟的這個肉來餽贈給子思。「子思不悅，於卒也」，到了後來，有這麼一次，卒是當終字講，到了後來有這麼一次，也是魯繆公派的人送這個鼎肉來了。送來的時候，「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，北面稽首，再拜而不受」，子思標使者，標就是揮的意思，就是對人家揮揮手的意思，用手指揮的意思。標使者，就是指示魯繆公

派來的那個人，叫他出諸大門之外，走出子思的大門之外，然後子思北面稽首，再拜而不受，他就面向北面，面向北面就等於是面向君主。古時候君主都是南面，他北面就是對君主的意思。稽首再拜，稽首就是行跪拜禮的時候，頭面都要接觸到地面，接觸地面還不算，還在地面上停留一下子，叫稽首。稽首一拜不算，還要再拜。再拜之後，怎麼樣呢？那個使者送來這個鼎肉，他就不接受，叫他帶回去。然後他又講，「曰」，這是子思告訴魯繆公的使者，「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」，他說，從今以後，我知道君，知道魯繆公，之犬馬畜伋，伋是子思的名字，我知道君主是用養犬馬的這個禮來對待我、來養我。換句話說，他送這些鼎肉，那些餽贈的，如同拿來養犬馬一樣，不把我當作一個有用的人。這是他再拜之後跟那個使者講的。「蓋自是臺無餽也」，這是孟子說了，自是，從這以後，就是子思告訴魯繆公的使者，說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，說了這個話以後，臺無餽也，臺就是指的下級的官員，很低級的這個官員，包含在作鼎肉的這些廚師、魯繆公派來的這個使者，這都是很低的官員，這個叫作臺。從這以後，那個使者就不來了。魯繆公聽了子思這樣講的話，他就不好意思再用這個方法派人送這個鼎肉來，就是無餽也，就沒有送這個餽

來了。「悅賢不能舉，又不能養也，可謂悅賢乎。」孟子說了，這是孟子評論魯繆公的話。你對於一個賢人，感覺得很喜悅來尊敬賢人。你尊敬是尊敬他，看到賢人你雖然很喜悅，但是，不能舉，舉是把他能夠舉出來，讓他替你辦事情，你不能舉。又不能養，為什麼又不能養呢？養是要以禮來養。怎麼樣不以禮來養呢？你君主第一次以君命送禮物來，賢人他是有品德的人，知道禮，國君送來的時候，就是有君命送來的，他應該頂禮、要拜，稽首拜之後才接受。那你前面講巫鮑鼎肉，一再的用君命派人送來，子思懂得禮，每一次都頂禮才接受，你就是叫賢人麻煩；你送一點食物來，你每一次都叫子思來向你頂禮接受，這個不是對待賢人之道，所以說是可謂悅賢乎？這能算得上悅賢嗎？

「曰，敢問國君欲養君子，如何斯可謂養矣。」悅賢不能舉，萬章一聽就明白了，又不能養是什麼？這萬章不了解，所以再問，國君欲養君子，怎麼樣養君子呢？下面孟子就說，「曰：以君命將之，再拜稽首而受」，應該開始的時候，以君命，就是君主他所命的，所命的就是命的人，就是派人，將之，將之就是送過去，把這個

禮品送過去。送過去，那個君子——就是賢人，再拜稽首而受，一拜稽首，再拜稽首，然後接受，這是一個禮，這是第一次。「其後」，從這以後，「廩人繼粟」，廩人是管理倉庫、管理糧倉的人，繼粟，繼續送糧食給這個君子。還有「庖人繼肉」，在廚房裏的廚師，他繼續再送餽肉，送那個肉給這個君子。這個廩人、庖人，「不以君命將之」，不拿君主的命令送過去，就完全由這個廩人、庖人送過去，這才合乎禮。廩人、庖人送過去，子思就不必再拜稽首。這個道理子思明瞭，「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」，像前面魯繆公那樣的辦法，每一次都用君命派人送過去，子思每一次接受的時候，僕僕，僕僕就是很辛勞的，亟拜，每一次都那樣再拜稽首，這個「非養君子之道也」，這個不是養君子之道。再說，「堯之於舜也」，堯帝怎麼樣對待舜呢？「使其子九男事之，二女女焉」，二女嫁給舜，「百官牛羊倉廩備，以養舜於畎畝之中」，這個前面都講過了。「後舉而加諸上位」，然後又派他作很多的事情，最後把天下就讓給他。「故曰：王公之尊賢者也」，像堯帝對於舜，那可以說是王者，王公之尊賢之道。王公尊賢之道，就要像堯帝對待舜帝那樣的方法。

孟子研讀講記(六)

【萬章下】

(七)

萬章曰：敢問不見諸侯，何義也。孟子曰：在國曰市井之臣，在野曰草莽之臣，皆謂庶人。庶人不傳質為臣，不敢見於諸侯，禮也。萬章曰：庶人召之役，則往役。君欲見之召之，則不往見之，何也。曰：往役，義也，往見，不義也。且君之欲見之也，何為也哉，曰：為其多聞也，為其賢也。曰：為其多聞也，則天子不召師，而況諸侯乎。為其賢也，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。繆公亟見於子思曰：古千乘之國以友士，何如。子思不悅，曰：古之人有言曰，事之云乎，豈曰友之云乎。子思之不悅也，豈不曰：以位，則子君也，我臣也，何敢與君友也。以德，則子事我者也，奚可以與我友。千乘之君，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，而況可召與。齊景公田，招虞人以旌，不至，將殺之。志士不忘在溝壑，勇士不忘喪其元。孔子奚取焉，取非其招不往也。

曰：敢問招虞人何以。曰：以皮冠。庶人以旃，士以旂，大夫以旌。以大夫之招招虞人，虞人死不敢往。以士之招招庶人，庶人豈敢往哉，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。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，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。夫義路也，禮門也，惟君子能由是路，出入是門也。詩云：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。君子所履，小人所視。萬章曰：孔子君命召，不俟駕而行，然則孔子非與。曰：孔子當仕有官職，而以其官召之也。

《孟子》讀本第三十四頁第四行開始。「萬章曰：敢問不見諸侯，何義也。」萬章問孟子，不見諸侯，這個見也可以讀現，因為下對上，這裏讀不見、不現都可以。敢問，一個普通人，不能夠隨便的去見國君，諸侯就是國君，何義也，這是什麼意思？有什麼道理？「孟子曰」，孟子就答復他。「在國曰市井之臣，在野曰草莽之臣，皆謂庶人。庶人不傳質為臣，不敢見於諸侯，禮也。」孟子告訴他說，「在國」就是在城市裏面，國就是所住的這個都城裏面，這叫「市井之臣」，城市裏面的叫作市井之臣。「在野」呢，在城郭以外的，叫作「草莽之臣」。為什麼叫作臣子

呢？這個「皆謂庶人」，這些市井之臣、草莽之臣，實際上都是庶人，庶人就是民眾的意思，庶當眾字講，庶人就是眾人，就是民眾。民眾為什麼在城市裏叫市井之臣？在野叫草莽之臣呢？因為在古時候，天子天下無論任何人，都是王臣，都是王者的臣子，基於這一個意義，叫作市井之臣、草莽之臣。所以皆謂庶人，這都是普通的民眾。「庶人不傳質為臣」，這個質字就是古時候，比如說，跟朋友見面，或者是學生拜見老師，拿一分禮物，這個禮物叫贄禮。那個贄就是一個禮物。庶人不傳質為臣，傳質為臣就是古時候有個禮，從公卿大夫到庶人在官的人，庶人就是一般民眾，他在政府、在朝廷裏作一個官，作一個小官，叫庶人在官，這些都可以帶著禮物，傳當執字講，執著這個禮物，那就帶著禮物去見君主。一個庶人——就是普通的人，不傳質為臣，傳質為臣就是庶人在官的人，這個不傳質為臣就是庶人不在官，普通在政府沒有任何職位的人，他不敢見於諸侯，他不能夠見諸侯，這是個禮。

「萬章曰：庶人召之役」，普通人召之役，君主就代表國家，君主要召見他。役是什麼呢？役是叫他去替國家作某一種工作。「則往役」，一個普通人，君主召令

他、召喚他，召喚他作某樁事情，則往役，這個庶人就應該去，就遵照君主他的召，要去。「君欲見之召之，則不往見之，何也。」如果說是君主要見這個，前面用召的話，那就去，召之，如果召之，則不往見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這個意思就是說，君主要召他去作一分工作，這個庶人是為著君主命你去工作，那就要去見。君主只是想見這個人，而不是召之役，這個庶民就不能去往見，分別在一個是召之役，一個不是召之役，只是一個召之。這在萬章看起來，這個分別在那裏？兩者都是召之，一是召之役，一個只是召之。召之役就去，只是召之就不去，萬章問孟子，這是什麼道理？

「曰」，孟子就說了，「往役，義也，往見，不義也。」君主召這個人，就是召他去作某種事情，這叫作役，那麼這是應該的，義就是應該的，君主有命令來徵召他去，他應該去，這是義也。往見呢，君欲見之，君主是無緣無故的要想見這個庶人，就召這個庶人，也不說是召他去作什麼事情，我只是想見見他，召他。這樣的話，庶人要去往這個見，往見這個君主，不義，這是不合乎正義的。「且君之欲見

之也，何為也哉」，君主想要見這個庶人，你為什麼理由呢？有什麼理由要見這個庶人呢？何為是為什麼呢？你說不出一個道理出來。萬章他就說了，「為其多聞也，為其賢也」，他就針對孟子所講何為也，為的是什麼。萬章就說了，君要欲見這個庶人，為的要多聞，為的這個庶人多聞，他很有學問，就要去見他。還有呢，為其賢也，因為這個人品德很好，所以君主欲見之，希望見他。看起來萬章說得有道理了，多聞的人見他，可以增加自己的多聞，他是賢人的話，有品德，可以學學賢者。

但是，你看孟子怎麼答復。「曰：為其多聞也」，如果照你這樣說，君主要見這個庶人，因為這個庶人是多聞的話，「則天子不召師，而況諸侯乎」，如果為了多聞，要去見他，那麼古時候天子，天子那是位子最高的人，古時候天子也有老師，天子對於他的老師也不敢去召，不敢召喚他的老師。天子都不敢召喚老師，何況你這諸侯呢？是個國君呢，這是為其多聞，為多聞的國君不能夠召。「為其賢也」，如果國君為了這個庶人是個賢者，要去召見的話，孟子說，「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」，

我還沒有聽說過，國君想見一個賢人，用召的、用召喚的這種方法來對待賢人，孟子說我還沒聽說過有這樣的國君。那怎麼呢？國君如果要是尊敬一個賢人，前面也講過，你必得要跑到賢人那裏去，你國君親自要去拜訪賢人，你不能召喚賢人來見你，所以說我還沒聽說過。

「繆公」，魯繆公，「亟見於子思曰」，他屢次的見於子思，不只一次的見子思，「古千乘之國以友士，何如」，魯繆公就說了，古時候以千乘之國——這是大國家，以友士，來結交一個讀書人為朋友，何如？問子思，以千乘之國來跟一個讀書人交朋友，何如？，魯繆公的意思是我以這樣的大國來跟你作朋友，來交你這麼一個讀書人作朋友，怎麼樣？「子思不悅」，子思就是不喜悅、不高興。「曰」，他就告訴魯繆公，「古之人有言曰」，古時候古人有這樣的說法，「事之云乎，豈曰友之云乎」，事是事奉，意思就是說你如果是見到賢人，你雖然是一個千乘之國的這個君主，你應把君主的身分收起來，你就應該事奉這個賢者，「事之云乎」，你剛才講的千乘之國以友士，那照古人講，見到賢人不是友，你應該事他，「豈曰友之云乎」，豈能說

是來交朋友呢？「子思之不悅也」，孟子把這個說出來以後，就跟萬章講，子思對於魯繆公不悅。「豈不曰：以位，則子君也，我臣也」，照子思不悅的意思，豈不是這樣，何嘗不是這麼說的呢？以位來講，位，你是君主，你在君主這個位子上，則子君也，你是國家的君主，我是一個臣子，照位來講，我們兩人是君臣的關係。既是君臣的關係，「何敢與君友也」，我怎麼敢跟你國君作朋友呢？「以德」，如果不是以位來講，以這個道德——一個人的品德來講的話，「則子事我者也」，那你，這個子就指的魯繆公，你應該事奉我，事就是你拜我為師，你應當事我者也。「奚可以與我友」，奚當何字講，怎麼可以與我為朋友呢？

這個說完了以後，孟子又說了，「千乘之君，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」，這樣一個大國家的國君，求其與子思這樣一個賢人作朋友，而不可得，還得不到，得不到子思同意，「而況可召與」，求其作朋友都求不到，何況你用召命來召喚賢人，這合乎禮嗎？再舉前面講過的，「昔齊景公田」，齊景公在打獵的時候，叫作田。「招虞人以旌，不至」，這個旌就是旗，不至，「將殺之」，為什麼以旌招那個虞人不至呢？

這個前面講過了，以旌，招是招大夫，他以旌來召個虞人，虞人是一個普通很小的官位。將殺之，殺，這個虞人也不在乎，你要殺你就殺，你不能拿不合禮待我。所以說，「志士不忘在溝壑，勇士不忘喪其元」，一個有志之士，他就時時刻刻想到：國君對待他不合禮的話，他就不願意作官，就去，就是到溝壑裏也無所謂。勇士就是時常想到：即使國君對他非禮，他仍要遵守禮，就是被國君殺了，他也不在乎。不忘喪其元，他就把這個事情存在心裏，一個有志之士都是如此，「孔子奚取焉」，孔子採取這個虞人，是「取其招不往也」，像齊景公用這個旌來招虞人，虞人不往，那個虞人都知道禮的重要，齊景公招得不合禮，他都不往。孔夫子特別取他不往的品德，這種作人之道。

「曰：敢問招虞人何以」，萬章就問，招虞人要用什麼呢？何以是以何，用什麼來招虞人。「曰：以皮冠」，用皮冠來招虞人。「庶人以旃，士人以旂，大夫以旌」，國君招虞人用皮冠，招庶人用旃，士用旂，大夫是用旌，這些都是旗幟這一類的，各有代表，因每個人的職位不同。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」，用招大夫旌的標示來招虞

人，「虞人死不敢往」，虞人寧願被殺死了，他也不敢去應他的召，因為他召得非禮。「以士之招招庶人，庶人豈敢往哉」，以招士人的那種旗，來招庶人，庶人豈敢往哉？用士之招招庶人，庶人就不敢往。「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」，不用招賢人這個禮來招賢人，賢人肯去嗎？「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」，國君要想見賢人，而不合乎道，不用見賢人之道來招的話，「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」，如同什麼呢？你想見這個人，要想這個人進門，你把門關起來了，那這個人怎麼進來？意思就是說，你想見這個賢人，不用這個招賢人之道，不合乎這個禮，那賢人怎麼敢來呢？「夫義，路也」，義是什麼？義是如同這個道路，「禮，門也」，禮如同是個門。「惟君子能由是路」，君子走這個路，就走這個正當的義路，合乎正義的這個路。「出入是門也」，出入是從門出來，再入這個門，這個門就是禮，一切都要講禮。違背這個禮，這個士人就沒有辦法出入。

「詩云」，再舉《詩經》裏的話，「周道如砥」，這個底同砥字，「其直如矢」，這是在《詩經》〈小雅〉〈大東〉，這一篇詩裏有這兩句話，周道如砥，周家的道，

它的政治這個道，比如說向民間收賦稅。向民間收賦——田賦，田賦就等於賦稅，是一樣的，如底，現在都讀底了，在《經典釋文》裏面講底，底就是很平的，就像那個石頭很平的。周家的田賦很平均，如同那個砥石一樣。其直也如矢，周家的法律很直，就像射出去的箭一樣的、那個矢一樣的，很直。「君子所履」，上面這兩句詩，一個是公平，一個是正直，君子所履的，所履的就是在講學這個禮，所履行的這個禮，就跟那個詩裏所講的，要公平、正直。「小人所視」，視就是視看、視這個君子，看君子所履行的那個禮，小人就是官位比較低的那個人，這個小人不是就品德上面講，是就職位低的人來講。就看君子，照君子那樣作，他也那樣效法，所以小人所視。這就是說前面舉出那些例子，子思所以不悅，不悅的道理，孟子也解釋出來了，再舉出齊景公拿這個旌來招虞人，虞人不至，寧死也不至，到後面孟子再把《詩經》這兩句話舉出來，再以小人所效法的，這時萬章應該明白了。

雖然明白了，可是萬章又提出疑問了。這就文章的章法來講，前面提到孔子奚取焉，孔子取的就是虞人不往，針對那樁事情，萬章就問了，「孔子君命召，不俟

駕而行，然則孔子非與」，《論語》裏面提到，孔子遇到君主來命召他，來召喚他到朝廷裏，有些什麼事情。孔子不俟駕而行，孔子等不及把車輛預備好，他自己就先行了，徒步趕快就赴召。然則孔子非與？孔子這樣，馬上就赴召的話，那孔子對不對呢？「曰」，這是孟子說的，「孔子當仕有官職」，孔子不俟駕而行，那時孔子是在魯君朝廷裏作官，所以孔子在那時是有官職的。「而以其官召之也」，魯君是把孔子當作朝廷的官，以君召臣，所以孔子不俟駕而行，跟你所講的那個召和君欲見臣子而召，那是不同的兩回事情。

這一章經最主要的是教學儒的人，讀書人最重要的是行道。書裏面都教人家學道，到了朝廷裏作官，就應該行道。如果是不得其禮，在朝廷裏面作大官也好、小官也好，如果是不合乎禮的話，這個讀書人就不應該隨便的接受。就拿子思來講，子思那時候，還沒有在魯國朝廷裏面作官，魯繆公想跟子思交一個朋友，不合乎禮節，子思都不接受的。這就說明：我們一個讀書人，有沒有出去從事政治，我們都要講究禮，現在就要懂得作人之道。假如有人請你來作官，那你要看看，這個來請

的人，合乎不合乎這個禮節。不合乎這個禮節的話，那就不合乎道，即使官位再高，你也不能夠去。你去的時候，保證你不能夠行道，所以不能去，研究這一章，主要的意思在這裏。

(八)

孟子謂萬章曰：一鄉之善士，斯友一鄉之善士；一國之善士，斯友一國之善士；天下之善士，斯友天下之善士。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，又尚論古之人。頌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可乎。是以論其世也，是尚友也。

「孟子謂萬章曰：一鄉之善士，斯友一鄉之善士；一國之善士，斯友一國之善士。」孟子對萬章說，一鄉的善士，這個善士他是這一鄉之中的善人；士是一個讀書人，他是一個很好的讀書人。斯友一鄉之善士，他能夠交到這一鄉之中的這些善士。再擴充範圍來講，可交到一國之善士。這個善士，他是在這一國之中，大家都知道他是個善士，他也可以交到國內的那些善士。再推廣來講，「天下之善士」，在孟子那時候就是戰國時代，天下像魯國、齊國，而晉國沒有了，分成韓、趙、魏三國。在南方有楚國，在西邊有秦國，這都是天下。天下這些國家，都知道這是一個

善士，「斯友天下之善士」，他可以交天下其他各國的這些善士，與這些善士作朋友。

這就不錯了，從一鄉到一國，由一國再到天下，那應該是很滿足，但還不滿足。「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」，就算這個善士，他是個天下國際知名的善士，他能交各國的善士，他還感覺得不足。為什麼呢？在當時的善士還是有限，能交到天下當時的這些善士，這些朋友仍感覺不夠。為什麼感覺不夠呢？真正是一個讀書人的這個善士，能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愈多愈好，多一個朋友，就多一個互相觀摹的。他所脩的，他的學業、他的品德，那就可以多學習，而為未足什麼呢？「又尚論古之人」，又想來論古之人，就是想要跟古人交朋友。而你怎麼和古人交朋友呢，古人作的詩，古人作那些好的事情記載在書裏面，所以說「頌其詩，讀其書」，頌古人的詩，讀古人的書。「不知其人可乎」，既然頌他的詩，讀他的書，對於古人的才能、品德，當然就知道了，那麼你就可以跟他作朋友。所以不知其人可乎，一定知道這些古人。「是以論其世也」，世是什麼呢？世是三世，現在是當世，過去是過去世，論古人就是過去，過去是尚友，那就是你交到現在天下的善士，還感覺不滿足，

那麼要找古人。古人有上古之人、中古之人、下古之人。那麼你要找古人為友，就找三皇五帝和夏商周三王，這些開國的君主，以及那些賢臣。你讀了他們的詩，讀了他們的書，對他們都了解，都非常尊敬，「是尚友也」，交到這樣的朋友，能有這麼多的朋友，你這個讀書人，怎麼會不成功？

讀書人要學習聖人，就要跟這些好的朋友來學，除了當時，從一鄉到一國到天下，以及到古代，這些的朋友交到之後，希聖希賢還有問題嗎？這一章主要是這個意思。我們今日之下，求學、脩道，必須要了解佛家所講的：你要親近善知識，遠離惡知識。孟子講的就跟佛家講的一樣，就是要親近善知識，這個善士就是善知識。

孟子研讀講記(六)

【萬章下】

(九)

齊宣王問卿。孟子曰：王何卿之問也。王曰：卿，不同乎。曰：不同，有貴戚之卿，有異姓之卿。王曰：請問貴戚之卿。曰：君有大過則諫，反覆之而不聽，則易位。王勃然變乎色。曰：王勿異也，王問臣，臣不敢不以正對。王色定，然後請問異姓之卿。曰：君有過則諫，反覆之而不聽，則去。

齊宣王問孟子，「齊宣王問卿」，卿是國家的大臣，地位非常高，比普通的大夫還要高。「孟子曰：王何卿之問也」，孟子就反問齊宣王，你問的是那一種卿。「王曰」，齊宣王說，「卿，不同乎」，卿還有不同的嗎？「曰：不同」，孟子就說了，卿有種種不同的卿。為什麼不同呢？「有貴戚之卿，有異姓之卿。」貴戚就是同姓的、家族的卿；還有異姓之卿，異姓是不同姓的。這個分出來了，宣王就問了，「王曰：請問貴戚之卿。」既然孟子把這個分別出來，有貴戚之卿，有異姓之卿，齊宣王說

那問貴戚之卿。既然問貴戚之卿，「曰」，孟子就說了，「君有大過則諫」，國君犯了大過的時候，這個貴戚之卿就要諫勸國君。諫之一次不聽、再諫，「反覆之而不聽」，反覆諫、多次的諫，而這國君還是不聽，結果怎麼辦呢？「則易位」，易位就是把這國君換下來，把這國君廢除掉。

在古時不得了，要把這國君廢除，這是一樁大事情，而且這樣跟國君講的話，最犯國君忌諱的事情，所以說，「王勃然變乎色」，齊宣王一聽孟子說，反覆之而不聽，則易位。貴戚之卿就把這個國君廢除，廢除之後再換一個賢能的人來作這個國君，這叫易位。所以王勃然變乎色，齊宣王忽然面色就變了。孟子這樣的大賢人當然懂得，齊宣王的心裏非常不高興，而且表現在臉色上面，變了色。所以孟子說了，「曰：王勿異也」，王你不要感覺奇怪，你不要覺得我的話是不對，「王問臣」，你既然問我，臣是孟子稱呼自己的，「臣不敢不以正對」，我就不敢不說真話，我就把真正的道理對你說，假如說欺騙你的話，我是不敢的。

孟子這樣一說，「王色定」，王的面色就回復到原來，定了下來，就是平下來。

齊宣王面色恢復原狀的時候，然後就問了，「請問異姓之卿」，孟子告訴他貴戚之卿是如此，那麼異姓之卿是應該如何呢？「曰」，孟子就告訴齊宣王了，你問異姓之卿，「君有過則諫」，國君有過時，異姓之卿也要諫告，但也是諫一次國君不聽，再諫，「反覆之」，反覆之諫，「而不聽」，國君仍然不聽。則異姓之卿不能說易位了，「則去」，卿這麼高的位子，他也不必作了，就應該辭職，應該離開了，這是異姓之卿對待君主的情形。

在這章經裏面講，一個君主用的臣子，卿也有分上中下，不管是那一等的卿，必然要擇乎忠臣。那麼外戚之卿、異姓之卿對待君主雖然不同，但是都要使得臣子盡忠。你要認識無論是貴戚之卿也好，異姓之卿也好，他們怎麼樣諫告你，你應該聽，你不聽的結果有兩種：一個是易位，一個是這個忠臣就離去了，忠臣離開表示你這個國君也不好。就像古時候的殷紂王，在朝廷那些忠臣，去的去，死的死，殷紂王沒有很久，他的天下也就完了。

孟子研讀講記(六)

【萬章下】

聲 明 書

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，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（文字檔光碟），所有著作之重製、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，同意皆不受時間、地域、次數、對象等任何限制，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，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，或任意更改內容，改變著作原意，影響大眾權益，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。

公元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恭印結緣（贈送品）

孟子研讀講記(六)

講述者：徐醒民先生

出版者：雪明講習堂

住址：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

電話：〇九三二七〇八四八七

承印者：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住址：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

電話：（〇四）二三一三三八三七八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孟子研讀講記. 六, 萬章上、下 / 徐醒民講述. --

彰化縣花壇鄉 : 雪明講習堂, 2013.12

面 ; 公分

ISBN 978-986-5814-47-2 (平裝)

1. 孟子 2. 研究考訂

121.267

102024915